宋麻沙槧五代史平話

戊寅閏亟獲觀於
蕙玉兄行篋精鈔可憙兆渶題記





光緒甲辰六月悲盦獲觀




親仁堂







朱全忠起兵大梁
李茂貞与朱全忠講
朱全忠進爵梁王
朱全忠使史太弑昭
朱全忠為相国封魏
羅紹威勸朱全忠篡
全忠改名朱晃称帝
封唐昭宣帝為濟陰王
康懷貞攻潞州
梁軍為李存勗戰敗
梁主族誅王師範
冊張歸娘為皇后
梁主姦朱友寧妻
晋王遣周德威伐梁
晋趙共謀伐梁

新編五代梁史平話目錄



新編五代梁史平話卷上





詩曰

龍爭虎戰幾春秋　五代梁唐晉漢周
興廢風灯明滅裏　易君變國若傳郵



粵自鴻荒既判，風氣始開，伏羲畫八卦而文籍生，黃帝垂衣裳而天下治。作十三卦以前民用，便有个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做着那弓箭威服争争。那時諸侯皆已順從，獨蚩尤共着炎帝侵暴諸侯，不服王化。黃帝乃帥諸侯興兵動衆，驅着那熊羆貔貅貙虎猛獸做先鋒，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與蚩尤戰于涿鹿之地，鬭經三合，不見輸贏。有那老的名做風后，乃握機制勝，做着陣圖來獻黃帝。黃帝乃依陣布軍，遂殺死炎帝，活捉蚩尤，万国平定。這黃帝做着个厮殺的頭腦，教天下後世習用干戈。此後虞舜征伐三苗，在兩階困地裏舞着干羽，過了七十个日頭，有苗歸服。如湯伐桀，武王伐紂，皆是以臣弒君，篡奪了夏殷的天下。湯武不合做了這个樣

新編五代梁史平話目錄

新編五代梁史平話卷上

詩曰

龍爭虎戰幾春秋，五代梁唐晉漢周。
興廢風燈明滅裏，易君變國若傳郵。

粵自鴻荒既判，風氣始開，伏羲畫八卦而文籍生，黃帝垂衣裳而天下治。作十三卦以前民用，便有个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做着那弓箭威服乖爭。那時諸侯皆已順從，獨蚩尤共炎帝侵暴諸侯，不服王化。黃帝乃帥諸侯興兵動眾，驅着那熊羆貔貅貙虎猛獸做先鋒，與炎帝鬬于阪泉之野，與蚩尤戰于涿鹿之地，鬬經三合，不見輸贏。有那老的名做風后，乃握機制勝，做着陣圖來獻黃帝。黃帝乃依陣布軍，遂殺死炎帝，活捉蚩尤，万国平定。這黃帝做着个厮殺的頭腦，教天下後世習用干戈。此後虞舜征伐三苗，在兩階田地裏舞着干羽，過了七十个日頭，有苗歸服。如湯伐桀，武王伐紂，皆是以臣弒君，篡奪了夏殷的天下。湯武不合做了這个樣

子後來周室衰微諸侯強大春秋之世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臣弑
其君的也有子弑其父的也有孔子聖人為見三綱淪九法斁秉
那直筆做一春書喚做春秋褒要他善的貶罰他惡的故孟子道
是孔子作春秋而天下乱臣賊子懼只有漢高祖姓刘字季他破
秦始皇天下不用篡弑之謀真个是

手拿三尺龍泉劒　奪却中原四百州

刘季殺了項羽立為自国號曰漢只因疑忌功臣如韓王信彭越陳
豨之徒皆不免族滅誅夷這三个功臣抱屈啣冤訴于天帝天帝
可憐見三功臣无辜被戮令他每三个托生做三个豪傑出来[illegible]
信去曹家托生做个曹操彭越去孫家托生做个孫權陳豨
去那宗室家托生做个刘備這三个人分了他的天下曹操篡奪
獻帝的立国號曰魏刘先主圖興復漢室立国號曰蜀孫權自興
兵荊州立国號曰吳三国各自有史道是三国志是也從這曹操開
端篡漢在後司馬懿也學他這前段篡了魏隋楊堅篡了周煬帝
弑了父親淫了父妾自立為帝荒淫无道[illegible]一天下荒乱

[illegible]首迷樓一向古好子游[illegible]便亂[illegible]盜賊蜂起[illegible]
額首邵康節有詩道是

螻蟻入民貪土地　沙泥金帛悦姬妾

煬帝恁地荒淫无道那唐公李淵起兵入長安向地名江都將煬
帝殺了立他代王名侑的做皇帝尋受隋禅革命為唐秦王名世
民的將那哥々太子建成殺了傳位為皇帝号做太宗自登極後
從魏證之諫用房元齡杜如晦做宰相用李靖尉遲敬德做將帥
正觀年間米斗三錢外戶不閉馬牛孳畜遍滿原野行旅出數千
里之外不要齎帶粮草蛮夷君長各々帶刀宿衛係頸闕庭一年
之間天下死刑只有二十九々當時恁地太平太宗皇帝一日宣
喚袁天綱入司天臺觀覰天文推測世運袁天綱在司天臺元[illegible]
把那世数推驗做一个圖讖正在推筭[illegible]太宗到來說得袁天綱
疾忙起來起居聖駕太宗待覷他寫个甚麼文字袁天綱進前將
太宗背推住叫陛下不要看覷便口占一詩道

茫々天運此中求　世代興亡不自由

万〻千〻說不尽　何如推背去來休

袁天綱道天地万物莫能逃乎數天地有時傾陷日月有時晦蝕国祚之所以長短盜賊之所以生發皆有一个定的數在其間終是難避不過那讖上分明寫出兩句來道个甚的

非青非白非紅赤　川田十八無人耕

且說袁天綱這兩句是一个字謎非青非白非紅非赤莫是个黃的色這是个黃字分曉川田十八這是个巢字分曉只因袁天綱寫下了這兩句讖了直到大唐第一十八个的皇帝喚做僖宗皇帝小名做儇在後改名做儼是懿宗皇帝的第五个兒子初封普王咸通十四年七月懿宗崩有左右神策護軍中尉刘行深韓文約兩个策立普王即皇帝位大赦天下改年号做乾符元年是時僖宗年才十二歲自僖宗登極後関東連年旱乾田禾不熟百姓飢餓流徙四散當有翰林學士盧攜上表

表文曰臣聞国家之有百姓如草木之有根柢若秋冬培溉其本根則春夏枝葉榮茂竊見関東遠近內連年旱災禾稼可割刈所至饑荒人无[illegible]餘税实无可徵而州縣又移牒[illegible]督責動加捶撻自撤屋伐木雇妻鬻子僅可供給征租吏之酒食之費朝廷倘无实惠抚存百姓委实生受乞敕州縣凡有民間一切逋負租稅尽与住徵仍開發義倉亟加賑給庶人蒙实惠加解倒懸臣愚昧死謹言伏候　睿旨臣盧攜表上

僖宗方在幼冲雖有忠臣直諫怎生省得只葉那丞相路岩排行喚做路十的処置軍国大事柰縁路十家蔽塞聖聰向僖宗根前只奏道四境无虞兵戈頓息四時順序禾稼豊登却嫌[illegible]翰林進那一表奏道盧攜妄奏災旱熒惑聖聴所合該賜死使那宣使齎詔去賜盧攜死寃合是去的人負則易取他結喉二寸以進驗他死的虛实朝廷行自這般政令无一人敢奏事進言到那十一月有那秀才王仙芝是那鄆州人氏同着那濮州秀才尚君長齊州王璠維州黃彥威淄州蔡溫玉因試長安試官只取勢家子弟雅遂這幾个秀才皆是[illegible]怨望朝廷遂為見這災歲天下飢饉遂結

謀聚衆在那鄆曹濮三州反叛在那地名長垣下了硬寨真个是

不向長安看花去　且来落草佐英雄

王仙芝之倡亂之後遠近從亂的都来相附為盜剽掠州縣蓋是世之盛衰有時天之興廢有數若是太平時節天生幾个好人出来扶持世界若要禍乱時節天生幾个歹人出来攪乱乾坤且說曹州冤朐縣有个富人黃宗旦家產數万販塩為生富衆集惡少是那懿宗皇帝咸通元年上黃宗旦妻懷胎一十四个月不產一日生下一物似肉毬相似中間却是一个紫羅複裹得一个孩兒忽見屋中霞光燦爛宗旦向妻道此是不祥的物事將這肉毬使人攜去僻靜无人田地抛弃了婦人不肯到天明竟个孩兒又在門外啼叫宗旦向妻子道此物不祥害之恐惹災禍遣伴當將去放顧野田佐青草裏時將這孩兒要餵夜鳥鳥来內便見擲下来悲啼不住要活過不七个日頭宗旦因行從青草村過但只得鳥鵲集在孩兒啼道耶耶你存恤咱也且呼報良德宗旦使人上到柴收將孩兒下来抱歸家養育因此命名喚做黃巢宗旦又向巢說了孩兒啼叫的事一遍其妻道這个孩兒真个作怪若不殺黃宗定是滅吾族莫若將這孩兒殺了斬草除根莫若斬草若不除根春至萌芽再發黃宗旦道這个孩兒要殺我家門戶殺了這孩兒是逆天道且養活教長成看他又作麼生不覓年至十四五歲身長七尺眼有三角鬚毛尽赤鎖牙无縫左臂上天生肉騰蛇一條右臂上天生肉随毬一个背上分明排着八卦文背前依稀生着七星黶自小孝習文章博覽經史性好弄劍會把劍向空擲去一劍須殺一人又會走馬放箭每發一箭不差毫釐輕財好義一日有一道士過門將一口劍送与黃巢稍道上天賜与黃巢道罷不見道士去向黃巢得這一口劍号佐祭門劍仔細觀時劍上有混唐二字乾符二年朝廷降詔召取賢良黃巢一見心中大喜道是男兒立功名之时直是

降下一封天子詔　惹起四海狀元心

黃巢一日辭了爺娘選下了日直往大国長安赴選黃巢登程後免不得飢飡渴飲夜宿曉行来到長安討一个店舍歇泊明日到

試院前打探試日分到試場左側已知得日分了歸歇泊處來等候得試日已至同士子入試場把十年燈窗下勤苦的工夫盡力一戰試能出試院等候開榜等至三日更无消息黃巢意中驚疑未免且去探榜行得數步探听得試院開榜了却是別人佐了狀元別人佐了榜眼別人佐了探花郎黃巢見金榜无名悶悶不已拈筆寫着四句

拈起筆來書個字　多應門裏又安心
囊篋揭然道路遠　恓皇何日返家門

黃巢因下第了點檢行囊沒十日都使盡又不會做甚經紀所謂床頭黃金盡壯士无顏色那時分又是秋來天氣黃巢愁悶中未免題了一首詩道是

柄柄芰荷枯　葉葉梧桐墜　細雨洒霏微
催促寒天氣　蛩吟敗草根　鴈落平沙地
不是路途人　怎知這滋味

題了這詩後則見一陣價起的是秋風一陣價下的是秋雨[illegible]

鄉又在數千里之外身上又沒些個盤纏[illegible]又不[illegible]遂上[illegible]只得收拾起些些個般黃[illegible]豪討些些津發奔歸鄉里行了數十日來到[illegible]滿里打听得那裏有一個朱教授小名做朱誠在鄉里開學[illegible]館將五經教導百十個後弟一鄉都叫他做朱五經做了那小學的師父黃巢思量咱每今番下了第是咱的不是[illegible]明白寫首榜子做着一首詩去見那朱五經問他學習些個那詩道

百步穿楊箭羽跡　躊躇雖返舊山居
鯫生欲立師門雪　乞授黃公一卷書

朱五經看了這詩道秀才您每下第不歸故鄉小生慣誦經史教導鄉里子弟无過是教他學習個孝弟忠信的道理識認得個三綱五常如門下自家作末白顧學黃石公兵法興賢求文志氣不凡非小生所敢與聞黃巢道小生意下不是恁地說為見而今出界不是修文時節小生也是長安取的三名不是權勢子弟則是豪富兒郎咱每殺貧儒縱有行如顏冉文如班馬也不中選若有本只

好學取長槍大劍乘時作亂殺人是活計咱每貧儒就這亂世[illegible]求
有字不堪喫凍後有書是不耐冷便如師父平日尤書是不讀直是饑
百一經也不得一名半職便在鄉里教自[illegible]也濟得甚事朱五
經道分明是如賢所教但是小生自小充光書齋不能其他生[illegible]
只得把這教學糊口度日為之奈何朱五經有三個的兒子第一
的名做全昱第二的名做存第三的名做溫各自小年不肯學習
經書專要遊手好閒平常間喫人麤酒使大棒交遊的是豪俠強徒
說話的是反叛之事在每風後倒目怒所得黃巢向他爺說白那
使槍使劍的話心下快活思量這人也是個好漢未免出來與他
厮見朱五經向黃巢道秀才充事且在家裏閑坐待討些般纏相
贈那朱溫朱全昱兄弟三個日間邀取黃巢出去閑走一日黃巢見
有一雁飛從天外來黃巢拿起一張弓兩如弦月放一隻箭似
流星將雁兒左翼射過從半天墜下些雁兒中箭得一紙文字黃
巢未見那文字時[illegible]見了那文字後十分惡氣上心來
鐵石不[illegible]

四溟[illegible]霧迷　黃巢[illegible]
丈夫四方志　急急奔仙芝

黃巢看了這首詩道是詩詩中[illegible]是教咱每去投奔王仙芝也
那時王仙芝在曹濮鄆三州作亂曹州是咱的鄉故待奔他去又
沒果足怎生去得那朱溫聽得恁地說道是秀才哥哥射雁得詩
分明是教取哥哥行這一條活路但使无果足又做商量咱三个兄
弟且去買些个酒喫了都做[illegible]說見那酒店前掛着一个酒望兒
上面寫四句詩道

百尺竿頭一布巾　分明寫出酒家春
相逢不飲空歸去　洞口桃花也笑人

黃巢和那朱溫朱全昱朱存三人兄弟一同入那酒店裏坐地喚
酒保買盃酒和肉來四个一就喫了那黃巢拿着酒盞擡身起來
向朱全昱兄弟道是咱孤單一身流落外里願與哥哥結義為弟
兄他時富貴无相忘那朱全昱道咱每也有這般意思便敘年紀
大小黃巢與朱全昱同年都大了五个月便拜黃巢為兄那朱全

是朱存朱温做弟々盟約已定當時朱温與[illegible]道哥々好說大話慫
而今要奔歸鄉故尚无盤纏幾時得到富貴不相忘时節說話[illegible]
口只見朱存出來道咱有一个計策討得幾貫錢分贈哥々果是歸去
只要兄弟每大家出些氣力探听得這裏去不遠二十里有个村
庄喚做侯家庄有个庄主喚做馬評事家財巨万黃金白銀不計
其數咱兄弟每待到二更時分打開他門将他庫藏中金帛劫掠
此去与哥々做路費歸去怎不容易黃巢道若去劫他时不消賢弟
下手咱有桑門劍一口是天賜黃巢的咱将劍一指看他甚人也
抵敵不住道罷便去行過一个高嶺名做懸刀峯自行了半个日
頭方得下嶺好座高嶺是根盤地角頂接天涯蒼々老檜拂長空
挺々孤松侵碧漢山雞共日雞齊鬪天河与澗水接流飛泉飄雨
腳廉纖怪石与雲頭相軋怎見得高
幾年顛下一樵夫　至今未曾顛到地
黃巢四人一齊光過了這座高嶺望見郭侯家庄好座庄舍但見一座
[illegible]閣雲山遠溪水[illegible]映日[illegible]
[illegible]遮野渡那四个弟兄望見庄舍遠不過五里田地天色已下晡時
閃入个樹林中躲了待晚西卻行到那馬家門首去從那嶺腰舍
路入這小路上去那樹林深処見一个小々地庄舍僻靜田地彎
前臨剪徑道背靠殺人崖遠看黑氣冷森々近覷令人心膽喪
料應不是孟嘗家　只會殺人并放火
那朱温見庄门閉着不去敲那门就地上提一塊土撒放屋上只
見一个大漢開放门出來黃巢進前起居問丈々高姓那大漢道
我姓尚名讓祖居濮州臨濮縣因關東飢饉王仙芝倡亂遂聚衆
落草欲返鄉里動身未得黃巢听得恁地說不覚淚眼汪々道叔
叔好交恁知咱也是曹州人氏只因赴選長安流落外里而今盤
纏闕乏无因得回鄉故撞着朱家三个弟々邀小人今夜做些买
生活且借盛庄歇泊少时求些飯喫待晚便去尚讓道不消恁地
咱每部下自有五百个嘍囉健兒人々猛似金剛个々勇如子路
倘得門下做个盟主可擇日便离此間公去殺掠同去不旬日間
便到故鄉参見父母黃巢道咱有天賜桑門劍一口所向无敵何

況更有五百人相從何事不濟道罷尚讓醲酒殺牛排辦茶飯黃巢兄弟與朱全昱朱存朱溫三个弟々相別臨行拿盞囑付他曰兄弟每富貴時節莫不相忘道罷各自別去那黃巢得五百賊衆揀下辛卯日離那縣刀峯下將那村庄放火燒了而去一路上遇着倉庫便劫奪米粮投向曹濮州路回去不數月行到臨濮縣將五百人潛伏深山中兩个潛地入縣坊去但見縣城摧壞屋舍皆无稍无人煙惟黃花紫蔓荊棘蔽地而已行到前面見荊棘中有一草舍有个老叟在彼住坐尚讓往見老人因賦一詩道

老人來此話离情　淚滴殘陽訴楚荊
白杜已應无故友　秋波依舊遶孤城
高天重疊齊山樹　昔日漁家今野營
平落故鄉交訳後　黃花紫蔓上墻生

尚讓吟罷此詩同黃巢問老人借宿老人道昨因王仙之反叛尚君長陣敗已在拘系領伏誅累及父爺娘良賤一齊斬了見今尚讓兄弟尚讓未獲誰得尚讓頭門上喪了三魂脚板下走了七魄

讓遂與黃巢不敢逗留奔離本村數里頭小地名三家義[illegible]投奔舅々家借宿行至一更後月色初上到得他家[illegible]門无一人只見舅々家臺內新墳纍々尚讓行得辛苦與黃巢自坐嘆了因感泣乃為詩一首

平生感慨有誰知　何事謀身與願違
上国獻書還不遂　故園經乱又空歸
孤城日暮人煙少　秋月初寒壠上稀
世境頹然如夢斷　豈能和淚拜親闈

黃巢為見尚讓吟詩他也吟四句詩道

秋光不見舊亭臺　四面荒凉死碑堆
火力不能燒尽地　乱生黃菊眼前開

兩个吟詩一罷放声大哭忽聞々語馬嘶說得黃巢尚讓兩个潛伏荊棘中須臾兵人圍搜捉黃巢兩个做乱軍捉住却是齊州王璠部下兵衆因見尚讓喜曰尚先生在這裏因問黃巢此丈姓甚名誰尚讓權直與他說了王璠道黃巢莫是曹州冤句縣黃宗旦的

兒子麼近見書傳古向咱道將次有个尚鐵面帶得一个黃將軍
来可立他做軍長這人應着謠讖近来桑門現大内金星又現嘉
德殿前黃蛇鬧声如雷終南山石人自哭血雨降下石人言道三
七二十一由字頭不出脚踏八方地果頭三屈律又大内前地陷
得石碣有字道貝從戎乱中国非青非白非赤非黒此應中央黃
也貝從戎乃賊字也又三七二十一由字頭不出脚踏八方地乃
是黃字果頭三屈律乃是巢字又京都童謡云金色蝦蟆爭努眼
翻却曹州天下反今黃將軍目生三角実應這謠讖小人部下有
五百軍頭立黃將軍為軍長黃巢大喜令尚讓部那賊万峯千五
百人同来計一千人軍即日离了仁義里同那尚讓王璠三个投
向濮州路去投奔王仙芝王仙芝聽得黃巢来到開自寨門自躍
馬出寨迎接黃巢等圍坐分賓主坐定致酒相問勞仙之道向者
黃將軍同奉進士不中曾相聚販賣私鹽[illegible]合[illegible]利度日岂
料遭世飢荒落草為盜今日復相聚會[illegible]天以黃巢助我也喜不
自勝即日署黃巢為衝天太保均平大將軍黃巢受命大喜[illegible]桑門

[illegible]師道今日之事皆賴諸君同心戮力共成伯業等等設宴々
酣吟一詩道

落葉滿々庭樹紅　曉楊枝畔帶金風
君子位重邪家寵　小人得道狼琊窮
問鼎昔時觀楚子　舞雞夜畔笑劉公
它時端拱麒麟殿　暫借扶桑掛旧弓

乾符二年七月唐僖宗差宋威往沂州与王仙芝迎敵鬬經五十
余合那王仙芝之力不敵敗走宋威奏道仙芝已死百官皆入朝賀
大冦平定才經二日後仙芝又在沂州管下攻剽州縣當時宋威
謊奏王仙芝已死朝廷已行收兵又听得王仙芝之復出没州縣再
遣宋威捕捉王仙芝宋威部下軍兵皆叛来投王仙芝了朝廷再
改差忠武軍節度使崔安潛部兵討王仙芝王仙芝之自得黃巢来
帰後連攻陷數州如汝州陽武鄆州唐鄧等州及淮南諸州皆降
了王仙芝軍声大震到得十月朝廷詔刺史裴渥依理招諭王仙
芝那時王仙芝寫着一封書回了裴渥道

小人王仙芝書呈裴尚書台座仙芝世受大唐国恩忠肯倡
乱实由懿宗臨朝听政委用非人奢侈日甚賦斂煩急連年
水旱州縣不以实聞朝廷不行仁政百姓流移无所控訴相
聚為盜豈得已哉今承下諭倘朝廷柄用賢臣寬蘇薄賦則
仙芝斂兵不戰免使生靈塗炭皆尚書仁人一言之利也仙
芝頓兵城下听候指揮伏取処分
裴渥得書大喜即日開城門迎接王仙芝及黄巢等入城置酒款
宴正是琉璃鍾琥珀濃小槽酒滴真珠紅烹龍炮鳳玉脂泣羅幃
綉幕圍香風吹龍笛擊鼉鼓皓齒歌細腰舞况是青春日將暮桃
花乱落如紅雨勸君終日酩酊醉酒不到劉伶墳上土宴會已罷
裴渥令書記段璋寫表奏聞于朝〻廷降詔除王仙芝為左神策
軍押牙詔下王仙芝大喜欲拜詔受命黄巢大怒道當初咱每共
立大誓橫行天下今日明公輕信裴渥逆詭獨取美官那咱
每部下五千餘衆何所歸向因奮拳毆擊王仙芝之傷中其首喧
譁不已王仙芝懼衆不敢受命即日將兵……人分其軍為兩

一翼軍有三千人從王仙芝去掠蘄州一翼軍二千人與尚讓隨
黄巢就那蘄州分道寇掠乾符四年二月黄巢攻陷鄆州沂州濮
州又取虔吉饒信等州遂入浙東擾乱福建諸州乾符六年正月
朝廷差高駢統兵分道收捕黄巢九月黄巢攻廣州貽書為見朝
廷軍声再震遂有歸朝的意思上表求為廣州節度使僖宗使宰
相會議左僕射于琮道廣州市舶寶貨所聚豈可令巢賊得之請
除黄巢充率府率黄巢得告身大怒擒廣州節度使李迢使迢草表迢
道咱代受国恩親戚滿朝腕可斷表不可草巢怒將李迢殺了遂
寇潭州話不要絮煩且說那朱溫自與黄巢相別後其父朱誠喪
亡朱溫共那哥〻朱全昱朱存侍奉那母親王氏一日莊園內有
个方山道人號龐九經為他討地令朱溫將父喪掘地三尺葬之不
要走卻金神朱溫依他所教掘地安葬朱五經只當得金鼇飛魚
二个都不全及被打殺并斷為兩三段填埋穴內葬父在上後數
日龐九經回見土色无光草木不潤溫道是七〻四十九个金神走
了四十七个只有兩个更不負今生汝家雖出二帝可惜不得善終

那朱溫葬了那爺々分明是

神仙指出羊眠地　福地須還葬福人

那朱溫葬了那爺々侍奉他的娘々王氏和那二个哥々同往徐州録事押司刘崇家駈口受傭工作那長子全昱為刘崇家使牛次子朱存為刘崇家鋤田第三子朱温為刘崇家放猪伊母王氏為刘崇綫織刘崇的娘夜見朱温排行喚做朱三睡後有赤光一日自東岡回見朱三在日中眠睡有赤蛇貫從朱三鼻裏過刘崇的娘与他的兒子道休教朱三放猪此兒他日必定富貴刘崇便喚朱三共他的兒子刘文政同入李堂讀書忍知朱三与刘文政却去李々背賭博无所不為又會將身跳上高墻行屋上瓦皆不響又會拳手相打使槍使棒不李而能鄉里人呼他做潑朱三刘崇向朱三道丈夫當立功名何故只做潑朱三一日共那刘文政賭輸了分疏走去了不敢回家經一月餘河北地有賊名張々占々渾名叫做張鐵鎗遍地白衙禁血朱溫笠揭先刘文等打劫刘崇家財朱溫得知同那刘文政在半路截住搜了張占奪了家財放張占自去共刘文政同去飲酒賭分刘文政与那北石佛村教学的楊才楊崇賭分相争拿起骰盆將楊秀才一下打殺了被那人捕下徐州左獄拷勘分明是

人心似鐵　官法如爐

那文政已下獄了朱三問刘崇覓分二百文待去徐州救取刘文政一夜趕到徐州撞着一个鄉人朱溫請他入酒店買些酒喫飲酒後問鄉人道怎生有路入得左獄鄉人道左獄的是重囚若折人一股眇人一目打落人双齒便該重罪即得入獄朱溫便尋鬧運拳打落了鄉人兩齒被地分捉解徐州送左獄根勘恰与刘文政同匣是夜三更風雨驟作溫打開匣脫了枷同那刘文政躍身從氣樓走出撞着弓手節級雀仔白守信他兩个曾在刘崇家做莊客認得是朱三刘文政四个厮趕同去奔到刘崇莊上忽見莊上火焰起朱溫知是張占又來打劫刘崇家財又奪下了家財教張占去朱溫与刘文政商量咱去又留此処必定帶累刘崇打官司不如落草閃避晝間潛伏夜後起行將次到宋州界夜色二更

月明如晝如何見得

遠望青霄練靜遙觀碧漢澄輝銀河耿耿現微光斗柄橫斜
星宿轉月華如晝天靜時無西北雲無影鼓報三更漏滴銅壺中

夜至

是夜月光皎潔權省一陣軍馬約三百餘人將朱溫四人喝住問道您是甚人要從那裏去朱溫應聲道小人是碭朱三敢問將軍姓氏那為首的人大喜道我前時見張占說道有個朱三的雄勇過人正要去尋弟兄同來藏蹤叢裏相探不自意中夜相逢咱是牛存節青州博昌人氏不得已而落草嘯聚請朱溫和那劉文政霍存白守信等四人同入林中共飲坐上請朱溫做个軍下首領牛存節副之討論一定朱溫向牛存節道此去齊州近在五十里打劫得官兵四集怎可久居我等聚衆數百為強人若不攻打州縣如何能致富貴劫一村不如劫一縣取一縣不如取一州自此每要差一人去齊州打探朱溫使霍存打扮做在家人去打探文政坐欲同往編讀您要貪酒莫誤我事文政坐要共霍存同去入到齊州探事也了霍存道朱三哥怕我貪酒誤事今番[illegible]事遂入酒肆飲了數杯忽見一少年將一口刀要賣劉文政問價多少少年道要價多三百貫文政道恰有三百[illegible]少年人怒道您三百錢只買得胭脂膩粉咱每[illegible]劉文政道您怎知我不是殺人烈士遂奪少年刀殺了少年人被捉分扶了劉文政解赴齊州霍存獨自一个走回寨上來報牛存節道又卻是劉文政貪酒誤事也牛存節道須索去救他朱溫道咱自徐州劫獄後官司防備嚴緊只得候出斷時去劫法場救他始得打听得齊州揭榜法場要出重囚朱溫與牛存節計較賣柴人藏刀仗放柴內用大車載入城藏刀在褲內往法場人叢中四散分布了人到日中時分有監斬官揚延檢名慶的管押劉文政赴法場處斷牛存節鳴鑼為號朱溫等各執刀奔來將劉文政奪了出北門望碭山路去柰揚延檢統軍趕來緊急朱溫隊頭入澗別尋路走之與劉文政牛存節霍存白守信四人相失了直个是

相逢不下馬　各自奔前程

且說那朱温出瀏耳登州路去方入城被一人向前將朱温扯住
喝道你怎在此諕得朱温股慄驚顫那人向朱温道咱是你的姨
夫登州孔目官燕守志也您恁時幼小認我不得我將你去探你
姐々遂帶朱温回家時八月十五日也登州有海市燕守志邀朱
温同看海市忽在客來下書報道張占強人下海要覓酒食犒設
兒郎燕守志正在煩惱朱温向燕孔目道姨夫与家老小且往鄰
村閃避咱在此應對他不妨張占使人來報信被朱温射了一箭
張占奮怒入來覷見是朱温大驚問道朱三哥何故在此朱温道
燕孔目是咱姨夫他无可犒設您來此不酒了去張占道來早
下海去恐怕你闕少果足覓金銀贈朱温相別而去這正喚做

螳螂正是遺黄雀　黄雀慣防挾彈人

次日燕孔目歸在向朱温道強人張占自來擾害平民賴得朱男
保全若得朱男只晋此住些強人不敢來這村中皆荷威德有
小畜相聞咱有小女尚未適人欲待也招朱温所忭其言擇日成
[illegible]燭洞房宴會可謂是

[illegible]略唱三天往家聽地登[illegible]雖一个神仙
朱温成親後不得五七日有兩[illegible]三日見朱温道
前日張占來說[illegible]在這裏不將軍器[illegible]取你々却在這
做女婿好快活朱温便將那張占所贈金銀付与丈人燕孔目權
為看覷妻子二年[illegible]來相取你三年不來即一任改[illegible]燕
孔目而去共首霍存白守信旬日登則隱伏夜則起行[illegible]同撞
首虎方牛歸霍存白守信諕得走上樹去躲了朱温[illegible]放虎過
坡一箭射中虎右膊挾棒刺牛中肋忽有一人從背後[illegible]道朱三
哥真勇士也霍存白守信道這人李將軍朱温[illegible]是李將軍將朱
温手攜取[illegible]兵商議今天下盜賊紛々童謠四起咸言黄巢
應讖今小人要共公等率兵投他共圖大事朱温見得地說道黄
巢旧時至咱家裏与咱每結義為弟兄也是咱每哥々今聞黄巢
引兵犯宋州去咱須隨李罕之霍存白守信等三人厮提去投黄
巢々見朱温叙旧日弟兄情話大喜道咱久聞威名今日得共其
事即拜尚讓為太尉朱温為金吾將軍下令謂朱温道宋州歸德

節度使張蟄年老无兵不肯降附限三月您破宋州未行間有流
星馬報道徐州大將黄鉞未救宋州巢與葛從周商議使朱溫去
截黄鉞兵溫道先受命限三日取宋州如何差人黄巢道截黄鉞
的勾當須索你去朱溫歸告指使李彥威道您去攻破宋州為我
奪取張節使歸娘子得便宜文字來報我當日宋州已破張蟄自
縊而死李彥威來申今得張歸娘申上將軍朱溫得書大喜却不
防將彼徐兵攻寨殺傷甚衆黄巢大怒急召朱溫至帳前怒罵道
您是唱每笑笑故把宋州兵權付您却為貪女色擅自將軍折了
我兵三千若不行軍令怎能伏衆喝令李罕之將朱溫推去法場
斬了欲待下手間聽得有人喝道不得枉壞勇士李罕之擡頭一
覷却是劉文政牛存節兩箇告白守信寄因今我每同將軍歸投黄
大王今未蒙賞賜復要行刑若殺朱溫大家先去若不肯請去將
軍決勝負了去也李罕之只得已引衆人來告黄大王乞放朱溫
葛從周道且恕一次後犯不赦廣明元年十二月黄巢統衆入潼
關朱溫又引兵攻長安百官奔竄僖宗幸興元黄巢入据長安
[illegible]宗室在長安者[illegible]稱大齊皇帝改元
金統元年授尚讓為太尉[illegible]大將軍屯兵東渭橋
黄巢既稱帝使驍將[illegible]朱溫統兵[illegible]十萬攻河中那河中節
度使王重榮為見賊勢方熾姑欲少屈以紓目前[illegible]黄巢調度无
厭一日惡黄巢使命到來殺之統兵去與朱溫相戰兩陣對陣員陣前一
員將綽馬出陣却是人材凜凜新如天降鬼魔王容貌堂堂威撼動
天關架又將關經幾合只見朱溫拽馬退走被王重榮伏兵四起
掩擊朱馬兵士殺傷過半獲糧草兵器四十餘舡朱溫敗走遣奏
使王処存結盟謁引兵就渭北田地裏屯駐中和元年朱溫攻陷鄧
州二月鄜延糾合党項羌拓跋思恭會兵鄜延与節度使李孝昌
同盟討賊乃傳檄天下檄文云

昔漢遭王莽之變二十八將感會風雲而開中興之業晉羅
五胡之乱而祖逖擊楫中流誓在恢復王導新亭之嘆亦欲
戮力神州何物黄巢敢行称乱迫脅天子屠戮城邑俘我人
民掠我金帛海內聞之莫不切齒今師諸路兵馬勤王遠近

忠義之士各思自奮剪除巨賊掃清中原使園陵再安鍾簴
如故爾不肆欺檄書到日戮力功名封侯圖王在此一舉布
告中外咸使聞知故檄
檄書才下四月官軍声勢復振唐弘夫領兵屯駐渭北王重榮領
兵屯駐沙苑王処存屯兵渭橋拓跋思恭屯兵武功鄜延兵屯
屋當時黃巢部兵迎戰唐弘夫在地名龍尾下寨排背水陣与黃
巢厮殺黃巢連輸數陣引兵投東便是當有程宗楚部軍先入長
安城唐弘夫共那王処存帥精銳兵士五千人乘夜入城百姓歡
声動地各拋擲磚瓦趕殺巢部下潰軍唐弘夫等大縱軍兵討擄
劫掠倉庫因宴犒軍黃巢密駱稍地名霸上探知前軍无備再攻長
安程宗楚唐弘夫跨馬迎敵被黃巢兵一箭射中程宗楚額角
隊墮馬而死唐弘夫方待退走被朱溫躍馬趕上擒捉一刺刺下馬
來軍士被殺者十分已自了八九分黃巢兵再入長安城縱軍洗
城不問老幼一時殺戮流血成川勸王諸軍大皆潰散乾寧二年
正月王鐸上表自請督諸道行營兵以都統崔安潛做副都統

處存王重榮做同馬群諸道[illegible]李[illegible]
拓跋思恭做京城三面行營都監[illegible]朱溫[illegible]所得官軍又[illegible]黃
巢問朱溫道咱自稱帝後兩入長安[illegible]民都有[illegible]望為之[illegible]朱
溫道哥哥自從做皇帝後殘忍忘戮兵因洗城令下尸骸滿城民
死因志掠得府庫子女不放散賞軍軍有怨言咱所得的処已得
州縣太半反叛歸唐有那同州是个要害田地須索个好伴當每
去拋守黃巢回言不奈何煩朱將軍去同州鎮守有兄弟的面皮
相救援則个道罷朱溫待歸營收拾了分付自是小擇好日起行
只見那妻子張歸娘淚簌簌的下朱溫向張歸娘道咱每行軍發
馬你則甚張歸娘只管合着不說淚珠似雨滴々[illegible]粉臉是
玉容寂寞淚闌干　梨花一枝春帶雨
朱溫領白價只是去四散去馬擺疾使將財節遣知他渾家曾被
黃巢親到他軍營來相尋因見張歸娘生得形容端正美貌无双
使些彀言語要求奸淫他奈緣張歸娘是个硬心性的人不肯從
允跪謝黃巢道妾丈夫朱三是大齊國皇帝的弟々大齊皇帝便是

妄的伯〻皇帝新得天下未有休兵之期當宜行這无道交的勾當道罷有人報朱温已回黃巢撥身使去那時節張歸霸不曾敢向朱温道今所得朱温要往同州只得依直說了朱温未所得方早俱休才听得後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却不叵耐這黃巢欺負咱每忒甚時下間便帶將他的老小部所屬軍士詐黃巢進還向同州路上去黃巢得知朱温有反叛的意思差使命去喜金不曾到那小他名高愁村廷旨朱温〻將去喜殺了教他的伴當咱去喜首級回去報与黃巢道朱三傳示黃巢你今盜有長安僭号大齊皇帝全不記得咱每兄弟帶挾他在寃句峰下結義做弟兄相同投奔尚讓明今曾拓天㦲盡道富貴時无相忘今才得長安便要恭奸臣咱每隣家這黃巢是个无信行的頭口咱自去投行同州他日相逢不妨欺殺道罷將些銀子与那喜些的伴當交他好的傳示省諕得那厮命如柳絮飄風心似[illegible]中彈一二月間朱温赶到同州拗守又恨了華州四月間王鐸統諸道行進逼長安城那黃巢部下[illegible]的十分去了七八分[illegible]二州又收朱温

九月十一日朱温同華二州來投王鐸王鐸一見朱温自增携朱温〻〻夜入帳中定議要投黃巢朱温備道黃巢所待首識尚讓葛從周兩人尚讓与小人自來度咱每他相交今那元叛然後謀取葛從周若殺了這兩人巢賊不足平也王鐸聞說大喜署朱温為同華節度使寫首表一道奏了表文曰

臣王鐸近欽奉　聖旨統領諸道兵馬攻取長安共圖恢復於今月十一日有偽齊黃巢義弟朱温將同華兩州印信部領所隸軍馬二万赴軍前納款願附自進除兇之策臣鐸切謂王師所向軍民響應忠義勇烈之士歸誠效順倘无激勸何以獎厉後來已便宜署著朱温充同華二州節度使外謹具奏聞伏候　勑旨

昭宗皇帝在西川得王鐸表奏出示臣寮田令孜賀云天心悔禍義士來歸且同華乃要害田地今為王鐸招收復巢寇无能為矣此天与我以興復王室之機也宜要朱温來歸結以恩信朝廷差首使命宣授朱温做河中行營招討副使賜名喚做全忠那朱温

既得招討副使，落此遣霍存輕身入長安城裏招諭那尚讓，便以溫這一封書道：

小弟朱溫書奉　尚二哥哥軍師元帥麾下：小人自離了嶺下，得與哥哥相遇，那時黃巢與溫兄弟結義為兄弟，誓願富貴無相忘。自投王仙芝之後，同營大事，今僭稱為齊，盜占長安，便生欺負之心，因截徐兵，殘遭虎狼之手，賴得葛先生保全，僥倖至此。溫去從順今家　大唐皇帝賜溫改名全忠，宣授河中行營招討副使，與曩時從那販鹽賊黃巢為鼠盜日，天淵之隔。今欲邀哥哥同來歸恍　天朝，保你富貴。未委哥哥意下如何？未會　尊顏，切乞　保重。小人朱全忠書呈。

霍存得這書後，一直奔入長安，尋見尚讓，投下。尚讓道：喜得朱三弟消息。因留霍存住經兩日，依咱與葛先生商量，若得葛從周相允，黃巢殺抗上的，何足慮哉。兩日，霍存辭歸，尚讓道：咱更不回書，恐好生傳示朱招討道，咱與葛先生商量，我兩个若歸大唐，自見驚良苦，且留軍中，約有雄兵，咱每亦不征討，收兆祖應，易如反掌閒耳。但彼此須要機密，不可漏泄，所謂機不密則害成。霍存得黃金十兩，辭霍存回歸，朱全忠得了這消息，於十一月尚讓招諭葛軍師將兵來，觀信同那賊中將，殺了黃巢，奪那依軍來歸朱全忠。十一月朱全忠使葛從周攻取兖州，自統大軍相繼，攻城甚急。兖州太守朱瑄使部下將賀環、柳存、何懷寶部兵万餘人攻葛從周，又自東進曹州，與兖州之圍，要解朱全忠部兵。追朱賀環等行至鉅野，赶向與三將布陣，交戰兩處陣員。兩雄旗開處，一員將拿出陣前，高叫東陣上白甚頭目，出來相見。朱全忠上馬出陣，問賊陣上將軍頭目姓甚字，全忠駐馬道：我是大唐招討副使朱全忠，諱名喚做朱三。對陣將軍頭目姓氏？那將軍答曰：咱是朱太守下部將賀環。我既土之將，招討你早投來則甚。可謂是

人无害虎心　虎有傷人意

朱全忠聞說，勒馬便鬭。但見如兩虎爭餐，若呼如二龍奪寶。波心跨馬當鋒，玉斧砍來心膽嚇；被袍臨陣，金槍刺動鬼神驚。二將馬交鬬經三十余合，不見輸贏。只見黑風四起，殺氣漫空，頃刻間那

賀瓌等兵敗朱全忠縱兵掩殺生擒三將一个是賀瓌一个是柳存
一个是何懷宝俘獲三千余人朱全忠將所獲的俘虜尽皆殺了
縛三將向兗州城与朱瑄道三將已敗何不早降瑄罷將柳存
何懷宝二將殺了放賀瓌入城招那朱瑄去不半日朱瑄同賀瓌
来降兗州遂已收復中和三年閏月李克用遣李存信將兵救兗
州鄆州二月朱全忠遣龐師古統所部兵攻鄆州数月不下六月
李克用遣兵攻取魏博朱全忠遣葛從周統兵解魏博圍葛從周
受命部兵次趾名洹水李克用引兵對陣一箭砲石打不到处兩
处陣匠李克用与葛從周交馬對戰葛從周密地使人就陣前鑿
坎阱戰正酣李克用馬跌蹶被散軍扶住李克用見勢急放一箭
射殺了敵軍葛從周見不分勝負遂同龐師古統所部軍攻打鄆
州遂復鄆州那朱瑄兵少粮尽不復索戰但引水来閉自那濠
為固守之計龐師古与葛從周商議命工匠[illegible]橋[illegible]濟師朱
瑄聞變棄城逃走至中都地名[illegible]全忠
棄兗州[illegible]朱全忠大軍入鄆州[illegible]

[illegible]的妻子赴軍前朱全忠的渾家張夫人請見瑾妻下拜夫人亦
拜向瑾妻道兗鄆与司空約為兄弟今以小嫌起兵相圖使吾
姒困辱至此使汴州一日失守賤妾亦如吾姒今日之受辱也朱
全忠遂送瑾妻押朱瑄就軍前斬了自此鄆齊曹棣兗沂密徐宿
陳許鄭滑濮十四个州皆受朱全忠節制朱全忠遣驅發大軍龐
使葛從周守兗州朱友裕守鄆州龐師古守徐州十月朱全忠大
舉擊楊行密到地名清口屯駐楊行密与朱瑾統兵三万索戰龐
師古就清口下營謀士王浩向師古道營地汙下恐有淮水之患
師古恐其惑衆斬了王浩楊行密先布陣索戰与龐師古交鋒鬪
經数合被朱瑾統五千人駐中軍壅淮水灌師古軍營汴兵大乱
行密与朱瑾乘勝掩擊溺水的殺死的不計其数被楊行密拿了
龐師古就軍前斬了葛從周收拾潰軍不滿千人未奔朱全忠軍
前朱全忠軍勢稍衰光化元年三月朱全忠使副使李震入朝求
兼鎮天平朝廷怕朱全忠勢熾宜授朱全忠為宣武宣義天平節
度使四月朱全忠會集幽州魏博兩处兵馬攻擊李克用連拔洺

州邢州磁州李克用威聲頓減十二月李罕之諢名喚做李摩雲為先鋒李克用收捕王行瑜屢獲勝捷一日向李克用道小人欲相公行軍仰荷福蔭戰无不勝攻无不服也指望垂名竹帛顯祖公保奏得个節府的名分也不枉了健兒每辛苦李克用道你[illegible]不知王行瑜當是未反叛也只因倚恃功勢邀求官爵故朝廷差咱每收捕破賊时分咱已具奏權趣蘇文卦鎮補任了當今又有聖奏怎不道我每也李王行瑜的一般行踏假咱歸鎮後為公奏功之未為遲也李罕之因此不悅恰遇昭義節度使薛志勤薨背罕之引澤州兵馬乘夜入潞州城將州主殺了投降朱全忠在後李克用使李嗣昭統兵來捉李罕之不及李嗣昭先取道入澤州將李罕之的老小一齊拿了解送晉陽李克用軍前朱全忠表奏署李罕之做昭義節度使光化二年正月劉仁恭調發幽州滄州等十二州兵馬號曰[illegible]十余万[illegible]為[illegible]二月劉仁恭進兵攻取貝州有[illegible]

[illegible]周至帳下商量調撥李忠安領所部精兵救魏州刘仁恭打听得朱全忠部將李忠安前來救援急選单可及將領精兵五万人前來迎敵那单可及素号驍勇心裏欺負李忠安兵少却被李忠安將兵馬藏伏在四處了寫了書來单可及軍前索戰那单可及恃勇便輪刀上馬出陣接戰李忠安躍馬交鬭經二十余合忠安佯輸詐敗退走单可及乘勝追擊去到小地名[illegible]離伏兵四出掩擊单可及被李忠安刀橫腰轉從馬上斫下来斬殺三万余人葛從周乘勝攻破魏州城刘仁恭為失却单可及仰天大哭自放火將軍營燒了一夜逃遁葛從周向朱全忠道下坡不走快便難逢只好一就攻取河東便那氏叔琮做前鋒李克用使周德威前来接戰那氏叔琮部下有一个驍將[illegible]陳章諢名叫做陳夜叉向氏叔琮軍前請单騎与周德威索戰听得河東倚重者周陽五一个人令番定要生擒活捉来献軍前就求一州為賞道罷到地名洞渦与周德威挑戰德威詐敗走却陳夜叉一直赶上被周德威舊鉄撾反擊陳夜叉墜馬被周德威生擒以献李克用軍前葛

從周引兵退守晁州李克用喜曰周陽五此來足以雪渚離一敗之恥矣李酉祖慶奏辟周德威充行營司馬光化三年四月朱全忠請葛從周赴行府議事命左右排辦些个茶飯飲宴朱全忠道自陳夜又一敗後獨眼龍威望日盛咱思量有旧日的弟兄劉文政牛存節我个驍將有膽智須索去說他每来共圖大事葛從周道俺細思鎮州密近太原若得王鎔与那獨眼龍不甚通和則可以專意攻討矣全忠道有甚人可去招誘王鎔麽葛從周道這事容易探听得王鎔屬官周式与咱每是个姻眷俺使他招那王鎔若得鎮州則河東不足憂也遣周式奉使鎮州恰遇成德判官姓張名澤的也說那王鎔唤他来降朱全忠則可以借朱公声援李克用縱強不足怕權王鎔決意將鎮州来歸也從瀛州莫州定州不戰自潰王处直詣軍前獻繒帛十万疋犒設軍旅朱全忠仍為表聞于朝求節鉞河北諸鎮一齊而定莫非受朱全忠的節制朱全忠一日會首那葛從周王鎔王处直那氏叔琮張存澤周式思邈李罕之羅紹威朱友裕張歸霸等大小十一員人每以道个太平從會那從會設筵向

宝盤雕俎玉斝羅列諸州之珍果明斷前後有香鼎中噴金鼎龍涎盞函上浮碧綠

從會才半那李罕之共葛從周我个手拿金盞盃向朱全忠座前賀道明公威震河北諸鎮悉平長驅而前河東將囊中物耳請飲酒為明公壽朱全忠接盞飲罷却回獻那我个官人酒正當主賓評觥籌交錯忽見從前有一个白兎走過那个白兎生得毛若鋪霜体輕盈四蹄兒健疾如風双眼鮮明光耀日那白兎從從前過傍若无人出没走跳朱友裕張歸霸各个箭到処那白兎死倒在地使人取来可憐作怪那白兎又變成一張白紙上面寫首四句道个甚的

河北雖平定　少陽重困危
崔公同宰事　趣向大梁居

宋時通俗小說盛行讀陸務觀夕陽古道一絕可想見其風尚顧世所傳者一為士禮居本之宣和遺事一為藝風老人所刊之殘本通俗小說是否錄自宋槧待考也此五代平話清內閣大庫物微有殘缺曾在元和曹君直處見之借以覆梓久已馳名藝苑今為　轂孫世兄所得雖似宋元閒麻沙坊刻而筆力樸茂其為宋槧無疑近數十年傳奇小說珍秘過於四部則是書之值可知矣丙子夏日毘陵董康識



新編五代梁史平話卷上





陶共溟觀杉南海遘澤園

戊寅閏月





新編五代唐史平話目錄

○卷之上





卷之下

復李克用官爵使歸鎮　遣李存勗詣行在起居
李克用爲招討使　李克用収三叛
進李克用爵爲晉王　昭宗出幸華州
李克用攻劉仁恭　朱全忠使氏叔琮攻晉
李克用与劉仁恭和　朱晃簒唐称帝
李克用病篤　李克用以兵柄付李存勗
李存勗襲位爲晉王　晉王自將救潞州
晉王擒劉仁恭劉守光　晉王攻取魏州
晉王襲取澶州　劉鄩攻魏州
李存審敗劉鄩　安金全攻退梁軍
契丹進圍幽州　李嗣源救幽州
李嗣源敗契丹復幽州　晉王引軍趍魏州
晉王攻拔楊劉城　魏州僧獻唐傳国寶
諸將勸晉王称帝

晉王敗梁軍於德勝　命李存審嗣源熟守德勝
晉王引兵救魏州　李存審擒張文礼
晉王即皇帝位定国號唐　李嗣源統兵復鄆州
李嗣源爲天平節度使　梁遣王彥章攻德勝城
唐主統兵屯澶州　唐主問計於郭崇韜
李從珂殺退王彥章　唐主遣軍至鄆州
李紹奇生擒王彥章　唐主釋王彥章之縛
李延孝請兵取大梁　唐軍到曹州
梁主朱友貞自殺　李嗣源軍入大梁
李嗣源迎唐主軍　段凝詣李從珂降
追廢朱温朱友貞爲庶人　加李嗣源爲中書令
唐主好伶優戲　唐主自呼李天下
唐遷都洛陽　郭崇韜請立皇后
命宦者采求民女充後宮　建避暑樓
預借夏秋二税　李嗣源上表訟冤

郭從謙帥兵反　唐主爲門高所弒
李嗣源入洛陽　収莊宗骨殖殯葬
百官請李嗣源監國　李嗣源即帝位
祝天早生聖人　安重誨譖從珂反
觧安重誨機務　召李從珂爲左衛將軍
翟光鄴殺安重誨　石敬瑭爲河東節度使
李從榮率兵反　皇城使斬李從榮
明宗殂　閔帝從厚立
潞王率兵入長安　閔帝出奔魏州
潞王即位　遣王弘贄鴆死閔帝
石敬瑭出河東　刘知遠勸石敬瑭叛
石敬瑭請傳位許王　契丹助石敬瑭伐唐
契丹立石敬瑭爲帝　廢帝自焚死

新編五代唐史平話目錄

新編五代唐史平話卷上

唐

朱邪部族出西夷　始入中原号執宜
開創後唐基業主　至今傳説李鵶兒



話說後唐李克用其先出於西突厥以朱邪爲姓朱邪蓋部族之号也唐太宗朝使李靖襲破突厥分諸部處置十三州將同羅做龜林都督府將僕骨做金微都督府將拔野古做幽陵都督府那时西突厥部族大的喚做鐵勒延陀阿史那也部族小的喚做同羅僕骨拔野古也又其小的处月处密朱邪也那高宗永徽二年处月朱邪孤注從賀魯戰于牢山爲契苾何力所敗在後又一百五六十年至憲宗朝有朱邪名尽忠的在北庭之金蒲州住坐他孩兒名執宜的来朝中国自以沙陀爲号朱邪爲姓矣沙陀者大磧之名也在那金莎山之陽蒲類海之東号沙陀突厥那執宜的孩兒名做赤心因攻討龐勛立功授振武節度使賜姓名喚做

李国昌曾有一詩詠道
夷方大績号沙陀　部族驍雄勇力多
一自天朝賜名氏　赤心報国義難磨
曾記得那憲宗朝是元和三年五月沙陀軍兵勁勇諸胡皆不能及吐蕃凡有戰攻的事必驅使沙陀軍向前做首先鋒因回鶻攻打吐蕃取了凉州吐蕃心裏疑沙陀与回鶻有肚皮要將沙陀部族遷徙去河外居住沙陀内不自安其酋長朱邪尽忠共那孩兒执宜商量叛了吐蕃来歸順唐朝乃帥部落三万人詣霊州節度使范希朝軍前投降范節使置塩州為沙陀市買牛馬廣令畜牧以理抚存表奏朝廷憲宗大喜為他立个陰山府使朱邪执宜做陰山府兵馬使凡遇戰攻必資沙陀軍之力所向皆捷那执宜孩兒赤心生的孩兒名做克用其父赤心将産克用时是夜夢進一处城闕雄壯宮室高明与人間宮殿一般殿上坐的戴自晃旒穿着王者衣服臣僚十数人侍立左右殿下立着幾个金甲武士赤心到殿下金甲人喝令拜赤心鞠躬跪拜殿上人道龍猪戰闘[illegible]十四年間金殿坐[illegible]克用武不負君四个郎君三姓應讖[illegible]赤心辞出夢忽覺来見妻已坐蓐生下一男孩狀貌偉語声雄壮赤心因採取夢中十兒用武的字命名做克用詩省赤心這夢分明説得後唐国祚个本末了李克用号做獨眼龍与那朱全忠两个互相吞併朱即猪也在後李存勗併滅了梁自称帝為唐五口唐字也這是説李克用与朱全忠相併了立国做後唐自同光年癸未至潞王丙申恰得十四年克用為唐藩鎮吞蜀主書這誓此一生靡敢失節則是克用不負君也李嗣源本夷狄之子无姓氏莊宗収為养子是謂明宗潞王本王氏之子明宗収為養子自莊宗至潞王是四代共三个姓則是四个郎君三姓也唐懿宗朝咸通十年八月徐州留守龐勛殺崔彦自称天册將軍康承訓帥沙陀朱邪赤心將数千騎為前鋒殺了龐勛康承訓奏功於朝授朱邪赤心為振武軍節度使賜姓李名国昌那国昌孩兒李克用年纔長成善能騎射會立大功僖宗皇帝乾符五年正月李克用為沙陀副兵馬使在蔚州牙將康君立李存璋等一処商議今天下大乱

朝廷号令不行於四方此是英雄立功名取富貴時節今李国昌官高功大天下聞名他兒子李克用冠三軍若輔之以奉大事則代北州郡唾手可取恰遇代北飢荒防禦使段文楚減克軍粮軍士怨怒將段文楚殺了送符印迎請李克用做留後克用入府視事表奏朝廷求請勅命朝廷不肯允從四月除李国昌為大同節度使是時国昌欲父子并據大同正武兩鎮朝廷不允才得制書即焚毀殺却監軍与李克用合兵數万進攻寧武岢嵐軍十月詔河東昭義兩鎮合兵攻沙陀昭義節度使李鈞戰死廣明元年正月沙陀攻忻代等州兵逼近晉陽田地五月蔚朔節度使李琢將兵一万屯代州會合幽州節度使李可舉吐谷渾都督赫連鐸遣人說李克用部將高文集令他歸唐文集所捉執傅文達与那沙陀酋長李友金來赴李琢軍前皈降七月李克用將兵攻高文集要取朔州李可舉將所部就那地名藥兒嶺下殺李尽忠忠道我先出戰程懷信將馬騎繼其後李可舉排一个方陣李尽忠排一个圓陣兩处陣員二將陣前打話了勒馬便戰可舉佯敗尽忠赶殺程懷

來奔為唐主言曰鄆州軍不滿千人固可襲而取也唐主召李嗣源与之謀議曰梁人志在澤潞不備東平今鄆州兵弱固可一鼓而下之若得鄆州則心腹内潰而東平可得也嗣源因胡柳陂之敗常以為恥欲立奇功以補前過對唐主曰今用兵年深生民疲困苟不出奇決勝如何得成大功臣願獨當此役陛下不必為憂李嗣源統精兵五千趨鄆州大軍已到城下日色向晚會大時陰雨道路昏黑將士皆欲解甲稍歇高行周謂嗣源曰此天贊我決勝之機也彼必無備乘夜渡河鄆人皆不知斉李從珂以身率先登城將守城卒殺訖開了城門使唐軍入城嗣源下令禁約軍士無得焚燒宮室劫掠財物恩撫士民捷書至唐主大喜曰總管真奇策吾事濟矣即署李嗣源為天平節度使梁主惧遣使詰責諸將段凝王彥章等趣令進戰五月梁主遣招討使王彥章攻唐德勝南城唐主聞之自統軍屯澶州命朱守殷守德勝城臨行陛辞唐主戒之曰王鐵鎗勇略無双宜謹備之不可忽也王彥章統諸將急攻南城守殷敗走彥章乘勝連拔諸寨声勢復振唐主還

宗若侯彥寶悉楊刘与鎮使李周固守与王彥章數日百余戰比到楊刘士卒之亡者過半彥章以步軍十万人攻楊刘城李周尽力拒守每与士卒同甘共苦故能得軍心効死勿去彥章兵虽衆竟不能取退駐城南下寨唐主親帥大軍救援每日行六十里兼馳男畋獵自以為李周在内能守不以為憂六月唐軍已到楊刘梁軍深壍固壘不可得入唐主問計於郭崇韜曰楊刘之圍已合奈何崇韜對曰臣愚以為彥章乃勍敵當以計謀取之不可与之角力也臣願陛下就博州東岸築建城壘固保河津既得与東平声势聯属又可以分賊兵勢只有一說彥章亦智略之士恐其侵迫我軍則城不得成就願募敢死勇鬪之士每日与彥章挑戰以牽制之使之旬日不得東下則我城可成七月彥章兵急攻楊刘李紹榮用火栰焚梁之連艦彥章退保楊村唐軍追擊之梁軍死没凡二万余人楊刘之圍已解趙張段凝恐彥章成功百端沮撓由是徵帰大梁梁以段凝為招討使遣王彥章張漢傑攻取鄆州唐主听得梁兵將至乃引兵就朝城田地裹屯駐於梁將康延孝

韃其眾李克用遂率部大喜帥逆韃靼部万余人赴援李克用牒詣東路孫奉詔將兵攻伐黄巢今日韃靼兵食盡從黨開城設降會克用乃縱沙陀兵掠城中驚駭克用引兵退去代州中和二年十一月黄巢兵勢尚強大王重榮共都監楊復光商量黄巢賊要侵生收捕復光道雁門李僕射父子驍勇有強兵有徇國之心只因河東鄭從讜与他有隙所以不来若假朝廷使命曉諭鄭從讜使畢鐸召之則彼之来帰賊不足平也時王鐸在河中皆墨勑召李克用克用遂統部下一万七千人取道入河中克用自恃数百騎過晋陽城下与鄭從讜作别鄭從讜厚加饋遺而行十二月李克用部兵四万至河中其軍皆衣黑衣部伍精明朝廷語授李克用為雁門節度使那時黄巢在長安夜夜憂黑鴉无千无万飛從西北来有一鴉待攫黄巢頭上巾巢走之避得免睡醒後意下思量李克用諢名做李鴉兒諸軍皆衣黑衣謂其黨曰鴉軍到矣当避其鋒不可与戰中和三年正月李克用与黄巢的弟黄揆在沙苑田地會戰黄揆敗走王鐸表李克用為東北面行營都統二月黄巢

軍敗食盡，待為逃遁。計那時李克用正攻打華州，黃巢發軍十二万向藍田路把隘，遣尚讓去攻華州。李克用共王重榮發軍前來迎敵，尚讓大敗而走。李克用乘勝進軍渭橋，每夜使部將薛志勤、康君立潛地入長安城裏，將糧草焚燒，斬虜而歸。巢衆驚駭，以為神兵。五月，李克用會合忠武將龐從、河中將白志迁等統軍前進，迫近巢賊軍營，在渭南田地裏下營。遣人寫書與黃巢索戰。李克用便打扮出陣：

頭戴金水鍍金盔，打正兕狻猊介冑，向銀粧束身，御劍持鞭。豹前又珉猖鳳凰徽盤尾梢纓子，捻壺鞭靴在波藏鞍之右。面上金光閃閃，手中雪刃輝輝，鞍心一拍，甲裙開，勝騁身攏靴入鐙。

那黃巢如何打扮：

三叉淡金冠，叩牙朱蹀躞，斜袍毛衣，鞔鞾當波，袴沙柳木程前，手拘鐵槍，騎一疋嵌耳綠賀拔襆蹄戰馬。

三聲鼓響，砲石打不到處，兩陣員一員將軍出陣，兩馬打話。那黃巢問道：「對陣有甚人出頭，自顯開姓字？」李克用出馬答道：「咱是沙陀昌的兒子獨眼龍。黃巢，汝是叛賊，昔吾會事之時，求乞歸降，兩國兵。若執迷不反，待擒汝赴闕，鞭屍斬汝萬段，以謝天下生靈。」黃巢聞說大怒，更不答話，交馬便鬪。黃巢鬪〻一陣，返走之，少敗又收被。克用并殺會忠義、成義、義武兩軍相雜追擊，黃巢軍大敗，仔斬殘盡。黃巢僅與數十騎將宮室燒了，望走。一日之內三次大捷。李克用統軍入長安城，收將金寶財帛物，並兩路。克用領軍士卒取追趕稍緩，黃巢遂得逃去。時李克用年才二十八歲，於諸將中年紀幼小，兵勢最盛，破黃巢功在諸將之上。有一目微眇，軍中皆號做獨眼龍。朝廷降詔除李克用同平章事，將巢偽相崔璆斬于市。昔巢令

詔曰

我太祖創業借突厥之援，以興王子小子遺內多殺復于沙陀之力，以破賊黃巢。肆為不道，遂使九廟腥羶，生靈魚肉。上天悔禍，一日三捷，李克用之功居多，甚宜授克用同平章事，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李克用得詔，望闕謝恩，犒設軍士了當。那時分朱溫為見黃巢

兵勢衰敗已将同華二州来詣王鐸軍前歸降朝廷授朱温做河東行營招討副使賜名做朱全忠中和四年四月黄巢收拾潰軍尚數万進圍陳州攻三百余日趙犨兄弟与巢能戰大小数百合巢軍圍城轉急周岌時溥朱全忠等皆使人来李克用処告急李克用會合許州汴州徐州兖州四州軍馬及部下番漢軍五万人在陳州城下与尚讓在太原接戰尚讓敗走巢所得尚讓已走即日解圍遁向汴州路去五月大雨平地水漲三尺黄巢軍營被水渰了又所得李克用大軍將到遂引兵向東北遁去尚讓將騎兵五千進逼大梁城下朱全忠使人告李克用求救李克用將兵趕去到那中牟北地名王滿渡夜賊軍半渡縱軍掩擊殺虜一万余人賊軍大潰尚讓帥衆来降黄巢收千余人奔兖州克用追至冤句不及因獲巢幼子及乘輿服器符印及所擄男女万余人遂進軍到汴州屯軍城外朱全忠差人固請克用入城送克用到上源驛宿頓開筵大會正是

蒲萄金[illegible]浮綠蟻　當筵歌拍捧紅牙

那朱全忠排辦茶飯請李克用飲宴酒酣後克用乘酒使性氣說了幾句大話朱全忠心下不能平從宴罷從行的皆醉了有宣武將楊彥洪密地与朱全忠商議將車填塞了道路遣軍將上元驛圍了那李克用正在醉中鼻鼾如雷之地侍從人薛志勤史敬思与全忠諸軍格鬭郭景銖扶克用匿床下以水沃克用面得他甦醒後告其事變克用張開目手握一張弓走起只見煙焰騰空恰好得一陣大雨霍霍電光天地昏暗薛志勤扶李克用帥左右數人跳過驛墻突圍走出乘電光中逃去史敬思在後拒戰為乱軍殺死朱全忠誤將楊彥洪射死了李克用与薛志勤幾个縋城而下那克用的妻劉夫人多智略左右之歸的未告事变夫人立斬之陰召大將約束軍士不得諠動次日天明李克用要勒兵攻殺朱全忠劉夫人勸道若擅起軍相攻天下誰知曲直莫若往朝廷告訟則彼自无辭克用听從其言移書譙責朱全忠全忠回書道

前日之変全忠初不之知乃朝廷遣使者与楊彥洪商量大令彥洪既已伏辜願明公諒察

李克用即日引軍還晉陽那時有李嗣源的乃是胡人名做邈佶
烈本无姓在軍中驍勇无比年才十七歲從李克用在上源驛衝
突矢石之間畧无所傷克用收為養子命名喚做嗣源中和四年
七月李克用奉表自陳告訴朱全忠上源驛謀殺的事其表曰
臣李克用沙陀一茵長耳父子遭遇大唐恩眷秉節藩方頃
仗天威收復長安使元兇授首宗廟再安无非　皇帝陛下
威斷神武臣何力之有焉臣帥兵歸鎮便道亦梁朱全忠邀
臣入城館置於上元驛俟臣酣醉使裨將楊彥洪等縱兵圍
劫陰欲殺臣為巢賊報怨臣部下將佐三百余人并所帶牌
印一时被朱全忠乱軍劫去臣切見朱全忠乃黄巢余孽陰
狡偽賊異日必為朝廷患夫救焚者銷之於曲突徙薪之时
者易為力若及燎原而後撲之則焦頭爛額矣治癰者療之
於血氣方凝之时者易為功若及潰爛而後治之則腐肉傷
肌矣臣愚欲望　聖斷遣使按問削全忠官爵臣願奉詔帥
本道兵討之為国家銷患於未萌誠万全之卒也臣昧死拜

言伏候　勑旨　中和四年七月二十日臣朱全忠表上
廷不得克用所奏不堪不能治以朱全忠之罪克用前後表凡八上
乃遣楊復恭奉使李克用軍宣諭聖旨
詔云覽卿所奏深知卿冤国事方殷姑存大体朕為卿和解
已遣使諭朱全忠矣廉關結友誼寬交雖先国事而後私怨
也今遣楊復恭賫詔旨朕深望卿慕廉藺寇賈之事焉就賜金
奩合二隻犒軍錢五十万緡帛五百疋秋涼宜不多及
李克用見那詔書不從起兵之請終懟之不平便有攻伐朱全忠
的意八月進李克用爵為隴西郡王光啓元年十月田令孜遣那
朱玫李昌符合軍攻打河中王重榮請李克用処求救克用正怨
朝廷不問朱全忠上源驛的公事練軍買馬結托諸胡說攻汴州
報重榮曰待吾先滅全忠掃除此寇鼠輩如拉敗葉耳重榮再遣
人求救曰若待大王自関東還吾為所虜矣不若先除君側小人
退擒全忠何難之有李克用乃上表干朝
表文云朱玫李昌符凶德交参曾与朱全忠相為表裏欲共危

臣臣不自救死无所矣已聚集蕃漢兵十五万取来年大举
入河此討平二鎮不近京城保无驚擾伏乞二鎮已平殄殲全
忠少雪上源驛之耻臣昧死奏聞伏候 勅旨
光啓元年十月 日臣李克用 表上
僖宗覽克用所奏遣使諭旨和解克用不奉詔十二月与王重榮
合軍進屯沙苑与朱玫李昌符戰玫昌符敗走李克用進軍迫近
京城田令孜奉僖宗車駕幸鳳翔鳥才离長安而宮室坐衆悉為
乱軍焚掠一空○光啓二年正月李克用軍還河中与王重榮同為
自表奏請僖宗還宮因数田令孜罪狀乞正典刑僖宗皆不省視
田令孜引兵入宮門劫僖宗幸宝雞從者才数百人宰相百官皆
不之知也朱玫李昌符統邠岐之兵追逼車駕金鼓之声震動天
地田令孜迫僖宗离宝雞使王建将五百人各执長劍為前驅僖
宗将傳国宝授与王建背負以從登大散嶺李昌符縱火燒閣道
王建扶掖僖宗從煙焰中躍過六月朱玫立襄王煴權監軍国事
朱玫遣使者到晉陽賜李克用詔言主上已晏駕吾為藩鎮所推

今已受册克用大怒焚詔書囚使者遣使上表移檄進討詔揚守
亮將兵二万出金州与王重榮李克用共攻朱玫文德元年二月
張全義統軍襲攻河陽李罕之奔澤州詣李克用軍前告急求救
李克用遣將軍康君立督馬軍七千人助李罕之攻張全義全義
詣朱全忠軍求援全忠遣丁會統兵救全義丁會与李存孝交戰
存孝敗康君立引兵還昭宗龍紀元年六月李克用大發兵遣李
罕之李存孝攻伐孟方立取磁洺二州進取邢州孟方立自飲藥
死李罕之還軍於上黨就邢三垂岡置酒伶人奏百年歌至于衰
老之際悲歎慢切坐上有垂泣者李存勗方五歲在克用侍側乃
抚髯道大丈夫當從少年立功名何為悲悽於聴京邪克用慨然
道此奇兒也後二十年必能代我戰于此地也諸將立邢方立的
弟孟迁為留後求救於朱全忠全忠使王虔裕将甲士数百人赴
援大順元年二月李克用取雲州不勝而還四月張濬因楊復恭
以進復附田令孜而待復恭寖疎昭宗知張濬与楊復恭有嫌隙
特用張濬為宰相濬每以謝安王導自比李克用甚輕忽之所待

濬拜相謂詔使道張公好處談而无實用傾險小人也主上采虛
名而相之他日必能交乱天下濬所得克用這言語深恨之那時
有赫連鐸李匡威附會首朱全忠皆以誅李克用為請昭宗令省
臺四品以上官員會議皆以為不可發兵討李克用獨有張濬孔
緯兩个坐敢起兵乃下詔削奪了李克用的官爵濬奏給事中牛
徽做行營判官徽所得此命嘆曰国家喪乱之余无事而横挑疆
寇吾見其顛仆也　以疾辭不行張濬陛辭日大言道侯臣先除外
憂然後為官家除內患蓋指揚復恭也復恭所得這說就長樂坂
置酒与濬餞別復恭把酒勸濬濬不飲却不道

勸君且盡一杯酒　西出陽關无故人

濬不肯飲復恭却罵濬道相公仗鉞專征得恁地作態麼濬道
侯平賊歸日方作態也復恭深忌之八月官軍到陰地關朱全忠
使驍將葛從周帶馬軍千人竊地從地名壺關夜抵潞州城下突
鬭入城張濬使招討副使孫揆赴鎮八月离晉州起行李存孝領
[illegible]孫揆將到將馬軍三百人向那長子西谷中藏伏了拿却孫揆

及中使韓歸範將檻車囚揆送与李克用軍前克用表孫揆做河東
副使揆道咱是天子大臣兵敗拿至此分甘一死豈能低首下公
伏事一个鎮使克用大怒令左右將鋸解開孫揆只首鋸不能入
揆罵道死狗奴鋸人當用板夾汝不曉耶乃令以板夾而鋸之
至死罵不絕口九月朱全忠遣軍圍澤州大呼李罕之謂曰張相
公圍却太原葛從周執了潞州旬日間沙陀无穴自藏相公怎有
生路會李存孝統軍五千至澤州選馬軍五百人繞了汴軍營大呼曰
我即沙陀來求穴的欲得你軍肉以飽我士卒若有肥的可令出
戰汴軍驍將鄧季筠出戰被李存孝就馬上活捉過來汴軍大潰
存孝乘勝攻懷州葛從周弃城而自遁李克用授康君立做昭義留
後李存孝欲汾州刺史以不得昭義憤怨遂有叛意十月官
軍出陰地關李克用使李存孝將步軍五千就趙城下寨韓建使
壯士三百人夜襲存孝軍營被存孝設伏兵了出戰建兵大敗存
孝乘勝直抵晉州西門張濬出馬交鬪大敗而走之歸城閉門拒守
會存孝統軍攻取絳州張濬韓建帶輕騎逃遁李克用遣韓歸範

還朝附表訟冤

表文云臣李克用父子三代受恩四朝破龐勛於憲宗之朝剪黃巢於先帝之世黜襄王存易定使皇帝陛下今日冠通天之冠佩白玉之璽臣之力居多焉若以攻伐雲州為臣之罪則拓跋思恭之取鄜延朱全忠之侵徐鄆何獨不誅賞彼誅此臣豈无辭今張濬既已出師則臣固難束手待盡已集蕃漢軍五十万欲直抵蒲潼与濬格鬭若臣不勝甘當削奪不然輕騎叫閽頓首丹墀訴姦回於宸座納制敕於朝廷然後自拘司敗恭俟鈇鉞大順元年十月日削奪官爵沙陀舊部李克用表上

昭宗覽克用所奏与朝廷會議莫不驚駭那時張濬韓建軍敗孫揆被擒大臣深以為憂乾寧二年正月李克用再上表

表曰臣切見張濬以陛下万代之業邀自己一時之功知臣与朱溫深仇私相連結臣今身无官爵削奪已盡身是罪人漂流蕪延不敢復歸藩方且就河中寄寓進退行止伏候指揮

昭宗得克用表貶張濬孔緯遠州安置復李克用官爵使歸晉陽舊鎮二月張濬奔華州依韓建与孔緯密地求救於朱全忠上表訟其冤朝廷不得已畏全忠亦獻姑聽自便仍斥之克用為中書令貶濬為繡州司户初邢洺磁三州留後李存孝与李存信俱是李克用的假子克用寵愛存信那存孝欲立大功取重於克用存信又讒譖於其間存孝懼及禍密地与王鎔朱全忠交結朱全忠上表稱李存孝以邢洺磁三州自歸乞賜旌節及會諸道軍馬進討於李克用朝廷詔授李存孝為三州節度使不許會兵攻伐李克用圍邢州鑿塹築城以守之邢州城中食盡李存孝出見李克用泥首謝罪克用將檻車囚繫以歸用車裂於牙門乾寧二年王行約李繼鵬王行瑜李茂貞等作亂昭宗車駕幸石門鎮避亂七月李克用帥蕃漢軍十五万迎車駕還宮李克用駐兵華州遣其子李存勗奉表詣行在問起居存勗年才十一歲使之獻捷于京師昭宗奇其狀貌非常賜鸂鶒酒巵翡翠盤等撫存勗背道此兒可為國家之棟梁他日必為吾家盡忠善自愛重解所

佩玉帶賜右番助就授李克用為招討使進討王行瑜十一月王行
瑜自將甲士五千人在龍泉寨坚守李克用攻擊頗急王行瑜
走入邠州克用進軍將邠州城圍了行瑜登城号哭謂李克用曰
行瑜无罪所有脅迫輿駕的事皆是李茂貞李繼鵬等所為行
瑜即无干預頭大王移軍問罪鳳翔行瑜願束身歸朝毋煩大兵
迫刃李克用答道王尚父何為過恭咱受天子詔令討三賊臣尚
父亦預一人之数今若束身歸朝非咱每所敢專制行瑜度不能
免禍乃挈妻孥家小突圍去●遂李克用入邠州封了府庫撫安居民
不兩日王行瑜自為部下將殺了傳首送克用軍前十二月詔李
克用進爵為晋王賜衣甲馬鞍乃箭各一副金線戰袍金帶一條
手刀銀纓槍戰馬一疋仍賜御書大旗上面寫着精忠備国晋王
李克用九个字令行師之際建之李克用遣掌書記李襲吉奉表
入謝表文云
臣李克用順仗天威進兵誅討三賊臣李繼鵬王行瑜一殄
已行授首獨李茂貞　兵鳳翔尚逭天誅臣待罪外鎮未能
宣国威鑾輿致車駕蒙塵生靈塗炭死有余罪敢逃司敗之誅
陛下不以臣為无似下詔進討国賊未除先蒙　恩賞臣願
得依近　清光上禀　睿筭不勞調兵止以本軍進討茂貞
贖官之咎若家　睿旨允臣所奏當剋期取勝不旬日間當
致茂貞之首懸於闕下取　進止乾寧二年十二月臣李克用表
昭宗与貴近官員一処商量怕茂貞滅後沙陀軍勢寖盛朝廷不
能制伏昭宗乃賜詔褒嘉
詔曰覽卿來奏備見忠忱良用嘉嘆不臣之狀行瑜為甚已
就誅夷茂貞韓建自知悔罪再貢相継乞從赦宥且宜休兵
息民卿久在兵間跋涉驅馳軍士良苦可即還鎮免行朝覲
如茂貞等長惡不悛旅圖再舉故茲詔諭卿可悉之
李克用既奉詔不敢再進軍未免排辦茶飯看待詔使酒酣克用
謂使者曰咱觀朝廷意向似疑咱有異心但茂貞不除関中无寧
息之日咱到此取闕庭不遠豈可不見天子一面有那将佐蓋寓
進言道天子還宮席未及暖人心尚懼兀自未安大王若提兵一

度渭橋京都又復驚駭大王此行重在勤王不專為朝覲行也既
肆 詔勅免朝不若斂兵回鎮克用笑曰蓋將軍尚不欲咱入朝
况天下之人乎復命書記草表 以上
臣李克用箚奏 詔勅令臣帥所部兵依舊還鎮仰承 天
恩地覆之恩自合即日就道然區區之愚忠謂洛迩王朝去
天咫尺字欲一望清光面陳除兇雪恥之策復奉 詔旨免
行朝覲謹具表稱謝伏乞 睿照 乾寧二年十二月 日
臣李克用表謝
李克用帥所部軍還鎮初李克用往渭北下營李茂貞韓建懼為
攻擊事朝廷甚恭朝貢不絕及李克用還軍後貢獻斷絕表章數
有驕慢語三年七月李茂貞進軍侵逼京師昭宗車駕出幸華州
八月詔建移檄諸道在天下輸糧草詣行在李克用聞變乃長嘆
曰去歲若從咱說焉有今日之禍乃徵諸道兵馬入援有幽州節
度劉仁恭以契丹入寇為辭无出兵的意李克用移書責以
[illegible]書抵毀福罵將使者囚繫克用怒自統兵擊劉仁恭
[illegible]陵其將單可及迎戰是日大霧兩兵交馬單可及佯敗奇兵
師伏了兵馬在林木內嗣昭引克用追趕可及至伏兵四出克用
馬跌單身牽將馬奔入一林中去將身隱匿其馬作嘶叫聲克用
從騎其馬道若咱每也有太原則馬不得嘶鳴馬果不嘶亂兵搜
索不得乃免禍至天復二年二月朱全忠使氏叔琮朱友寧統軍
三十万進攻周德威李嗣昭軍營那時汴梁軍連亘數十里下營
晉昌陽軍馬止有數万那周德威連戰數合力不敵與氏叔琮
朱友寧乘勝進軍攻打河東取了慈州汾州隰州圍却晉陽又打
西門李克用召諸將會議待走入雲州李存信待北走韃靼求援
有李嗣昭周德威及李嗣源皆道兒輩在此自能固守大王不可
為此謀怕人心動搖不便當劉夫人亦進前阻當李克用乃居數
日收拾潰軍李嗣源共李嗣昭不時將帶敢死士偷劫氏叔琮朱
友寧軍營屢得勝捷那時朱全忠在河中忽一夜得个夢道全忠
与李克用兩个厮搏全忠被克用搏倒有黑蛇將全忠腿上嚙與
痛醒心腹因此覓來占知這夢不祥以早急寫文字將那氏叔琮

朱友貞所將軍馬盡行抽回值大水交疫卒軍殺傷病死過半友
寧等軍回李嗣昭共周德威又將騎兵赶殺一再取了慈州隰州汾
州三州自此李克用与朱全忠不交爭者數年天復二年八月朱
全忠弑昭宗立太子祝為皇帝至昭宣帝天祐三年十月劉仁恭
差使命往河東求和往返數回克用嫌劉仁恭變詐反覆初不
許和那克用的兒子李存勗諫道今天下之勢歸朱溫的十之八
九自河以北与朱溫為敵者独河東与幽滄耳今不与之幷力攻
守豈河東之利哉英雄圖大事的不顧小怨他甞困我今窮蹙來
歸我又赦其急此孔子所謂以德報怨是也克用聽其言乃許劉
仁恭通和發軍三万人赴晉陽天復四年梁王朱全忠改名晃弑
皇帝奉唐帝徙洛陽王天祐五年正月晉王李克用病篤周德威
等以所部軍在地名亂柳下屯兵命其子李存勗曰吾子存勗志氣
遠大必能成吾事与吾乞汝等善為導之今以亞子累汝輔翼亞
子者存勗也小名也克用又顧李存勗曰嗣昭以厄重圍吾不及一
見之矣待葬後汝宜竭力救之道罷而卒存勗哀哭不非常克寧

入曰將士欲來謁賀夫人太夫人在於不[illegible]用兵哭也存勗出
襲位為節度使李克寧帥諸將來賀存勗乞以軍事委之李克寧
五月李思安圍潞州久不下李嗣昭閉城堅守資用將盡潛遣
使諭嗣昭降嗣昭將詔書焚毀斬却來使梁[illegible]李克用詐死詔
兵還大梁晉王乃大閱軍士投丁會為都招討使帥周德威等趨
晉陽路州晉王上黨行軍三垂岡因謂曰此先王置酒處所也
就這裏藏了伏兵次早大霧漫之地下日昼瞑俱兵行霧中直到
夾寨下營晉軍兀自睡困未起晉王命李嗣昭周德威分兵做二
道填却壕塹焚燒營寨鼓譟而入梁軍大敗喪失將校四十余人
資用器械粮食山積皆委弃而遁周德威乘勝攻澤州梁統軍牛
存節引兵救解晉王帥大軍歸晉陽且休兵行賞天祐七年十二
月梁朱晃進軍逼鎮州就柏鄉下寨趙王鎔告急於晉求救晉王
遣將帥五千人赴趙州与周德威合軍因拿得梁之樵樵者問之
曰曰梁之兵飭上將道鎮州虽用鐵為城必為我取之晉王令趙
進軍抵柏鄉三十里下營遣周德威帥馬軍逼梁軍營不時出軍

挑戰梁軍堅壁不出周德威謂李存勗曰梁人无鬪志但欲逞兵耀武不挫其銳則何以決勝乃呼其軍謂之曰梁軍皆汴州屠沽販鬻之夫衣甲雖鮮明人无鬪争的意汝曹生擒一夫則足以自富也德威乃帥精兵千余人合戰追赶至野河而止晋王卧帳中德威往見張承業謂曰大王驟勝而輕敵今去賊營不遠只隔一水彼若造橋以迫我則我軍不利不如且退屯高邑誘賊離營彼出戰則我帰營彼帰營則我出挑戰仍遣輕騎抄掠糧道不出旬月必破賊矣承業入卧內手褰帷帳扰晋王曰如今怎是王安寝之時強敵對壘適梁兵有降的来道梁軍止造浮橋果如周德威所料是日拔營退守高邑至天祐十年十一月盧龍幽滄等州皆帰於晋劉守光請降晋王疑其反覆不受復求救於契丹契丹知其无信不出兵救援晋王大軍將至城下劉守光登城謂周威道俟晋王至我但開門泥首俟命耳及晋王單騎抵城下謂守光曰朱温篡逆我与公合河朔鎮以興復唐室公遂為謀不善亦要李他往暑且亦負足兩帥皆俛首事之遂為盟主遂不知恤故有今日之禍大丈夫做事須決擇个成敗所向公今何爲守光進曰守光今日乃爼上肉也惟大王哀公王憐之所弓箭爲誓云但出城相見吾不汝害也是夕守光愛將李小喜縋城出降且言城中力竭食尽晋王趣督諸軍四面攻城擒劉仁恭晋王入幽州劉守光挈妻子逃去晋王授周德威爲盧龍節度使李嗣源爲振武節度使且説那劉守光將奔滄州路道去前行迷失道路被人拿了送晋王軍前晋王犒設軍馬了統大軍起發將劉仁恭共劉守光兩父子造首兩个檻車因自寫个露布於捷旗上　露布云

劉仁恭父子縱惡召篡附會賊臣傾覆大唐之社稷淩虐天
唐之生靈假降忽叛變詐多端百姓爲之离心義士爲之切
齒勢窮力屈束手就降倘追天誅无以律衆其因檻車管押
赴先帝廟以听処分

將劉仁恭的父子因於露布之下諸軍爭唱凱歌往晋陽可謂是

馬敲金鐙響　人唱凱歌回

晋王將劉仁恭父子向晋王太廟裏獻俘縛將劉守光就太廟前

斬了臨行刑时分刘守光大呼曰教守光莫降者乃李小喜也小
喜進前怒目瞋視刘守光叱之曰汝內淫父妾姦污弟妻行如禽
獸這事是也是咱教汝麽晉王嫌小喜面罵其主可謂无礼乃將
李小喜先行斬了然後却將刘守光斬了却留將刘仁恭荷枷往
至代州先剖仁恭腹取其心刺血以祭先王之墓祭罷押赴軍前
斬之天祐十一年趙王鎔王處直各遣使推晉王為尚書令晉
王三讓然後受命始設開府置行臺並設屬官等一如唐太宗為
尚書令故事天祐十二年梁天雄節度使楊師厚矜誇己功置二
軍号做銀槍效節都有數千人以為衛從還旧时牙兵之盛及楊師厚
死梁主以賀德倫為天雄節度使分却六州做兩鎮梁主怕魏人
不服先遣自刘鄩將軍六万渡河張那形勢脅服其衆魏兵不願
分從諸軍謀作乱縱火大噪焚燒抄掠百姓財物又早入牙城
劫將賀德倫置樓上那張彥乃效節軍將校自帥其黨拔刀在手
禁隔牙士劫掠的梁王使供奉官扈異入魏陣撫諭許張彥刺史
張彥意欲三州節度梁主不許再遣使命到彥軍前張彥將詔
書裂碎擲地上手把那戟南向指罵朝廷謂賀德倫道天子愚暗
聽人穿着鼻成个甚麽朝廷逼劫賀德倫[illegible]不能制伏
獻書於晉王求救晉王尚疑魏人变詐未肯同往遣軍趕德倫遣判官司
空頲賚書與晉王將分二十万為晉王犒設望晉王早為寄地向晉王說張彥凶狡
難制願晉王大軍到先除這凶賊晉王乃進軍就永濟縣駐張
彥是銀槍效節都軍士五百人自防衛來謁晉王上驛樓責張彥
道你恃凶悍陵辱主帥殘暴百姓咱今舉兵至此本欲撫安百姓每
非是貪求土地你雖於我雖是有功終不可不誅你以謝魏之百姓
遂將張彥并其黨七人就軍前斬訖余衆莫不股栗恐懼晉王召
其衆曉諭道凶惡之罪止坐八人余各安心咱元所問你等當竭
力為我爪牙共立功名衆皆呼万歲羅拜明日晉王使張彥銀槍
效節都軍卒擐甲執兵在馬後隨從衆軍皆安穩无疑梁王聞晉
軍已到退就楊刘城駐劄六月晉王統大軍入魏州城賀德倫捧
印節來獻与晉王晉王曰孤從遠來只為撫安百姓非欲貪土
地取符節也德倫又拜跪道今梁寇密邇人心皇皇德倫勢孤形

弱何以統服軍衆恐怕事出不測怎不有負大王恩德晉王乃受
印節讓偏師將兵稱賀晉王承制授賀德倫做大同節度使是時
銀槍效節都驕横尚未接伏晉王使李存進爲天雄都巡檢使出
令道軍中有訛言煽惑人心及強奪百姓一分的皆拿赴軍前梟
首市曹由是一城肅然无敢犯的七月晉軍近夜偃旗息鼓使軍
士各銜枚以進攻龍德澶州其刺史王彥章正在刘鄩軍中晉軍入
獲彥章的妻子家小晉王好生待遇他遣人招誘王彥章歸晉彥
章怒罵道人死留名豹死留皮大丈夫怎肯負人恩德咱斈取漢
將王陵寧後以家人爲意遂命斬其使者示无歸晉心晉軍遂將
其家口二十余人殺訖且說那王陵乃漢高祖时沛人聚黨居南
陽以兵衆歸漢楚王捉却王陵的娘來向坐欲招王陵回心向楚王
陵的娘向使者道我聞漢王長者終得天下爲我語陵休爲我懷
持二心遂伏劍而死王彥章也是這般的肚腸那裏更顧惜家小
也却說晉王往魏縣勞軍自帥馬軍百余人沿河而上要覘覰刘
鄩軍營因天時陰晦下雨塵霧昏迷却被刘鄩將五千軍在河曲

曲地裏埋伏了四面鼓譟圍了晉王數重晉王躍馬大呼所向軍
皆披靡九十人敢与接戰有裨將夏魯奇操短兵盡力死戰從
當日午时鬥至申时突破數重圍得出纔喪失了馬軍一人晉王
喜夏魯奇驍勇因賜魯奇姓名爲李紹奇使专陞轉官爵那时刘
鄩伏兵要陷晉王又不能成功尋思道晉之精兵尽在魏州晉陽
田地裏必无軍馬把守要密地去攻襲晉陽乃引兵從黃澤一路
投西去晉王疑刘鄩數日不出戰遣間騎覘探只見有旗幟沿城
往来晉王道刘鄩一步百計再使人去覘覰乃是刘鄩將芻草縛
做人形手裏执旗縛在驢上相連續而行晉王知得刘鄩這計策
料想他去其軍才及山下亟還馬追趕奈天时雨水淋漓深三
二尺許士卒墜落溪谷死的十之二三晉王遣李嗣恩不分明夜
遙入晉陽城治兵备禦刘鄩軍馬遠路糧食已尽又听得晉軍有
備又有追兵斬起在後周德威見說刘鄩統軍西上自幽州統軍
馬一千人來到地名土門刘鄩整衆軍下山在宗城屯駐士馬死
的過半待豫守臨清扼絕晉軍糧道德威急忙趕至南宮將刘鄩

軍下千條的拿來斷卻手臂而縱之去使與刘鄩言臨清已被周
侍中早據了也又早德威攻掠刘鄩營而過據守臨清刘鄩遂引
軍向莘縣下寨掘塹固守晉王就莘縣西三十里頭下營一日凡
鬭幾合刘鄩跪運粮食不継晉軍不住挑戰梁主降詔責刘鄩偷
安不戰八月刘鄩將步騎万余人進迫鎮定軍營晉李存審又將
馬軍二千攻之刘鄩敗走晉軍俘獲千餘人以帰天祐十三年刘
鄩帥大軍攻晉魏州堅守城壁不出戰晉王素由李存審守軍營自
往貝州巡旁軍士声言統軍帰晉陽刘鄩听得奏聞梁主請發兵
攻襲魏州梁主勅令濮州刺史楊延直將万人會魏州次日刘鄩
悉出軍衆与楊延直合軍李嗣源出軍索戰晉王自將大軍從貝
州來李存審引營中軍馬躡其後刘鄩一見驚駭便收兵䏻道晉
王追擊於後到故元城田地東向西北上排着一个方陣李存審
就東南上也排着一个方陣刘鄩向那中央排着一个圓陣四面
受敵合戰稍久梁軍大敗步軍七万餘人殺死殆尽刘鄩突圍走
渡河退保滑州梁匡國節度使王檀奏與梁主請發河西兵攻襲晉

陽奄至城下晝夜急攻有代北舊將姓安名金全自太原來謁見
張承業曰晉陽乃国家根本之地若失晉陽則大事去矣僕雖年
老尚堪一戰請以庫甲見授為明公擊退梁冦承業即開庫將其
自取鎧甲金全帥其子弟軍得數百人夜出攻梁軍梁軍大驚退
五十里下營李嗣源亦遣牙將石君立將馬軍五百人兼程早離
上黨晚到晉陽城下大声疾呼曰昭義侍中大軍到矣遂入城与
安金全等分軍出諸軍擊梁軍天祐十四年契丹阿保機自称皇
帝国人号之為天皇王以妻述律氏為皇后晉王經營河北欲結
契丹為援常事阿保機為叔父述律后為叔母會晉王弟之李存
矩為威塞軍防禦使在新州驕惰不治侍婢干預政事裨將盧文
進与小校宮彥璋士卒等謀殺叔李存矩帥其衆奔契丹盧文進引
道契丹軍攻新州甚急刺史安金全弃城走之周德威合河東鎮定
之軍攻之阿保機自帥三十万來救德威大敗奔帰契丹乘勝進
圍幽州城盧文進誘其攻城周德威遣使告急晉王召諸將謀之
李嗣源李存審閻寶等勸晉王救幽州晉王喜曰昔太宗得一李

諸尚猶顉利今吾有猛将三人尚何怕契丹哉即日命嗣源將兵
前進閻宝与存審統鎮定之軍継之　那時幽州被圍已二百余日
城中危困已甚李嗣源帥馬步軍七万人會于易州李存審道彼
衆我寡契丹多馬軍我多步軍若平原曠野相遇契丹将万騎犯
吾陣則步軍潰敗矣李嗣源道契丹无輜重我軍必載粮食自
隨若平原曠野相逢契丹抄掠我軍粮則我軍不戰而潰不若取
路從山中潜進取幽州路而去設或中路与契丹軍相遇則拠險
要以拒之定計後遂将馬軍三千人与從珂軍為先鋒到幽州六
十里頭下寨進至地名山口契丹以馬軍万人拒之於前将士皆
驚愕失色李嗣源獨将馬軍百余人先犯陣出馬免冑揚鞭用胡
語与契丹打話道是汝无故犯我边塞晋王使我統百万之衆直
趍西樓滅汝種類說罷躍馬奮檛三入契丹陣斬訖酋長一人後
軍相継殺進契丹兵退却晋軍方得出李存審下令吏軍人各伐
樹木為鹿角每一人持一枝到止宿処則編以為寨契丹馬軍繞
寨前過寨內軍發万弩射之人馬死傷積尸滿路嗣源等入幽州

繕城修備守之具晉王出征数載凡軍府政事一切委重於監軍
使張承業晉王或時索錢蒱博及給賜与伶人承業每靳惜不与
晉王令兒子継岌為張承業舞承業将帶馬贈継岌晉王指錢積
語曰和哥无分用度宜与一積錢承業曰郎君纏頭皆出自承業
俸祿纏頭与今人說利市一般此錢乃大王畜以養戰士的承業
不敢私下破用晉王怒顛詬罵承業承業作色而言曰僕老勑使
耳惜此庫錢欲佐大王成伯業也大王既不受惜可自取之何必
問老僕只恐怕財尽人散无所成就耳王顧李紹榮令討劒來承
業起將手挽王之衣曰老僕受先王顧託誓願為国家聚財練卒
誅這汴賊若以愛惜庫物遭大王殺死僕見先王於地下面无愧
色矣曹太夫人听得這事急召晉王々々入宮太夫人使人謝張
承業道兒子忤觸特進已行安居矣特進晉之官名也明日与晉
王俱到張承業居第謝過遂承制授張承業開府儀同三司左衛
上將軍燕国公承業力辞不受終身只稱唐朝官稱盧質好飲酒
為人輕率驕傲王頗恨之承業乘間從容為晉王言曰盧質數无

礼請為大王除之晉王曰吾方招納賢士共成功業七哥何為出
此言張承業起身賀曰大王若以此存心何患不得賢才何憂不
得天下也十一月晉王聽得河水合大喜曰咱用兵數歲為一水
限斷不得度河今河水自合正与漢光武滹沱氷堅相似得非上
天贊我晉王之機會否話說東漢光武南馳傳說王郎軍兵
在後諸軍皆有恐懼的心及至滹沱河有候吏還報河水澌流無
舡怎生得渡官屬憂恐光武遣那王霸馳至河探聽虛實恐驚動衆
軍託言氷堅可渡光武因笑道候吏果是謊說及到河次河水果
合光武諸軍乃得渡河有數騎過未了而冰解王霸謝道明公至
德故神靈之祐雖武王白魚之瑞何以加此光武謂官屬言王霸
權變以濟事亦天瑞也晉王聞氷堅乃引此事自比於是統大軍
急趣魏州梁軍有甲士三千人屯駐楊劉城於城十數里柵寨相
連為晉王攻拔楊劉城梁王才欲行南郊礼聽得楊劉失守軍中
訛言傳說晉軍已入大梁梁王驚駭罷却郊祀奔歸大梁天祐十
五年正月梁宰相敬翔諫梁王曰李亞子繼位以來攻城野戰無

不身親矢石近日攻打楊城自負束薪為士卒帥先所向無与
抗敵陛下宴安自如疆土日蹙臣有以知陛下非亞子之敵也梁
主反以敬翔為怨望不聽其諫梁遣謝彥章攻取楊劉彥章但決
河水以限阻晉軍晉王謂德威曰梁軍初無戰闘之意但欲阻水
以老我師耳當涉水攻之晉王身自負柴薪填塞河水諸軍褰甲
橫槍而進闘經數合梁軍敗走殺死溺水河水為之不流八月晉
王謀大舉伐梁周德威統幽州馬步軍三万李存審李嗣源王處
直各將馬軍二万奚契丹吐谷渾等并河東魏博之兵六會于魏
州在地名麻家渡下寨晉王欲自將馬軍万人直趨大梁周德威
諫曰梁軍尚全輕行挑戰未見其利王宜按兵不動德威自以騎
兵擾之使不得休息乘其疲弊可一舉而滅之也王曰公何怯哉
即以親軍先出戰周德威不得已從之梁將賀瓌排陣橫亘數十
里晉王帥銀槍都攻其陣衝擊十余里梁馬軍都指揮使王彥章
敗走入濮陽周德威追擊為梁軍殺死晉王登高丘收拾潰軍城
中有山賀瓌欲拠之晉王詔諸將曰今日奪得此山者勝乃帥馬

軍先登李從珂王建及将步軍継之遂奪得土山諸軍皆欲休兵
帰寨明日復戰唯閻宝李嗣源等曰宜乘梁軍日晩引退進兵攻
之王建及披甲横槊而進曰王但登山觀臣為王破賊嗣昭建及
帥馬軍大呼陷陣諸軍継至梁軍大敗殺虜三万余人梁敗軍走
至大梁且曰晋軍至矣梁主騐市人登城欲奔洛陽天祐十八年
正月魏州僧得唐傳国宝詣行臺来献那宝是黄巣當日敗破長
安時分魏州一僧名傳真者得之以為常玉将欲出市貨賣有識
宝者曰此唐朝傳国宝也當時藩鎮文諸将佐勸晋王即真称帝
令有司置玉造法物緣此得傳国宝詣将奏賀稱賀勸進蜀主呉
王屡寫書勸晋王称帝王以書出示将佐曰晋王太師亦當効先
王自帝一方先王謂余言昔天子幸石門时吾發兵誅朱温威振
天下吾若挾天子拠関中自作九錫禅文何難之有但吾家世忠
孝著於此生靡敢失節他日當念復唐社稷勿效朱温所為先王
此言猶在耳勸進之誠不敢聞命張承業所得此事上書諫晋王
書曰吾王世々忠於唐室救以老奴三十餘年撮拾財賦以

補兵馬誓滅逆凶復唐宗社耳今河北之干戈甫定朱温之
党猷猶存大王遽即大位殊非當来興伐之本意天下誰不
解体乎臣願王先滅朱温復列聖之深讎然後求唐之後嗣
立而君之南取呉西取蜀汎掃宇内合為一家大王有不世
之功讓之愈久則得之愈堅矣老奴之志无他但受先王恩
德至深欲為大王立万世之基耳
晋王荅曰不是孤有此意柰為群下迫逐何承業因仰天大哭謂
王曰諸将血戰本為唐朝今王自取之誤老奴矣是朱温未滅而
又如天下後世何老奴請自此辞大王去即日帰太原邑之成疾
不食而卒後人有一詩詠其道是

晋王立志本忠純　誓死羞為失節人
不共戴天滅梁寇　深期洗日作唐臣
紛緣諸将勤拳勸　猶詠老奴規諫諄
大宝来帰天所命　况於献玺有傳真

新編五代唐史平話卷上





新編五代唐史平話卷下

（詩曰）

稱尊享御謾君臨　辜負當年苦留心

身死伶人優戲手　秪緣批頰縱慆淫

話說李存勗襲位爲晉王已經一十三年當嗣位之時年踰弱冠麾下諸將皆是白首行陣之人晉王結以恩信斷以英武故能服真定并山東囊括漁陽包夆媯博黃馬渡河而朱溫殄滅偏師入蜀而王衍就擒如此所爲不負當來三矢告先王廟的素願使昕張承業苦口之諫却僭傳真之使說遲々歲月俟梁寇削平復唐社稷不然滅梁之後進承唐統庶有以自別於一時僭竊之徒盜干大位的可惜首志小氣驕矜功自大用宦官做監軍用伶人做刺史酷好伶人倡優之戲狎侮褻慢无君人之度故門高之弑樂器之焚亦是自取其禍也且說晉王從那天祐十八年正月得魏州獻到唐國受命之寶諸將一力僭勸進是時張承業未死晉王



以循揮之。六月，藩鎮陳請收用唐室舊臣。當有朱友謙遣蘇循詣
行臺。蘇循來到魏州，望見晉王府便下拜。人或怪之，循道："吾拜殿
也。"見晉王呼万歲，三舞蹈，垂泣称臣。晉王曰："吾与尔比肩事主，不必
用称臣。"蘇循曰："大王功隆德盛，天相人歸，自宜即真登極，以慰天
下之望，何用謙虛自牧以藩方自処乎？"王遜謝之。次日，蘇循又献
大筆三十枚，道做畫日筆。王得之大喜，即日命蘇循做河東節度
副使。張承業見其諂佞，深疾惡之。八月，張文礼作乱，遣閒使往契
丹求援，又遣使告梁主請兵。文礼妬忌趙舊將，多有无罪遭其誅
殺的。趙將符習統軍万人從晉王在德勝。文礼請於晉王曰："符習
有異志，不可信，願大王更用他將代却符習。"符習乃見晉王泣訴，
願留麾下，當效馳驅。晉王謂符習曰："晉与趙王同盟，誓攻討逆
温，義同骨肉，不擬一旦変生意料之外，禍起肘腋之間，吾痛念之。
您若不忘舊主之恩，能為之復仇否？若有意，我當發兵運粮助汝
報讎。"遣符習共部下將三十余人，聞得晉王待說以義，激發將士，
慟哭曰："大王果垂念故主，特命[illegible]以復讎，我等豈敢受命，
不敢煩霸府兵馬，願將所部軍與節下以為王氏雪恥復讎，雖
死亦不悔恨。"即日授符習為成德留後，命將校閻寶等將軍馬
助符習討張文礼。時張文礼腹患疽，驚惧而死。文礼的兒子張処
瑾接戰，敬瑭戰敗，中流矢而死。十月，晉王听得史敬瑭中矢死，後
鎮州未下，待要分兵去攻取鎮州。有戴思礼知得此意，悉引衆軍
乘其虛攻襲那德勝北城。晉王軍下一日捉得梁軍的奸細，具知
戴思礼有襲德勝城意，急命李嗣源在那北名戚城藏伏了兵
馬。李存審統軍在德勝北駐先，引帶数个馬軍誘思礼軍出戰。
未数合，存審佯敗走。梁軍不知其計，尽数出陣追殺。是時晉王自
率馬軍三千人，皆披帶鐵甲，和伏兵四面掩殺梁軍。大敗，喪失軍
馬二万余人。十一月，晉王分付着李存審、李嗣源把德勝固守，自
統軍馬攻打鎮州，經十余日不勝。張処瑾使韓正时突圍趁定州
求救。晉軍追趕拿將韓正时殺了。天祐十九年，李存審謂李嗣源
曰："梁人听得我在南兵少，若不攻德勝，則必襲取魏州。不若咱兩
軍分屯兩処。"李嗣源分軍屯澶州。戴思遠遣其將佐謀曰："晉軍專守

德勝魏州必无措置咱悉引軍襲取娍州若其不備可以成功才
向魏州路則知李嗣源亦先引兵拒守数還軽騎出馬挑戦思遠
探知李嗣源有备乃西趍成安大掠而去徑攻徳勝北城掘開重
塹築起重城断晋軍出入之衝晝夜攻打甚急存審一力拒守晋
王知思遠攻徳勝從幽州統率軍馬馳赴娍州不五日間已到娍
州城下思遠聞晋王大軍已来焼營逃去晋閻宝引兵到鎮州城
下築壘城壘周匝將鎮州圍了圍了決引滹沱河水環繞城外絶
鎮州糧道城中食尽遣步卒五百余人待突圍求食閻宝听其出
城待設伏兵取之其軍却攻晋長圍毀而数千相継續来攻遂還
却晋軍長圍毀火焼營晋軍大譟而敗退保趙州晋王授李嗣昭
為招討使替閻宝戒事會張処瑾遣歩軍一千余人迎接糧運投
九門田地裏去李嗣昭就彼処埋伏軍馬截其帰路擊之殺剪殆
尽鎮州軍放箭射中李嗣昭脳嗣昭拔却箭還發一箭其人中矢
即死是夕嗣昭中矢瘡痛到夜亦卒八月晋衛州刺史李存儒本姓
楊名婆兒初以俳優為晋王寵授存儒為刺史專務
我至来防城軍卒皆計月納課分卸縱之帰梁段凝與張朗盜地
魏軍乘夜襲之次日登城將存儒执了遂拔衛州九月張処瑾謂
其弟処球曰李存進孤軍无备不如襲而取之張処球率所部軍
七千人收旗息鼓到東垣渡下營逼近李存進軍營李存進倉皇
狼狽引敢死士十余人鬪于橋上鎮軍退却晋遣馬軍截其帰路
夾攻之鎮軍俘斬殆尽存進為梁軍流矢所中而死晋王授李存
審為招討使鎮州食竭張処瑾遣使詣晋王投降晋王未許會李
存審攻城有中將李再豐踰城詣晋軍開門迎降李再豐因捉了
張処瑾的兄弟併其黨為囚檻車送赴晋王行臺献俘趙人
請殺処瑾等四食其肉將張文礼赴市曹剮了符習令部下求王
鎔遺骸偶於故侍者家得之晋王致祭而葬之授符習為成德節
度使習辞曰故主无後嗣而未葬習當斬衰成服慟哭而葬之後
葬畢却拜命未晩乾寧元年行臺晋王使為天平節度使十一月唐
特進河東監軍使張承業卒曹太夫人親詣承業居第為之行服
如喪子姪之礼晋王聽得訃音数日為之不食天祐二十年二月

晋王欲立行臺丞相欲以四鎮判官中選前朝士族充選欲用河東
判官盧質〻固辭薦義武判官豆盧革河東判官盧程即日拜為
行臺左右丞相以盧質為礼部尚書二月晋安義留後李継韜遣
使詣大梁請降梁王以継韜為節度使是时安義舊將裴約戍澤
州泣諭其衆曰余事故使踰一十余年見分財享士志滅仇讐不幸
喪亡柩尚未葬郎君遽背君親忍臣事讐我虽死不能從也遂據
澤州自守継韜遣董璋將兵攻之継韜募敢死士堯山人郭威往應
募焉四月晋王存勖就魏州牙城之南陽築一高臺擇日登壇祭
告皇天后土即皇帝位国号大唐改元為同光元年尊母曹氏為
皇太后嫡母刘氏為皇太妃改魏州做興唐府称東京以太原府
称西京改鎮州做真定府称北都是时唐之所得者凡十三節度
五十州閏月立唐宗廟于晋陽追尊曽祖执宜為懿祖昭列皇帝
祖国昌為献祖文皇帝考晋王為太祖武皇帝以高祖太宗懿宗
昭宗洎懿宗以下為七室初就鄆州屢進兵入寇衛州二州皆為
梁所取潞州又復内叛唐主憂念未有攻一日有鄆州將盧順密
來奔唐主親賜宴從容訪問梁主事势延孝對曰梁朝士地不為
狹兵旅不為少然主見昏闇不能專任將帥以責其成功近聞將
以十月數道起軍令董璋趨太原霍彥威寇鎮定王彥章攻鄆州
段凝當陛下臣切觀梁兵聚則不為少分則不為多願陛下養勇
蓄力以待其分自帥馬軍五千人自鄆州直抵大梁擒梁之偽主
則不出旬月之間天下定于一矣唐主聞之大悅解錦袍一領玉
帶一條銀合茶藥賜之授康延孝為招討指揮使十月梁主欲發
數道軍馬大舉入寇唐主深以為憂一日召諸將計議李紹宏等
曰鄆州難守乞割易衛黎陽之地与梁結和休兵息民更圖後舉
唐主曰若行道等言是養虎遺患非謀之善也假之以歲月則彼
盛我衰吾且無葬地矣諸將退獨召郭崇韜問計崇韜對曰陛下
問臣〻不敢隱〻謹條其事以奏

疏云陛下焦心勞思不解甲不櫛沐者十五餘年初意在於
除兇雪耻今位号甫正殫數年之力始得鄆州尺寸之土不
能固守而弃之是衆心將乖粮食已尽將士离心若畫河為境

誰為陛下守之臣近詢袁延孝頗知河南事体度己量敵曰
夜思之念此至孰矣私切自謂成敗之機在於今歳梁以精
兵授段凝决河自固恃險不復為備凝将畧非長恍不足畏
降者皆言大梁无軍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楊刘自将精兵
与鄆州合勢長驅入汴偽主進退失拠束手就降則諸鎮望
風而自潰矣

唐主覧奏喜動天顔批荅曰云

覧卿所奏正合朕志丈夫得則為王失則為虜吾行决矣卿
有事宜不拘早晚听叩宫門進入

是时王彦章将兵来攻鄆州李嗣源遣李從珂索戦王彦章出陣
打話道咱是梁將王彦章今統大軍要取鄆州而後朝食陣前将
軍有通身是膽的請出陣話李從珂鞭馬而出荅道咱是大唐皇
帝的至親国家利害死生以之願借賊下与将軍一决勝負将軍
莫待去休話訖二將馬交如二龍爭寶波心似兩虎爭餐岩畔
戰合彦章鄆小二向將刘全被擒一箭射死彦章軍敗得斬

殺萬餘人彦章退守中都李從珂奏捷來至唐主喜曰鄆州已得
此捷足張吾軍矣賊之銳鋒少挫我之軍氣復振於是大舉伐梁
臨行遣刘夫人并皇子名繼岌及將士之家屬悉歸興唐与家人
訣別謂事之成敗在此一决若其不濟當聚吾家口於魏室而焚
之刘夫人謂唐主曰事機之來急如弩箭投機之會間不容髮今
日之事祇合進攻不宜退縮陛下决意征討以老妾為慮若事
之濟勝可畢先皇為而未遂之志吾死且瞑目矣唐主即日進軍渡
河晝夜倍道水陸俱進以李嗣源為先鋒遇梁軍一戰彦章中流
矢敗走李紹奇躍馬追趕彦章彦章曰吾出入鞍馬二槍自隨鐵槍之
名著矣前後七十余戰未嘗敗北今敗於此是天亡我豈戰之罪
哉彦章創痛馬跌為李紹奇活捉并其將張漢傑等二百余人斬
首六千級器械輜重不計其數將王彦章張漢傑等押赴唐主軍
前献俘奏捷唐主呼王彦章開口曰你平常間詆毀我做李亞子鬪
雞小兒初何足言今日為小兒拿來你怎生不伏計麼道罷自服
咱小兒你素号名將何不守兗州怎不思中都无城壁何以自

保如此料事昧計乞害所以為我擒也彥章對曰彥章力非不足謀非不深奈天命已去人亦無如之何也唐主親釋彥章之縛賜藥使傅其創指彥章之勇不忍殺之遣人說諭欲使為己之用彥章曰咱本鄭州一匹夫蒙大梁恩遇位至上將與皇帝陛下鏖戰於魏博楊劉之間血戰十五年勢窮力屈拿赴軍前分甘一死縱陛下可怜見小人武勇欲全而生我咱有何面目可以見天下之人大丈夫斫頭便斫頭怎敢畏死若使咱朝為梁將暮為唐臣小人之所不為也唐主料彥章不屈復使李嗣源自往諭之嗣源曰您不見魏鄭公事乎魏鄭公事太子建成一日秦王殺建成立為天子魏徵諫事秦王致王觀太平之治秦王曾與太宗本今配食太宗廟庭您若回心事唐君臣義同一家況舍逆從順將軍非失計也將軍熟思之彥章曰汝非魏徵信刻乎敗軍之將怎可收用願汝一言早賜處分使咱得與顏杲卿張巡輩遊於地下足矣又復何言嗣源度彥章終不為用告唐主曰彥章烈士死非所恐也於是遂將彥章斬首時年六十一為唐主擒唐主[illegible]賜酒命嗣源曰今日之功公

為梁家鄭裴真央之力也向時李如弼宏等謀削之大事去矣又顧諸將謂之曰向吾所憂者惟彥章一人今已就擒此天授我以滅梁之機會也然段凝尚在河上計將安出諸將皆曰東方諸鎮精兵皆在段凝麾下所在皆空城耳今天戈所指何向不克倘先廣地東薄于海觀釁而動可以萬全康延孝曰此非善謀臣愚區區以為莫若急取大梁大梁既平則諸鎮可傳檄而定矣李嗣源大呼曰延孝之謀忠矣大凡兵貴神速今彥章就擒段凝未之知也設使有人走告之疑信之間尚須三日便使知我軍所向便遣救兵若取直路則有阻河之險須從白馬南渡則舟楫亦難猝辦此處去大梁最近長驅而前兩日可到若使段凝得知大梁之急便發援兵々未到而梁主已在吾彀中矣臣請以馬軍三千為先鋒陛下親帥大軍蹴後徐進唐主所得此言撫髀而歎曰朕之計決矣即日嗣源帥先行明日唐主離中都臨行將王彥章押付法場斬了唐主為之流涕不兩日唐之大軍已到曹州梁諸郡守將望風迎降梁主友貞聞道王彥章已死唐軍又到念君皇駭愕聚族相對

而哭諸將相東手无策梁主登建国樓或請幸段凝軍收兵拒唐皇甫麟曰段凝非將帥材彼聞王彥章已就禽則破膽矣安保其能為陛下盡節乎梁主復召宰相謀議鄭珏欲自懷傳国宝詐降以緩唐師梁主泣曰事至今日怎敢愛宝但恐您此行未必了得事也珏良久思之曰咱未敢自謂了得了与不了一付之天可也左右皆笑其疏愚梁主自傳国宝於臥榻上忽為左右竊去以迎唐主降矣梁主謂皇甫麟曰卿可斷吾首麟泣曰臣不敢奉此詔梁主曰与卿俱死可也麟不得已弑梁主却引刀自殺李嗣源軍行五日至大梁王瓚開門迎降是日唐主大軍接踵而至嗣源聞唐主駕至城下開門躍馬出迎見唐主急下馬山呼稱賀唐主喜甚將手攬住嗣源衣袂以頭抱其懷中曰咱得天下卿父子之功也天下与汝共之段凝統軍入援使杜晏球為先鋒行至封丘因地聞梁主已亡遇李從珂軍晏球先納款降附段凝繼至以所部軍五万詣李從珂軍前歸降唐主賞勞之賜段凝姓名曰李紹欽賜晏球姓名曰李紹虔段凝出入公卿間搖搖自得了无慚色梁之舊臣憤之皆欲剝其面皮抉其心以食之明日段凝等共宗誼發朱溫朱友貞為族人詔滌朱友貞首級函之藏於太社唐主命李嗣源為中書令楚王殷遣其子希範入見時行營都統印徵納上本道將吏籍唐主遣使告吳王以滅梁之捷徐溫怨嚴可求曰公前沮吾計今將如之何可求笑曰聞唐主始得中原志驕氣盈御下无法不出數年將有內变徐溫曰未到數年之間彼或南下進討以向我又將奈何可求曰但當卑辭下礼保境安民以待其变耳唐使初称詔諭吳主不拜使者奏聞唐主易詔為書只用敵国之礼吳人復書称大吳国主辭礼如牋表之体十一月梁李紹欽納貨賂於伶人景進結託掖庭援李紹欽為泰寧節度使蓋唐主幼善音律好伶優之戲或时自傅粉墨与伶人共舞於庭以娛悅劉太后唐主優名為李天下嘗自呼曰李天下李天下優人敬新磨趨前遽批唐主頰唐主变色而怒曰尔无君臣之礼耶新磨徐徐咨之曰理天下只有一人連呼李天下李天下尚呼誰耶唐主悅厚賜之嘗在中牟縣放獵馬蹂踐民田禾稼中牟令伏馬前諫曰

陛下為民父母柰何賤民田禾稼將使百姓轉死溝壑乎唐主怒
叱去令左右推轉了来新磨追還擒赴馬前告責之曰汝為縣令
獨不知天子好田獵否柰何縱民耕稼以妨吾天子之馳騁乎汝
罪當死因合行刑唐主聞之有愧色因笑而釋之唐朱友謙与温
韜入朝唐主賜宴仍賜朱友謙姓名曰李継麟賜康延孝姓名曰
李紹琛賜温韜姓名曰李紹沖紹沖多賫金帛賂劉夫人及權貴
伶官旬日復遣還鎮郭崇韜謂唐主曰温韜發唐山陵殆尽其罪
与朱温同科忍可復居方鎮豈不為天下義士之笑唐主曰入汴
之初已赦其罪矣竟遣就鎮十二月唐迁都洛陽從張全義之請
也御史臺奏請復行唐旧律令同光二年正月岐王李茂貞遣其
子継曮入貢上表称臣唐主以其先朝耆旧特加優礼賜詔不称
其名唐自天祐以来懲宦竪用事于政多用士人代為内諸司使
至是復勑内侍千余人詣闕使為内諸司使復置諸道監軍自此
宦者干政陵忽主帥怙勢争權矣唐主遣李存渥李継岌往晋陽
迎太后太妃太妃曰陵廟多在晋陽若俱去則歲時其何人主奉祀

事遂留晋陽惟太后入洛陽唐主以[illegible]行郊祀南郊[illegible]孔謙好聚歛
以媚人主凡赦文所蠲免者謙復徵求无已[illegible]皆不
取信百姓為之怨怒也則郭崇韜兼將相之[illegible]唐主聞之曰汾
陽王郭子儀本太原人公世家雁門豈其苗裔不崇韜曰嘗見
先人說上距汾陽王才四世尔崋曰如此則郭子儀乃公之從祖
也崇韜緣此認郭子儀為宗譜每以高梁子弟自处好品藻人門
地高卑故嬖倖之徒多怨疾之崇韜与親信人謀曰吾備位宰相
令嬖寵之徒勢舊之族往〻惜怨咱居其上吾欲還本鎮回避宦
如何左右曰您豈不見蛟龍失水反為螻蟻所食不可出外公但
請主上立劉夫人為皇后則伶人宦官之謗不足入矣崇韜曰此
謀是也即日帥百官表奏請立皇后　表文云
臣崇韜伏覩礼本夫婦詩始后妃治乱因之興亡係焉是故
關雎之求淑女以无險詖私謁之心雞鳴之得賢妃則有儆
戒相成之道于以表正宮中所以化美風俗臣仰惟　皇帝
陛下自居尊履位以来未正中宫位号切見夫人劉氏懿柔

淑恭儉有令聞弼亮帝德綽有壼儀乞早崇位号以副四海之望臣昧死謹言伏取進止同光二年正月日臣郭崇韜表上

唐主覽奏即日命翰林院草冊文下太常寺討論立后典故備冊劉夫人為皇后

冊文曰維同光二年歲次甲申二月乙丑朔越六日庚午皇帝若曰自昔有天下者必擇建厥配以承宗廟以御家邦肆朕受帝践祚以来考慎冊典以祈協于神民咨尔刘氏徽柔溫淑綽有令儀越朕初載来嬪藩邸贊饋在中率礼无違以至君臨万方祇承内事夙夜罔有曠失宜崇位号表正宮闈今遣攝太尉佐理功臣光祿大夫檢校太傅行尚書省事上柱国汾陽郡開国公食邑一千户賜紫金魚袋郭崇韜持節冊命尔為皇后於戲匪初惟艱惟慎厥終于懷念茲朕以求享天禄尔亦有无疆之福猗欤休哉

唐主既命崇韜冊劉氏為皇后劉皇后詣殿下謝恩已罷歸宮房有饋送郭崇韜却說那劉皇后生自寒族其父以醫卜為業[illegible]被擄入宮得幸從唐主在魏時父聞其貴詣魏州上謁后深恥之怒曰妾去鄉時父不幸為亂兵所殺今何物田舍翁敢至此命笞之宮門外后性狡悍淫妒專務蓄財貨新蔬果菜之屬皆販賣以求利及為后四方貢獻皆分為二一以獻天子一以獻中宮皇后无所用惟以寫佛經布施尼僧而已三月河南尹張全義及諸鎮各進献暖殿物珍珠宝貨各以万計四月孔謙貸民分使以賤估貴後屢敕州縣督之唐主往年胡柳之役伶人姓周名匝為梁所獲唐主每思之入汴之时匝来謁見因泣言臣之所以得生者皆梁教坊使陳俊内園使儲德源二人保全之力也願陛下得二州刺史以報之唐主許之郭崇韜諫曰陛下所与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人今大功始就封賞未加於戰陣之士先以伶人為刺史恐忠義之士解體緩急无以為用唐主乃止踰年伶人周匝再以為請上乃謂崇韜曰朕已許周匝矣公之言雖正然當為我屈意行之五月乃命伶人陳俊儲德源為刺史七月駕幸雷山祭天神十二月唐主及劉皇后往幸河南尹張全義居第全義大陳貢獻

獻之物酒醴皇后奏妾幼失父母請以父事全義唐主許之全義皇
懼固辭皇后強之然後受后拜復貢獻謝恩明日令翰林李學士起鳳
草書諭張全義鳳乃奏曰自古及今未有天下之母稱人臣為父
者臣不敢奉詔唐主加其直乃以銀胡瓶一木絹一百疋賞之司天
監奏孛犯熒惑當由主火災群臣奏請修德以消弭災異主曰火之
為災但令城門多置水以禳之可也同光三年正月義成節度使
王都將入朝唐主欲闢毬場以待之留守張憲謂場有即位壇不
可毀請更就宮西闢場用工數日未畢上竟命毀即位壇憲又奏
曰此壇主上受命之所若之何毀之唐主亡命兩虞候毀之張憲退
私謂崇韜曰忘天背本莫不祥於此矣宦者欲增廣嬪御詐言宮
中夜見鬼物因言咸通乾符時六宮不減万人今掖庭空虛故鬼
物遊之耳唐主乃命宦者王允平伶人景進采擇民女三千余人
以充後庭初五臺山有妖僧誠惠自言能降伏天龍命風召雨唐
主以四月大旱遣使迎誠惠至洛陽上帥后妃百官皆拜之惟郭
崇韜不拜誠惠安坐不起使祈雨數旬不應或謂崇韜曰誠惠行咸

嘗[illegible]祈雨[illegible]初[illegible]巫覡以[illegible]今誠惠亦可代巫覡
焚之即[illegible]必得[illegible]以為[illegible]六月連
雨七十五日百川皆溢田疇[illegible]官因
說長安全盛時宮中有[illegible]今官家[illegible]唐主命王
允中別建一樓宦官曰郭崇韜常[illegible]為之處
恐陛下雖欲營繕必有言說上曰朕自用內府分[illegible]何害於事
乃遣中使語崇韜曰今[illegible]盛暑朕昔在河上行營卑濕被甲
乘馬親當矢石猶無此暑今居深宮之中暑不可度為之奈何崇
韜謂中使道達歸奏主上謂昔在河上時勍敵未滅仇恥未報雖
在盛暑亦不顧也今外患已除海內賓服雖珍臺閑館猶覺煩熱
也陛下倘不忘河上之時則暑氣自消矣唐主黙命王允平營治
清暑樓所費巨万日役万人崇韜諫曰今河南水旱軍食不充願
且息土木之役以俟豐年唐主不听越兩旬而樓成百姓愁嘆同
光四年唐主以軍食不足敕河南尹預借夏秋稅民不聊生宰相
率百官上表請出內庫之財以繕軍食唐主欲從之劉后曰吾夫

歸君臨万国雖武功亦由天命咱每既得天命則人怨其如我
何宰相於便殿論之台就屏風後爲耳听其言須臾出粗貝并二
銀盆幼皇子三人出示宰相曰四方貢献随以給賜所余止此耳
請宰相鬻之以贍軍大臣皆惶懼而退却說李嗣源爲乱軍所迫
李紹榮在衛州奏言嗣源已叛嗣源遣使上表自訟其寃皆爲紹
榮遏絶不得達石敬瑭說嗣源曰大梁者天下之要會願假三百
騎先往取之唐王發洛陽止于地名汜水听得嗣源兵在黎陽遣
其子繼璟召之中道爲李紹榮所殺嗣源至滑州唐王遣使諭嗣
与嗣源約曰先入者得之石敬瑭以勁兵入封丘據其城遣人趣
嗣源入大梁唐王至万勝鎮所得嗣源已入大梁是日唐王即命
旋師扈從二万五千人潰散万餘人還過罌子谷道遇衛士謂之
曰適報魏王進西川金銀五十万到京當給与你等衛士曰陛下
賜亦遲了 人消得事唐王又索袍帶賜從官有内庫使張容哥称
頒給已尽 衛士抽刀逐之曰使吾君失社稷皆因此諸容哥走
同黨曰 合皇至此今乃歸罪於咱輩事若不測咱將吾族矣

殺不能待也过河而死四月初一日唐主復如汜水俗辦行裝嬪
從殺爲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率所部兵攻興教門得軍变急
引兵擊戍林下近臣宿將皆解甲逃遁獨散員都指揮使李彦卿
軍校何福進王全斌等十餘人拒敵唐主爲流矢所中鷹坊人
善友扶至絳霄殿廊下拔箭渴懣而死左右皆散善友斂樂器覆
尸而焚之刘后將金宝收納囊中繫馬鞍与申王存渥李紹榮等
焚嘉慶殿出走那時李嗣源至罌子谷聞唐主死乃慟哭入洛陽
居于私第下令禁諸軍焚掠就灰燼中收拾莊宗骨殖而殯葬之
豆盧革帥百官上牋勸進嗣源諭諸將曰吾奉詔討賊不幸部曲
叛散待入朝自訴又被李紹榮攔當致主上及禍諸君見推非我
意也願勿復言百官凡請李嗣源監国牋凡三上嗣源乃入興聖
宫百官班見下令称教刘后奔晉陽与存渥私通存渥爲軍殺死
刘后往晉陽爲尼嗣源使人一就殺之又執李紹榮斬之復其姓
名曰元行欽下教切責租庸使孔謙奸佞剋軍民之罪斬之因
罷諸道監軍使有司勸進議即位礼李紹真孔循請改国号嗣源

曰吾年十三事獻祖祖視吾猶子又事先帝垂五十年經營攻戰
未嘗不同甘共苦武皇之基業吾之基業也先皇之天下吾之
天下也安有同家而異國者乎嗣源乃服斬衰於柩前即皇帝位
百官縞素至於受册即時分始御兗冕百官且吉服山呼万歲稱賀
大赦天下簡汰後宮量留百人宦官三十人教坊百人鷹坊二十
人御廚五十人詔中外毋得獻鷹犬奇玩凡諸司使務有名無實發
之仍遣諸軍就食近畿以省饋運除夏秋之税却諸侯之貢初政
清明有可稱者唐主目不知書四方奏事皆令安重誨誦讀重誨
亦不甚曉乃奏置翰林端明殿學士選文學之士馮道趙鳳二人
充選天成三年正月唐主更名亶以馮道崔協同平章事三月以
石敬瑭為六軍諸衛副使十月唐免三司逋負二百万緡十二月
有相者周玄豹在晉陽見唐主因言唐主貴不可言及即大位唐
主欲召玄豹赴闕趙鳳曰玄豹之言已驗若□□所謂開今若召
之來到京師則輕躁狂險之徒必輻湊其門問吉凶自古術士
妄言致人族滅者多矣唐主從其言除光祿卿致仕厚賜金

一百兩練二百疋以賞之長興三年二月皇子從璨性剛躁輕
安重誨招權納寵從璨不為之屈□士大夫游客見於從璨酒
酣戲登御榻謂客曰吾若得坐此榻御□要不當有□□以□君
奏坐之唐主賜從璨死北都留守從榮年少驕縱不事政治
唐主遣左右往北都諷導從榮其人謂從榮曰河南相公恭謹好
賢有老成之風相公年齒居長宜自勉勵不可使聲名在河南之
下從榮退與楊思權謀曰大家左右有此等言諸我將廢乎思權
因與從榮言相公宜募部曲勇士繕治甲兵為自固之計其人密
知其說告馮贇贇密奏於上及朝廷召馮贇入為宣徽使謂大臣
曰從榮剛褊而狂輕宜選重德之士以輔之唐主曰朕當與大臣
議之史館修撰張昭遠進諫其疏曰

臣切見先朝皇弟皇子皆好俳優入則飾姬妾之奉出則誇
僕馬之多習尚如此何由而成其賢德臣愚切謂諸皇子宜
精選有德之士以為師傅令皇子屈身師事之使之聞正言
行正行講明經史以知義理之所歸親近儒生以知安危之

所伏古者人君即位則建太子於春宮所以明嫡庶之分塞
禍亂之原也今陛下嗣建儲臣未敢輕肆詆訟至於恩澤賜予
之際昏姻省侍之間嫡庶長幼之分宜示以等威絕其僥覬
之心則養成德器於少成之時習慣自然將无所往而非正
矣謹具疏以聞惟 陛下采擇
唐主覽疏稱歎其忠然卒不能用也是年歲大熟唐主与馮道從
容論治因言今年禾穀豐登四方无事道因言臣昔在先皇幕府
差咱奉使中山行歷井陘之險阻臣恐馬跌執轡甚謹慎小心所
以无顛仆的患及至道途坦平处此心夷然不以為慮放轡縱逸
馬蹶顛隕反不能免此无他患生於所忽也凡為天下者何以異
此昔馮異告漢光武曰願国家无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
之恩臣亦願陛下无忘在大梁時則天下生靈受安靖和平之福
癈宗社幸甚唐主称善再三且說話說兼忘生說馮異的事光武
收王郎時分士馬飢乏之主簿馮異在无蔞亭進豆粥及至滹沱河
又進麥飯及光武中興登極後遣中使賞珍宝衣服分帛賜与馮
異道与中使曰念卒至无蔞亭豆粥[illegible]
異頓首謝道咱聞斉晉仲對威公道[illegible]
所以斉国頼之以伯馮道言這故事告以唐[illegible]
也一日明宗問馮道曰今歲穀豊登百姓還贍足否道答曰農家
乃四民中之最可怜者歲荒則死於流离年登則傷於穀賤臣記
得進士聶夷中嘗有一詩傷田家說得最好明宗曰試舉似其詩
如何道誦曰
二月賣新絲 五月糶新穀 醫得眼下瘡 剜却心頭肉
明宗深有味乎其言令左右錄其詩常諷誦之明宗為見世乱无
主於宮中每夜焚香告天容禱曰臣本胡人不能做中国王致令
甲兵未息生霊愁苦願得上天早生聖人為中国万民之主是年
趙太祖生於汴梁夾馬營中長興元年安重誨矯詔使河中牙內
指揮使楊彥温用計逐皇子節度使李從珂蓋是明宗在真定路
时分李從珂共安重誨飲宴因酒醉後從珂歐重誨及到酒醒後
謝罪悔過重誨終是內懷不平至從珂為河中節度使了重誨屢

在明宗前讒譖欲陰害之明宗不听其讒故為矯詔之事以激從
珂反叛揚彥溫受安重誨之令伺候從珂出城閱馬軍教習彥溫
勒兵閉門拒從珂使不得入從珂使人詰問彥溫對曰咱非敢負
恩受樞密宣諭請公入朝從珂遣使告急於明宗明宗問重誨重誨
對曰此姦人妄言宜誅之明宗欲誘彥溫親問這事重誨因請伐
從珂乃命索自通部兵攻從珂明宗謂自通曰必生致彥溫解來
吾欲面詰其事從珂倍道兼行入朝自訟其冤明宗責使歸第自
通至河中竟斬彥溫使從珂受讒无以自明明宗召安重誨責之
曰吾兒為姦黨傾陷未明曲直公遂不欲置之人間何也朕昔為
小校時家貧賴此小兒拾馬糞自贍以至今日咱為天子顧不能
庇吾兒邪卿要如何処之於卿為便重誨曰推陛下裁之明宗曰
使閑居私第可也毋得復言明宗乃立皇子從榮為秦王從厚為
宋王曾有一詩詠道

忍教骨肉自相[illegible]
不是明宗全[illegible]

重誨讒邪[illegible]
[illegible]

話裏說這[illegible]蘇的[illegible]而崩李斯為
相秘不發喪与趙高謀矯詔[illegible]胡亥立[illegible]秦家
天下設使唐明宗不能察見安重誨[illegible]自相屠戮矣
明宗由是漸疎安重誨[illegible]不敢[illegible]下明宗欲自行督戰
安重誨曰軍威不振臣之罪也臣請自往督戰長興二年召安重
誨還授安重誨為護国節度使明宗既解安重誨機務乃召李從
珂泣謂之曰如重誨意汝不得復見老爺矣授從珂為左衛大將
軍且說明宗的妃王氏餅家子也有姿色号為花見羞少年賣在
梁故將刘鄩家為侍兒明宗納之後宮明宗議立皇后曹氏當立
曹氏謂淑妃曰我素多病性不耐煩妹代我為后淑妃曰后帝之
匹偶至尊之位誰敢干之乃立曹氏為皇后王氏為淑妃五月安
重誨表請致仕閏月詔以太子太師致仕皇城使翟光鄴素惡安
重誨明宗遣詣河中察之因語光鄴曰重誨素有異志則殺之光鄴
至河中李從璋以甲士圍其第自入見重誨從璋乃拜于庭下重
誨驚愕下階答拜從璋奮檛擊其首殺重誨及其妻張氏六月詔天下

與民田稅九月敕解縱五坊鷹隼內外无得更進馮道曰陛下恩
霑禽獸此可謂仁及禽獸明宗曰朕昔從武皇畋獵時秋稼方熟
有獸走入田中遣馬騎取之比及得獸則禾稼无成以此思之獵
之有損无益乃如此故不欲復遊獵以妨民田耳長興三年二月
初令國子監刻九經板印賣月說初秦王從榮為人輕儁而自矜
鷙視喜為詩好招文學之士賦詩飲酒明宗問從榮曰尒軍政之
余習何事業對曰有暇則讀書與諸儒講論經義明宗曰經有君
臣父子之道必須碩儒端士乃可親之汝將家子文章必不能工傳
之於人徒取笑也吾老矣於經義雖不能曉然此心每喜聞之如
浮薄之詩不足學也安重誨死王淑妃子孟漢瓊宣傳制命范延光
趙延壽為樞密使從榮皆輕侮之石敬瑭兼六軍諸衛副使其室
永寧公主與秦王從榮異母兄弟也素相憎惡從榮每忌從厚声
名出於其上敬瑭不願與從榮共事每欲求外鎮回避那從榮會
契丹入寇明宗命擇河東帥范延光范延壽皆以石敬瑭為帥
另援乃以敬瑭為河東節度使敬瑭軍至晉陽以部將劉知遠周

為都押衙託以心腹之任故遣 [illegible]
壞長興四年三月立子從珂為潞王從 [illegible]
任何澤上表請立從榮為皇太子明宗覽表泣下 [illegible] 左右曰群臣
請立太子朕當歸太原舊第以終老耳詔宰相樞密議之從
榮見上曰臣幼少且願學治軍民不願當此名也退見范延光延
壽曰執政欲奪我兵柄幽之東宮耶延光等白明宗授秦王從榮
為天下兵馬大元帥十一月明宗疾作秦王從榮入問疾明宗俛
首不能舉從榮才出宮听得宮中哭声明日稱疾不入侍遣都押
牙馬處鈞與朱弘昭馮贇道秦王欲帥牙兵入宮中侍疾且備非
常之變二人荅馬處鈞曰主上万福王宜盡心忠孝不可妄信浮
言秦王怒再遣馬處鈞語朱弘昭馮贇曰公輩不愛家族耶何為
拒我朱馮二人告王淑妃孟漢瓊急召康義誠謀議從榮已將馬
步軍一千人在天津橋伺候再遣馬處鈞到馮贇宅諭曰秦王
今日決然入宮您等死生禍福在須臾間耳贇馳入右掖門見弘
昭贇康義誠道咱自布衣至將相苟秦王兵馬得入此門當置主

上何也乎義誠徘徊議欲未决忽监門报曰秦王重至端門外了
計將安出漢瓊拂袖起去往入閟門朱弘昭馮贇继踵而入漢瓊
見明宗曰從榮反叛軍已攻端門矣明宗泣下指天而言曰從榮
貪咱恩爾曹害自如置休驚動我百姓著從珂的孩兒李重吉
做控鶴指揮使亦在侍衛明宗呼重吉謂之曰自与你爹在軍中
衝冒矢石以取天下從榮有何功乃為人所教誘作此悖逆事尔
爺以兵柄授之除這凶悖可也重吉感泣帥控鶴軍守宮門孟
漢瓊疾壮召馬軍指揮使朱洪實帥馬軍五百人致討從榮從榮
走歸付皇城使斬從榮函首來献并殺其子即日追廢從榮為庶
人宋王從厚為天雄節度使遣孟漢瓊徵召入朝是月明宗崩時
年六十七歲十二月閔帝從厚立改元為應順元年正月徙潞王
從珂從珂辭疾不赴使者至鳳翔皆言漢瓊私事朱弘昭馮贇
忌從珂之功不欲使他的兒子重吉在外為亳州團練使從珂
女孩兒在洛陽為尼亦召入禁中從珂因此轉生疑惧朱弘昭
馮贇不喜石敬瑭久在太原更不降制書發遣使命特宣授潞王

珂移鎮河東石敬瑭從鎮成德從珂內懷疑猜不肯受命從珂
檄鄰境
檄文云朱弘昭等專制朝權擅傾社稷今將入朝以清君側
顧兵單力弱恐不能濟願借靈藩之援以济大事
時王思同等執其使以奏惟隴州相里金傾心附從三月朝廷差
張彥威帥張虔釗孫漢韶張從賓康福等五節度使會合軍馬討
鳳翔軍抵鳳翔從珂登城泣向諸軍曰吾未冠時從先帝出入行
陣間關百戰出入生死金創滿身共取天下尔曹親睹其事今新
君信任朱馮老畜讒言殘害自家骨肉我有何罪而要誅戮道罷
因慟哭諸將聞得此言皆為揮涕反戈攻擊張虔釗虔釗走遁楊
思權大呼曰大相公即我主也率諸軍解甲投戈請降潞王斂城
中財帛支犒軍士罷遂建大將旗鼓統率大軍趍長安閔帝從厚
听得大軍將至欲自迎潞王以大位讓之那时康義誠要悉兵拒
敵潞王軍至昭應捉獲王思同潞王詰責之本欲赦宥其罪楊思
權刘延朗待潞王醉矯制殺之潞王先鋒至陝城下呼曰禁軍十

万已奉新帝未即大位亦徒数人待累一城生靈肝膽塗地乎士庶聞之皆相率走軍前請降閔帝從厚聞変召朱弘昭投井死安從進殺馮贇於居第函二人首級傳詣潞王軍前閔帝出奔姚州潞王從珂至蒋橋百官班迎潞王傳教勅曰未見梓宮未可与諸人相見潞王入謁太后太妃徑詣西宮伏梓宮慟哭自陳詣闕之故馮道率百官班見下拜王亦荅拜道兩上牋表勸進潞王曰予此行甚非得已俟皇帝歸山園陵葬殯自退守藩方諸公遽言這事非所願聞明日太后下令廢却閔帝為鄂王以潞王知軍国重事又過了三个日頭太后下令潞王可即皇帝位乃変服即位於柩前潞王元是鎮州平山人氏本姓王明宗兵過平山掠得其母魏氏并其子明宗養以為子名從珂及長成驍勇善戰莊宗嘗呼其字曰阿三登極後改元清泰遣王巒賜鴆飲閔帝閔帝不飲巒縊殺之磁州刺史宋令詢遣使問起居聞閔帝遇弑哭者半日乃自縊死有司百計斂民財賞軍僅得六万廢帝怒軍興使下獄督責百姓无所從出往〻赴井自縊而死

與傳国宝同上玄武樓令軍士縱火以自焚而死雍王淑妃与許從益匿于毬場免禍晋主入洛陽唐王官群臣拜戈待罪下詔追廢從珂為庶人明年五十一也晋高祖石敬瑭以其既至洛陽命軍士收拾其屍骨葬于徽陵城中徽陵乃唐明宗葬处掘穴於徽陵其土一壠封僅高數尺行路之人見者為之流涕

詩曰

堪笑鵶兒因後唐　四君三姓自相戕
誰知一十四年後　曆數依前屬石郎

新編五代唐史平話卷下







敬瑭割十六州賂契丹
立永寧公主爲皇后

卷之下

契丹遣石重貴留守
敬瑭辞契丹主引兵南下
晋主敬瑭入洛陽城
晋主徙都東京
安重榮誘吐谷渾降晋
桑維翰上表諫晋主
刘知遠出鎮鄴都
杜重威殺安重榮
晋主敬瑭殂
遣使詣契丹告哀
景延廣遣喬榮還契丹
重貴立叔母馮氏爲后

石敬瑭改元天福国號曰晋
唐主大軍南懷州
唐主縱火自焚死
晋主上表朝賀契丹
晋主欲落刘知遠兵權
安重榮執契丹奉使
刘知遠諫契丹不可叛
安重進舉兵反
晋主函安重榮首送契丹
齊王重貴即帝位
景延廣改称臣爲称孫
刘知遠增屯募兵備守
趙延壽勸契丹伐晋

晋主屯軍澶州
契丹軍馬遁去
晋主将兵解戚城圍
晋主分道括率民財
契丹復大舉入寇
符彦卿擊退契丹
桑維翰遣使与契丹約和
契丹答晋使語言忿怒
杜威張彦澤會合禦契丹
契丹遣張彦澤爲先鋒
晋主重貴降契丹
張彦澤縱兵大掠
契丹主牙籌計景延廣罪
契丹主入明德門
契丹主命殺張彦澤

刘知遠爲叛契丹僭王
契丹圍貝城
晋軍追擊契丹
桑維翰罷秉朝政
晋主下詔親征
老狐升御榻拱坐
契丹求索景延廣桑維翰
契丹大舉入寇
杜威降附契丹
張彦澤斫封丘門入
張彦澤責罵桑維翰
張彦澤殺桑維翰
景延廣扼吭死
高勳訴張彦澤
高勳剖張彦澤心祭死者

新編五代晉史平話目錄



王欲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信之所以去也漢王乃築壇一所在褒
州四十里頭壇分三層教天地人三才擇日拜韓信為
上將未拜時分人人將謂得官大將及拜後乃是一个出胯的
韓信一軍為之驚怪信為大將拜後虜魏王豹虜夏說王廣下燕平趙
立了大大的功勞項王使武涉去說韓信反漢與楚約三分天下封
信為王信謝曰臣得事項王數年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進言
不用畫策不用故弃楚歸漢漢王授我大將軍印信撥數万之眾
裂土分土之地而封我為王南面稱孤咱未為不遇也夫人深親信
我我若背之不祥莫大焉公弟為我謝項王韓信得蕭何之薦乃
王至於此便是成也蕭何也高石敬瑭亂契丹為父以割十六州賂之歲
貢歲幣三十万匹契丹立之為大晉皇帝與韓信得蕭何之力一
般及至高祖得天下韓王初入楚行縣邑陳兵出入人有告信反
者詔之陳平平教高祖偽遊雲夢會諸侯於陳信聞天子出巡狩
必往郊迎謁謁而禽之將一武士之力耳高祖用其策果禽韓信
欲誅之信乃歎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高鳥尽良弓藏敵國破

謀亡〻天下已定我固當亨家戚繫信於洛陽赦信封為淮陰侯
信病不朝從陰謀〻〻不得志與陳豨通謀欲以兵襲呂后呂后與蕭何
謀蕭何詐呂后詐言已得陳豨誅殺了當紿信入賀使武士縛信
斬之夷其三族便是敗也蕭何也與晉出帝因杜威等叛附契丹
卒為契丹所執死為虜地之鬼與韓信中蕭何之詐身死呂后之
手一般契丹是夷狄之国狼子野心只可以威使懷服不可以勢
利結說也且如唐高祖皇帝牽於裴寂附時分也曾所從劉文靜之
說稱臣於突厥可汗借突厥之兵力以開創三百年之基業向无
太宗皇帝英武仁恕混一天下夙夜所政宵旰忘疲用房杜之賢
相任李靖之將才信魏徵之忠諫听王珪之善諫建府立衛如周
官卿寺之師曰分世業以周官井田之制以官任才如六卿之府
屬定律令格式除肉刑笞杖如五刑之禁暴恭故能致正觀太平之
治使突厥之渠帥頡利延穀君長皆帶刀宿衛所以能伏了突
厥雖然突厥之情故免未生狼狽也而欲聽年大十叛附從他者
臬狄難出獵在洛川教場田地者其合百計〻斷其老馬肥中生

一鴈孤飛杜工部詩曰
孤鴈不飲啄　飛鳴聲念群　誰憐一片影
相失萬重雲　望盡似猶見　哀多如更聞
野鴉無意緒　鳴噪自紛紛
敬瑭只因見了這孤鴈去与可汗報告天〻箭射中得報告石敬瑭為勝
誓訖執起弓如滿月搭去箭以流星一般射雁左翼中他平
哥的一箭射中了鴈頭上為此与那哥〻石多手勝負他哥〻不伏
被敬瑭揮起手內鐵鞭一打将當門兩齒一齊打落了誘得敬瑭
不敢回家只得父親喚來出外州去得个姿忑沒家收拾去做
小斷教敬瑭去牧羊敬瑭在曠野中將那羊群趕他大小的排做
兩陣喝令羊鬥角自相觸鬥各決勝負敬瑭做自主帥指
麾呼令一日裴忑沒出外撞見敬瑭如此遊戲心內煩以為異忽
一年為狼所啼敬瑭直跳上狼背上騎着狼被得那胡手再往手
擒住狼帚獻裴忑沒裴忑沒見了心中大喜道恁有這般勇力咱
教恁來日武藝休慕着真了言氣力廢故敬瑭合三咱自會走馬射弓

侯要李晉婁武沒咱却不知得您元會武藝既是如此我与您
廝賽一賽看取誰強誰弱敬瑭道小孩兒每怎敢与大人廝試
願与您郎君共賽一賽婁武沒見說便喚他孩兒阿速魯出來將兩疋
馬二張弓与兩个試那武藝敬瑭將身跳上馬拿着一張弓掛了
一副箭待取阿速魯打扮出來頭戴一頂金水鍍的頭盔身披一
副銀葉砌的鎖甲捲弓上馬兩个馬如雲騰霧人似波浪搖
空龍鬪不多時只見阿速魯眼上被敬瑭射着一箭婁武沒口中
不說心下懊悶待要別尋个事將這廝打死回它去却得他的陣
它一言救解說个甚的

啓開一點櫻桃口　放舒千尋松柏身

那婁武沒的渾家兀狄兒道適間在帳上望着兩个比試武藝
但見那小廝頭上有一片紫雲罩定自馬上有一條黑龍露爪角
皆放金色光明眩耀這廝將來有發跡的分也婁武沒听得此說
与那孩兒阿速魯商量待他出去打獵自約他私了兀狄兒
所得這話後却將這黃金五兩使敬瑭偷了好馬一疋騎坐跳天

了却說敬瑭得這盤纏謝了兀狄兒夫人疾忙騎白馬奔上魏州一
路去那時節使張彥帳下投軍喚做帳前銀鎗效節都敬瑭去又沒
多不好然敢笑在後因賀德倫領統軍攻下魏州將張彥殺了收取銀
鎗效節都一軍下騎士五百人歸附唐莊宗軍前為衙兵敬瑭
根自莊宗名做李存勗出入行陣間多立了奇功在李存審帳下
充馬軍總管因明宗名做嗣源的在鎮州守德勝城嗣源与張処
瑾戰正時馬陷嗣源馬已跌倒敬瑭跳下來將手扶嗣源上御馬
天太他回身將鐵撾擊死韓正時殺虜一千余人李嗣源為此愛
重敬瑭將那永寧公主嫁与敬瑭為妻授與前驅馬都尉至唐天
成二年累功為六軍諸衛副使一日根明宗出郊打圍趕得一隻
白狐被軍卒拿与敬瑭面前白狐忽作人言道您休害我他日厚
報您恩德咱的女孩兒沫律見在契丹有氣力您是大唐皇帝的
他日做我的外孫善保護着他時異日休得相忘道罷起一陣惡
風揚沙走石須臾間天地廓清白狐忽不知去向敬瑭道這畜生也
好作怪至唐長興元年九月董璋在閬州反叛有一僧向董璋道大

將帥出名曰龐應圖讖他日必有與王之業璋問曰怎生說這話僧曰這
個董々草土上有文章國號羅平地兒子上金床千里董々草這
董字也玉上有文章這是璋字也董璋道明是辛卯生卯肖兎庚
辛屬金這兎子上金床正應着小人也董璋決意反叛在蜀稱帝
改年号曰羅平唐主遣石敬瑭充天雄軍節度使統兵去收董璋
在地名東京口下寨董璋自將精兵二千人對壘排陣俟陣排了敬
瑭曰咱事大梁皇帝唐王滅梁後咱自入蜀回避何事東來相攻
您曾事之時速忍退軍若還不肯就陣上去鬬活捉折汝方殷悔
之无及敬瑭怒縱馬出陣回話道老賊你昔日為梁家奴掃馬糞得爵
肉感恩无窮今為節度使天子何負於汝而反耶道罷二馬交鬪
璋佯敗敬瑭恃勇追擊被伏兵掩擊敬瑭與百餘騎突陣而去軍
回利州路與董璋的兒子光業相遇董光業被敬瑭活捉檻車解
送唐主軍前斬了十一月孟知祥陷黔州唐主命石敬瑭一就
統軍攻取劍州敬瑭擊軍至劍門趁劍州小地名北山下屯紮一
个真陣賊將趙廷隱在牙城後山下地扎一个方陣李肇在河橋排
个方陣敬瑭統步軍五千人出戰趙廷隱與李肇將善射的五百人在
中路藏伏披甲以待敬瑭回軍掩擊二馬合戰未經十余合忽起
一陣狂風飛砂走石人馬驚慌敬瑭詐敗廷隱不捨追趕敬瑭揚旗
鼓譟奮擊伏兵大乱自相蹂践敬瑭乘馬將強弩射之廷隱向橋陣
上李肇被敬瑭一箭射倒趙廷隱收散兵馬軍數十人走歸那時
朝廷為蜀路險要重誨迯督征蜀諸軍已到利州召石敬瑭問征蜀已
是半月您如何不立寸功石敬瑭謂重誨曰蜀道險阻難於進軍
所以成功較難重誨曰限一月您要收捕董璋如其不捷待奏朝
廷削奪官爵敬瑭領命而退才出即得鳳翔節度朱弘昭遺書与
敬瑭道

弘昭書奉　駙馬都尉大使石公座下安公近過鳳翔館於
府舍備言入蜀之由頗有怨君之意密謀孟知祥欲陷将
至行營必奪　公兵柄豈不使將士寒心為　公之計莫若奏
聞　朝廷恐激軍變不早徹還則　公之用兵可无中制之患
不然意向三牙着勁為安　公輩用此　公之利也厚　愛之厚甫

陳此詩幸　明公留意

石敬瑭得朱弘昭書，覷了一遍，轉生疑懼，即日統所部軍道歸。西川兵追至利州，不及而還。長興三年，秦王從榮喜為詩，又每日聚會浮薄輕險之士，相与戲謔，頗自矜功誇大。一時在朝大臣如樞密使范延光、趙延壽等，皆被秦王輕侮。石敬瑭妻永寧公主与秦王是同爺異毋的兄弟，素相憎惡，敬瑭亦不欲在朝做六軍諸衛副使，待尋个在外的差遣，回避那秦王。恰遇契丹兵入寇，唐主命群臣擇河東帥統兵防禦。那時延光、延壽奏：「須令帥臣可任者，獨有那石敬瑭、康義誠可以應選。」會諸大臣進議差河東帥臣勾當，延光、延壽時待奏薦康義誠，石敬瑭亦願外補。有樞密直學士李崧奏曰：「河東重鎮，非石太尉素有威望者不可。」朝廷遂差石敬瑭充河東節度使。敬瑭至晉陽，將軍事盡委部將都押衙劉知遠，帑藏事委軍司馬周瓌。蔚州刺史張彥超舊与石敬瑭有仇隙，亦得石敬瑭為節度使，彥超嘆曰：「延生屈節事仇人。」不若奔附契丹。聞得石敬瑭統軍到鎮，彥超遂來通和，在晉陽城外殺了其家。

與結盟而去。唐閔帝應順元年三月，朱弘昭、馮贇不喜石敬瑭久在太原，徙石敬瑭做成德節度使，那時潞王從珂亦徙他鎮河東路。王乃懷疑，據在鳳翔，舉兵謀反，軍至陝。閔帝出奔，康義誠等皆詣潞王軍前投降。唐閔帝奔衛州，欲逃避。四月，閔帝至衛州東數里，石敬瑭方統兵入朝，恰与閔帝相遇。閔帝大喜，敬瑭亦到。獨召石敬瑭問計，訪以興復之事。敬瑭問得康義誠從潞王，低頭不嘆數聲，往見衛州刺史王弘贄，問之。弘贄曰：「往時天子播遷於外，當有將相侍衛、府庫法物四件相隨，一處來，使臣民有所瞻仰。今獨有五十騎自隨，是可歎也。」敬瑭將那弘贄說的話回弓箭庫使沙守榮、奔洪進兩人說。今天子獨与數騎擁從至此，猶自有忠義之心，何以辦事？洪進厲聲責敬瑭曰：「明公為明宗皇帝愛婿，无事時共享富貴，有事之時憂患不相恤。今天子蒙塵在外，公合戮力討賊，共圖興復，乃託延不進，反以无將相侍衛府庫法物四事為疑，是欲附賊賣天子也。」抽出佩刀待刺殺敬瑭，賴得親軍陳暉方救得免。守榮被敬瑭一箭射死，洪進亦拿刀自刎死。敬瑭麾

下牙內指揮使刘知遠統軍尽入將主左右從騎尽行拏戮殺獨
捨置閔帝而去石敬瑭遂趣洛陽唐主慰勞存問寵賚頗厚初敬
瑭与唐主比肩事明宗皆以勇力善鬬聞於一时然兩人素不相
下敬瑭之入洛陽非其本心既已入朝未敢自請還鎮那时敬瑭
方病經旬日服藥皆不見效請得陰陽人房術来占六壬課得一
个課名做天皇課房術道這課主人心下憂疑宜命道士告斗禳
憂乃請个道士張守一來軍中行符呪水為敬瑭拜章告斗中夜
後張守一拜章已罷忽報應道此病无妨但利進動不可守常守
一則得紫微宮親見星君判下四句云那四句道甚麽

借問和尚過河无　河南拱手待姑夫

引得姑夫到中国　嬪妃卿相作戎奴

石敬瑭見張守一說了這四句心下自曉得這意義了那病忽然
便醒如風行雲捲日出冰消太后及魏国公主屢為敬瑭启請命於
唐主求歸鎮諸將佐皆勸唐主留之敬瑭不可使之還鎮惟獨
學士李崧吕琦不美為唐主道趙延壽時敬瑭疾不能起故敬瑭唐主見敬瑭羸
瘦不以為慮遂復授石敬瑭河東節度使敬瑭既得還鎮
常思為全身之計唐主好每夜召端明殿學士李
專美翰林學士李崧知制誥吕琦等更迭直宿或召講話至夜半不
寢那时敬瑭有兩个兒子做内使常行賂太后左右人探問密
謀朝廷的事動息皆知之敬瑭在鎮常稱病每謂羸疾不堪
為帥冀望朝廷不生猜忌的意思那时契丹屢寇北邊禁
敬瑭累求朝廷添兵運糧唐主詔借河東蓄粟仍令鎮州輸絹
五万匹赴北兵總管府軍前交納又遣鎮冀二州出車一千五百
乘就代州運糧應副諸軍食用是时民困於水旱饑荒敬瑭督趣嚴
急山東百姓往〻流离外郡矣敬瑭自率大軍在忻州下營朝廷
遣使者賚詔撫諭宣賜諸軍軍衣軍士擁呼万歲敬瑭不得已亦
降指揮將北關大呼万歲暮將段希堯請敬瑭誅為首唱万歲的立
命劉知遠窮究得三十六人即时押來軍前处斬以徇諸軍唐主聽
得這事轉生忌疑於清泰三年正月初六日唐主聖節是做千春節
置酒内殿真是從中珠履三千客座上金釵十二行宴罷晉国長

公主至年辭歸晉陽，當千秋節，公主奏皇帝陛下，欲辭歸晉陽，未敢擅便取旨。唐主醉，笑答之曰：「公主怎不且留此中，匆匆謀歸，待與石郎同反耶？」石敬瑭二子遊宦，這言語報與父親，轉生猜忌，將其私財寄藏洛陽諸道者，盡數收拾歸晉陽，聲言軍需不足，持諭私財以給用度。朝廷料其有反意。唐主日夕以為憂，後與近臣從容論事，因曰：「石郎與朕自是至親，本無異志，但流言不已，恐彼自不安。万一失歡，將如何救解？」皆不敢對。朝退，李崧私與呂琦謀曰：「我等受恩深厚，豈得不同念慮，計將安出？」琦曰：「石郎若有反心，必結契丹為援。契丹為求萴剌等，屢請和親。今朝廷誠能縱萴剌等歸契丹，約以歲歲納禮幣十万緡，彼貪此厚利，彼雖然從和如此，則河東勢孤，魚欲跋扈，亦无能為矣。」崧曰：「此上計也。但有一件，每歲緡十万緡，今不見錢，事亦須與張相好生商量。」後崧、琦奏諸(?)去見張延朗，把二人謀議的事從頭說了一遍。延朗喜曰：「李學士之計得之矣。若朝廷所行，不但可以制伏河東，錢來契丹之變亦可省了。」遂……之費……學士但……若……公台之事甚大，自當措辦，一日……

呂琦、李崧同奏陳其計。唐主問之，大以為喜，歸將以其策咨問樞密直學士薛文遇。文遇曰：「以天子之尊，屈身夷狄，國之辱也。誰為陛下畫此謀？倘戎狄倩無厭，他日求尚公主，如單于求要昭君之事，將何以拒之？」唐主意忽命召崧、琦等責之曰：「朕一女尚乳臭，卿等使朕委身以事戎狄，將欲使公主棄於沙漠之地耶？」二人愧謝。唐主曰：「有敢倡和戎之議者，以重法從事。」次日即出呂琦為御史中丞。石敬瑭在河東，欲覘朝廷意，向累表乞解兵柄，朝廷不允所奏。又称病上表。

表文云：「河東節度使臣石敬瑭，叨被國恩，濫充戚里，以國家之盛，苟係一身之休戚，受命監軔以來，粉骨未知報效。近因入侍，櫛風沐雨，病势日增，強不勝衣，尩羸愈甚，欲乞　聖慈

憐臣療病，筋力已衰，容與解兵柄，付一小壘，容臣養病調理，倘延犬馬余生，則未死之年，无非報朝廷忠陛下之日也。謹具表奏聞，伏取進止。」

唐主得表，覽所奏，與執政大臣謀議，欲從敬瑭所奏，移鎮鄆州。李

欲呂琦等力諫以為不可允所請是時薛文遇獨在樞密院直宿
唐主召文遇與之商議文遇奏曰以臣觀之河東素有不臣之志移鎮
固反不移亦反不若先事圖之唐主喜曰朕聞卿言吾意決矣今
年司天奏今年當得賢佐出奇謀定天下卿其當之即日寫首
除目付學士院降制徙石敬瑭為天平節度使制下朝臣相顧駭
愕使張敬達做西北都部署趣敬瑭往鄆州石敬瑭與將佐謀曰
咱再來河東主上面許更不除人替代今有移鎮之命是與千春
節向公主說的話也我豈能束手死在道路乎今且稱疾表訴病
以覘主上意向若其寬我鄆州之行則盡節事之若有意加兵於
我則改圖以應之段希堯等力沮其計惟劉知遠挺身向前
長跪而言曰教明公赴鄆州者是欲殺公於機穽也明公久在兵
間素得士卒之心今挾河東形勝之地甲兵不是寡少糧食不是虛
竭士馬不是疲弊若據險而稱兵遠近響應霸業可成奈
何以命於一紙之制書自投身於虎狼之口乎敬瑭曰公之言是
也願聞計將何先桑維翰曰明公入朝主上所以疑公者顧以河東與公

既殆天意假公以興王之基也明公為明宗之愛壻今主上以庶孽
奪天位今以反逆疑公豈首謝可以自免但為自全之計則可免
禍吾聞契丹主與明宗約做兄弟之國今部落近在雲應明公誠能推
赤心屈節以事契丹朝呼夕至顧何求不獲何向不克哉敬瑭謂
之曰策甚善乃令維翰寫表奏

臣敬瑭謹言臣聞古者帝王之治天下也立儲嗣以長傳位以嫡此
古今不可易之法也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
之亂者數十年秦始皇不早立儲君殺扶蘇立胡亥卒以自
滅其國唐之天下明宗之天下也明宗皇帝金戈鐵馬之所
經營暴露之所收拾提三尺劍從馬上得天下厥功亦
不細矣近者宮車晏駕主上以庶孽之子入承大統天下忠
義之士聞者皆為扼腕區區愚忠欲望 陛下退處藩邸傳
位許王有以慰 明宗皇帝在天之靈有以服天下忠臣義
士之志不然同興問罪之師少示篡位之罰徒使血污關廷
生靈塗炭彼時悔之亦噬臍矣臣昧死奏言伏候 勑旨

唐主見表文辭語褻慢裂破其表擲之於地罵道兕子欲稱兵向
宮闕耶即手詔答之
詔曰卿於鄂王固非疏遠當山之事卿實負之傳立許王何
人肯信卿往鎮鄆州毋得翺翔不進故茲詔答卿宜悉之
唐主降制削石敬瑭官爵雄義指揮使安元信帥部下六百奔晉陽
歸附敬瑭敬瑭謂元信曰強莫強於朝廷弱莫弱於晉陽公何所
見捨強而就弱耶元信曰元信不會觀星知氣但以天下之事勢
決之以人事之情理卜之以定趍向耳敬瑭曰子姑言之元信曰
帝王之所以統御天下者莫重於信與義今主上以公至親且
貴尚待之以不信況其他疏賤之小人乎无信與義何以為久其
亡可翹足而待也何疑之有敬瑭聽元信的話大悅悉以軍事委之
振武巡檢使安重榮亦帥馬步軍五百人來奔晉陽秋七月敬瑭
子弟之在京都者凡四子朝廷盡收捕殺之敬瑭聽得悶倒在地
設置遂東向大慟曰臣受明宗皇帝如天大福今主上昏愚聽信
讒賊將臣四子一日害之臣不改圖死无葬所矣臣非敢負明宗
實今上激臣之叛耳皇天后土共鑑此言明日大會諸將佐謀个
求救飲飯宴任議舉兵的勾當則令掌書記桑維翰草表稱臣於契
丹主請而假兵北援且約以父禮事之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及
雁門關以北諸州賂之劉知遠聽得這話力爭曰稱臣可矣稱子
事以其礼太過厚許歲幣可矣許割土田所賂入豺棄肆許之金
帛足得其兵力矣他日反為中國之患悉不可生受敬瑭曰但依咱
說的寫去
表文曰臣石敬瑭表奏 契丹大國可汗臣唐室之愛婿切
惟 明宗皇帝與大國約為兄弟非一日矣刑馬之誓歃血
之盟緩急相援患難相卹兩國信義誓不食言今潞王從珂
廢主自立臣欲舉兵興問罪之師顧孤單力寡恐不足以辦
大事願執子禮父事可汗願借精兵共誅叛逆事捷之日願
割盧龍一道及雁門關北土地以為謝冒昧表聞伏候報可
表奏契丹主大喜復書答道
契丹可汗德光致書于 元帥石公得卿所奏備見忠孝追

念　明宗兄弟之情敢不聞命除已關報諸部落外候皇帝
外候在秋高馬肥塞草紅時候盡國赴援奉持重兵守以俟
援兵之來使回不多說
八月唐主遣張敬達為太原四面兵馬都部署討石敬瑭張敬達軍
到晉陽以為攻城計石敬瑭以劉知遠為馬步都指揮使知遠以
撫降附用法無私由是人皆為用敬瑭身擐甲胄登城坐卧矢石
之下知遠請敬瑭曰咱覷敬達無他奇策不足畏也願公多遣
間諜經略外事守城至易知遠獨力足以當之唐主聞得契丹許
敬瑭以秋高赴援催趣敬達急攻柰天時風雨長圍為水潦所沒
竟不能就而知遠不時遣輕兵抄掠敬達無以制之九月契丹德
光將馬軍五万自武陽谷至晉陽就地名虎北口下寨先遣人通
敬瑭曰契丹可汗傳示元帥大軍已到晉欲今日即破賊得否
觀可也敬瑭遣使馳赴契丹軍營報曰勞頓爺爺親節大軍未到
晉營此等犒軍物件前來軍前收納馬首自遣
犒軍緞二十万疋　酒二千百甕　羊二百口　牛二百頭

使者傳命道孩兒石敬瑭謹奉獻　爺爺契丹可汗軍前為犒設
用度伏望笑覽但南軍甚厚請俟明日決戰契丹可汗使者回時分
契丹軍與唐騎高行周符彥卿合戰劉知遠亦出兵助之唐軍退却
時張敬達楊光遠安審琦等帥步軍陣於城西北山下寨契丹遣輕
騎三千人不披甲冑直犯北山陣唐兵追擊至汾曲契丹鳴鼓
大呼伏兵四起衝唐兵斷為兩陣契丹與劉知遠合兵進攻唐軍
大敗死者近万人張敬達收召余眾退保晉安契丹帥兵歸虎北
口敬瑭得唐降軍千余人及行屠殺是夕敬瑭出見契丹主問曰
皇帝遠路遠來士馬疲倦卒與唐戰而大捷何耶契丹主曰始吾
之來謂唐兵必斷雁門諸路伏兵於險要之地則不可得而進矣
使人馳驛偵視皆無伏兵所以長驅而來知大事必濟也我軍方
來氣勢方銳若不乘機進擊曠日持久則勝負未可知矣敬瑭嘆
伏引兵圍晉安寨契丹就晉安之南營長百餘里厚五十里軍
中多設鈴索及吠犬外人雖步不能過張敬達士卒猶有五万人
馬尚有一万余匹顧瞻契丹大軍營壘為之破膽遣使入朝告急

唐主大懼遣符彥超統軍屯駐河陽以天雄節度使范延光盧龍
節度使趙德鈞耀州節度使潘環共將所部兵救晉安下詔親征

詔曰朕纘紹祖宗之丕業奉承大統賊臣石敬瑭憑恃戚畹之親
誘致契丹大舉入寇擾攘殘我邊鄙毒害我生靈朕將帥諸路
兵馬親征咨爾臣民各一乃心力弘濟小子于多艱則予亦
汝多士有嘉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是時雍王重美諫曰陛下目疾未平未可遠涉風沙臨邊冒矢石臣
重美雖頑代陛下北行唐主心下正怕北征所得雍王隨說大悅
張延朗劉延皓等從臾唐主親征唐主不得已離洛陽盧文紀曰
河南國家之根本胡兵倏然而來忽然而往不能久留晉安大寨
甚固況有三路援兵兼懸討无難破之兵且河陽天下津要之地
且乞車駕留此鎮撫南北姑遣近臣督戰苟兵圍未解然後進師
亦未為晚唐主問曰近臣中誰可北行者卿等但言之張延朗共
和凝等曰趙延壽的父親趙德鈞帥盧龍兵馬來赴援宜假延壽
會之必能集事乃遣趙延壽帥兵二萬往潞州兼懸唐主不久至懷州

則久以晉安為憂出黄榜募有奇謀諫[illegible]下所條具詣行在所
奏聞待采用陛擢官賞明白有那吏部侍郎龍敏趁行朝現管有
事聞奏百官班定越班而出抗劾龍敏奏陳道

臣龍敏奏聞 皇帝陛下臣切謂契丹推德光傾國入寇內國
空虛為今之計莫若擒其虛且立李贊華做契丹主發天雄
盧龍兩鎮分兵護送自幽州取道直趨西樓朝廷明之露檄
宣布中外契丹主必反顧巢穴无暇久留也於晉安其回
軍選募驍勇將士帥精銳之兵邀擊之此亦解圍之上策也
事勢危急至此不可拒避以拯溺也惟 陛下留神吏部侍
郎臣龍敏表

唐主覽龍敏所奏心中甚然大喜把政大臣爭持議論恐其无成
沮其百端不從所請唐主日夕憂慮它无計謀惟酣飲悲歎而已
群臣有勸唐主北行者唐主曰卿等勿說石郎的事聽得使咱每心
膽墮地唐主一日謂大臣曰契丹兵之圍不解敬瑭之難未除咱與
卿等宜喚集僧道就寺觀作些好事以回天意呂琦奏曰為今之

計議商量軍旅莫若募勇以退敵為此不切之務豈不詒笑遠近臣民
乎盧文紀奏奉宣風旨曰此禮讖之法也然豈不見觀音經有云我
若向刀山刀尋段々斷北斗經有云家有北斗經兵難永不起一
心依好寧以回天心未為失計不意飢回然後籍民為軍悉力以
拒契丹則百姓各自以保護生聚為心人自為戰契丹雖強不足
畏也唐主曰文紀之言忠矣乃酌卮酒以賞之即出文榜喚集寺
觀僧道日夕鳴鐘擊鼓焚香諷誦經呪祝禳兵禍唐主親自臨拜
又出榜募民兵　榜文道
大唐皇帝親征契丹收勦故瑭叛賊大軍已次懷州廷臣奏
請乞募民兵籍民馬以為義軍應副防禦為當奏過欽奉
聖旨大括天下將吏及百姓每有馬的盡數納收民間每七
户出壯丁一人自備鎧甲器仗喚做義軍就數內擇有家力
的大户充頭目自行管領限在十一月十五日以前到軍前
聽候調遣
總下得馬二千二百三十匹壯丁五千八百八十一人後來發遣

延光軍下調發十一月唐主使諸[illegible]下營部統命自地名飛
狐去踵契丹軍後鈔掠部曲忽知道趙德鈞有叛的心要乘
亂圖取中原却統馬軍從土門路投西去奏請合澤潞兵並進那
時范延光受詔將帶軍馬屯遼州德鈞又請与魏博軍合戰延
光知得德鈞已有叛心表奏于朝稱道魏博軍已入賊境怎可南
行數百里去与德鈞合兵德鈞本意要併了范延光的一軍逗留不
進被延光怎地奏過唐主不允所請却統兵去西陽与趙延壽合
兵殺北去在那團柏谷口下營已經月余按兵不動契丹主在柳
林下營其輜重老弱的軍皆在虎北口然到日晚各々結束行裝
待作遁走之計趙德鈞欲借契丹勢力援圖取中国篡奪唐主帝位
德鈞久蓄異心未敢發露累表來奏唐主要為那孩兒趙延壽求成
德節度使唐主覺他表奏將謂是趙德鈞已破契丹奏捷喜見顏
色及見他奏請却只是為兒子求官欽乃大怒曰趙德鈞統諸路
兵馬防禦契丹去已多時做得甚麽功勞便為兒子求討節度使
的名分若他每父子能却契丹便要禪代我位咱亦甘心若只玩

延壽君弟恐大勢不能自立如得着幽虜不容去了免俱發便
得即位又恐生自活德鈞因此處深遣使子延福齎持黃金三
百兩段五百疋前去賂契丹德光只是犒軍禮數契丹主接了金
帛問道元帥有甚言語趙延福道孩兒每臨行時大人說傳示契
丹皇帝道大軍遠來跋涉風沙不易今唐主出奔懷州稱道親征
其實回避大国兵馬也大人見擁重兵與大国兵馬對壘倘若皇
帝肯立大人做箇皇帝為中原之主大人便將部下軍直至南平洛
陽與契丹約做兄弟之国把那河東割與石郎自管若如此則兩
下休兵免使生靈塗毒顧不難契丹主聽得延福說道您且安心
待咱思忖則个契丹主自悔深入唐境晉安之寨未下趙德鈞兵
馬尚強又有范延光將兵在其東又怕山北諸州出兵邀其歸路
西攻之莫若多得歲幣成約而歸一則不損折了人馬一則得
多得金帛子女之寶將欲從趙延福所請敬瑭聞之不自安乃遣
使桑維翰來使契丹軍中契丹見維翰至問李士英此行[illegible]
[illegible]維翰言[illegible]不是个有信義的人[illegible]

而將之兵皆是羸削驅逼而入其中精鋭之兵闘戰自潰不足畏
懼皇帝不可信從趙延福誕妄說話貪求涓滴之微利而自棄丘
山之大功乎若使晉陽石郎得做皇帝將竭盡中国事力事大国
歲時幣貢如子事父又豈若德鈞兄弟之約乎德光曰咱不是背
盟蓋兵家用權變恕事待來使姑得持兩可的計也維翰曰皇帝
傾国來救敬瑭之急四海之人皆服皇帝信義奈何一旦因小人
的說聞遽變前約使大義不終臣竊為皇帝不取也自旦至暮跪
於帳前涕泣奏請契丹主乃召趙延福至帳前指帳前石謂之曰
咱每已許石郎做皇帝明誓已堅待這个石頭爛了則可變約矣
您為咱傳示趙元帥他若會事之時且退兵觀覷待石郎做皇帝
後把一兩鎮爲他做主如不信從當以戎馬弓刀相見未晚也契
丹主一日召石敬瑭曰吾涉三千里來赴難必成大功觀汝器貌識
量真中原之主也吾欲立您做皇帝您可早慰中国臣民之望敬
瑭跪謝曰孩兒每不能了事勞煩大人遠來赴援欲藉皇帝威
靈扶持大唐社稷若舍棄明宗的恩義自立為帝人謂我何遜謝

再三契丹主曰先立您做天子則个臣民有主却回過取未遲敬瑭乃從之契丹主命作策書　忽道

契丹皇帝誕膺大命奄有朔方痛念中原无主四海罹兵戈之苦百姓遭荼毒之災親提大軍來赴急援切見石敬瑭以明宗之愛婿擁節度之重權人望所歸天心攸屬議立石敬瑭爲大晉皇帝即位于晉陽定国號曰晉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契丹主既作冊命自解衣冠授與石敬瑭就晉陽城南築十二丈高壇與敬瑭就壇上即位諸軍皆山呼万歲称賀石敬瑭奉表為契丹壽跪曰孩兒每今日遭遇聖恩推戴為天子全藉皇帝福蔭請割十六州土地為皇帝謝那十六州是甚州府

幽州　薊州　瀛州　莫州　涿州　檀州　順孫　新州

嬀州　儒州　武州　雲州　應州　寰州　朔州　蔚州

即日召大臣趙瑩桑維翰等草个文字撥取以上十六州土地與契丹主差人前去交割又寫个每歲貢納歲幣三十万匹[illegible]同文字與契丹主帳前交納改唐長興七年做天福元年[illegible]

晉國創立朝廷並依法制皆遵用明宗皇帝舊典宣授趙瑩做翰林學士承旨宣授桑維翰做翰林學士權知樞密使事宣劉知遠做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宣景延廣做步軍都指揮使立晉国長公主為皇后　冊文曰

大晉皇帝誕受　上天明命晉承　烈祖丕基誕膺命於朔庭俾宅尊於中夏咨尔皇后晉国公主膺　明宗之顯命作嬪于家復国譜未平夙夜敬順助予一人雞鳴儆戒之流朕甫登大宝均拜洪休宜崇位号儀刑宮庭立晉国長公主為皇后尔惟奉若天道来正中宮美關雎之風脩彤史之行无忝我　明宗之休命

晉主即位立后已定即日宣趙瑩做左相桑維翰做右相兼同平章事晉主乃命庫使籍晉陽府庫得錢三十万貫絹五千疋金銀各三千兩尽數輸送契丹主帳前犒軍々中歡声如雷近来有詠史一詩道是

底事輕心惱石郎　甘臣胡虜滅天常

潞王未返懷州駕　无奈天心屬晉陽

新編五代晉史平話卷上





新編五代晉史平話卷下

詩曰

細閱青編論是非　石郎作事不知幾
一朝反噬无遺孽　甚笑妖狐假虎威



晉主即位处置已定欲從契丹主引兵南下晉主謂契丹主曰河東形勝之地須留一子守着契丹主曰您出諸子来咱自擇一人晉主的兒敬儒早喪有一子名做重貴晉主養以為己子形皃狀貌而短小契丹主指着重貴曰此大目者可也乃命重貴做北京留守晉主去投契丹主也諸軍進屯團柏谷地使契丹將高謨翰做先鋒唐軍迎戰趙德鈞和趙延壽先逃走了唐軍不戰自潰殺死万余人刘延朗走至懷州唐主始知晉主即位揚光遠殺了張敬達降附契丹朝臣洶擾不知所向唐主召李崧議事薛文遇不知事由亦到行朝唐主大怒李崧私躡文遇足令他出去唐主曰我見此等頭口使咱肉顫幾欲抽刀刺殺之亦不足以泄我這憤怒也

他白謂天必賢佐出奇謀定天下誤咱每至此有何面目來見我
耶律跪曰文遇小人淺謀誤国陛下親手剌之轉彰其醜因勸唐
主曰今日之事不利進攻只宜退守何必整駕南還别圖恢復唐
主即擇日起發懷州居民競携老幼逃竄山林監門者請嚴刑禁
止雍王重美曰国家多事未能為百姓做主又禁他避死求生徒
增百姓之怨不若聽其自便乃出令任從逃竄唐主擇定十一月
初五日离懷州命諸將分守了南北城却說晉主与契丹主統軍
到潞州趙德鈞父子在高河迎西俻辦拜見礼数迎謁契丹主前
軍前面縛投拜彼契丹喝令鎖着差人晉押帰契丹国去也德鈞
父子到得契丹臣見述律太后太后問道汝既做唐師近者又上
太原是怎生德鈞跪曰奉唐主之命太后指了天曰您從吾兒求
做天子何得流說又自指着心曰這裏不可欺也吾兒將行有戒
之曰趙大王若引兵北向渝關急須引帰太原不可救也您既要
識天子怎不用兵擊退吾兒就唐主陰圖禅位亦未為晚您為人臣
既負其主為不忠又乘亂邀利為不義不忠不義何所容身於天地
是間令左右將去剝取皮來將付軍中蒙鼓命其父子趙延壽与張
礪為翰林学士晉主將离上黨契丹主舉酒与晉主曰咱若引兵
南下河南之人必大驚動您自引漢兵南下咱令太相温帥馬軍
五千人送您到河梁如此地咱且留此伏候音問若有急則下山救
您若洛陽大事已定則咱自此去晉主道藉皇帝福蔭以有今日
之功約以他时修朝貢以謝道罷泣下契丹主曰世世子孫休得
相忘如劉知遠趙瑩桑維翰這三个也皆是創業功臣若无大故不
得弃他也唐主聞南兵大下復帰洛陽晉主至河陽萇從簡已具
舟楫迎降唐主欲復過河陽晉主怕唐主西奔使契丹馬軍千余
人把守河池唐主知大勢傾亡計无所出唐主從珂与曹太后劉
皇后雍王重美宋審虔等携傳国璽同上玄武楼使軍士縱火將
楼焚燒劉皇后欲將洛陽宫室一齊燒却有雍王重美勸曰新
天子且至必不露居他日重勞民力營繕死而遺怨將焉用之遂
不果焚是日晚晉主入洛陽唐軍皆解甲待罪晉主謂劉知遠曰
您部署京城分漢軍使帰營宿頓契丹主館待於天宫寺城中肅

然无敢犯，今追廢王從珂為庶人，以馮道同平章事。范延光聚卒篹兵將謀作乱，桑維翰曰：「大梁北控燕趙，南通江淮，乃資用富饒之地。今延光反形已露，大梁去魏不過十驛田地，彼若有变，大軍尋至，所謂迅雷不及掩耳也。試以洛陽漕運有闕，東巡汴州。」天福二年七月，白奉進在滑州，軍士有夜掠者，捕獲五人，將三人隷奉進，二人隷符彦饒。奉進將三人斬之，彦饒怒。明日奉進詣彦饒軍謝過，彦饒怒曰：「軍中各有部分，奈何无客主之礼？」奉進謝曰：「軍士犯法，何分彼我？我已謝公，公怒不已，怎个要与范延光同反麽？」拂衣而起。彦饒命甲士擒奉進殺之。那时奉国左廂指揮使馬万帥部兵欲從彦饒叛乱，右廂指揮使盧順密帥部兵出營，厉声謂万曰：「符公擅殺白公，必与魏城通謀。此去行宫才二百里，蒸何不思报国，乃欲助乱自求族滅乎？今日當共擒符彦饒送与天子，立大功。軍士從命者賞，违命者誅。」馬万不得已，执符彦饒送大梁斬之。揚光遠意下軍士欲推揚光遠為主，光遠叱軍卒責之曰：「天子怎見亦等販弄的物事？晉陽之降出於窮迫，今若推戴咱每為主，是教咱做反賊也。」粗尋上言誅之衆何，那衆卒遂不復敢言。

晉主尽以掌軍事委刘知遠，知遠御下甚嚴，乃設有利禁下令。後有軍卒盗人紙钱一幞，被擒。知遠曰：「既犯令，請行軍法。」喝左右將去推轉了來。左右曰：「所犯者輕，請宥其罪。」知遠曰：「吾誅其情犯令，必誅不計其直，金一分亦不恕之也。」竟押出斬之，衆皆畏服。十二月，契丹主還国，改元會同，国号大遼，公卿百官皆做中国之制，仍參用中国人，授趙延壽做樞密使。天福三年二月，大赦天下，張允上疏駁論：

右散騎常侍臣張允切謂帝王遇天災多肆赦宥，謂之修德。借有二人坐獄，遇赦則曲者幸免，直者銜冤，冤氣升聞，乃所以致災，非所以弭災也。願陛下謹之慎之，无輕放赦，則下无僥倖之心，適足為省刑之一端也。

唐主覽之大喜，下詔褒之。七月，作受命之宝，以受天明命惟德允昌為文。八月，晉主上尊号於契丹主及述律太后，差左僕射馮道、刘昫兩人做册礼使，奉表稱臣。表文曰：

臣大晉石敬瑭謹奉表朝賀於　父皇帝契丹可汗陛下臣
明辰丑商義同父子冀在上薰拜別　慈光首末三載顏瞻
闕下豈勝馳情切謂　聖武英明太上皇帝尊　太后号徽
明柔裕太上皇后仍輸漢金帛三十万匹兩隨表以献伏取
聖旨天福三年七月初五日大晉皇帝臣石敬瑭表
契丹主覧表大喜下詔慰答
覧孫心所奏甚慰朕懷今後遣使不須上表称臣只作書称兒
皇帝致書于父皇帝殿下如家人礼足矣善抚中夏兵民永
承天休予亦与尔有无窮之聞
契丹主集百了詔專遣接聘使同使者回大梁與晉主館使者於宣
德殿即就別殿拜受詔勅初契丹主割得幽州做南京使唐降
將趙思温做留守思温的孩兒趙延照在晉做祁州刺史思温久
契丹動息背地令人与延照言契丹終要乞以幽州内附晉主畏
契丹不敢受九月楊光遠[illegible]
圍攘內耶朱憲入城說諭范延光曰若[illegible]附當以大鎮相[illegible]

若降而殺汝白日在上吾不以[illegible]
加額曰主上重信義許以不死[illegible]
遣牙將奉表待罪詔赦之[illegible]
務將佐除授防團刺史以下[illegible]常勤軍楊光遠為天雄
節度使十月契丹主加晉主尊号晉主拜受其詔待奉使寵賜甚
厚晉主改汴州為開封府号東京以其地乃舟車所會去处漕運
充便故徙都東京遣王權充契丹報謝使權謂人曰吾老矣安能
向穹廬屈膝耶上表以老疾辞晉主怒勒停其官那時方鎮有楊
光遠最為跋扈雖制晉主召桑維翰分其權維翰曰宜分天雄兵
柄則可制矣乃加光遠為西京留守兼河陽節度使光遠緣此怨
望朝廷背後遣使厚賂契丹主養部曲千余人有反叛異志晉主
建鄴都於廣晉府置彰德於相州將澶衛二州隸之置永清於貝
州將博冀二州隸之澶州舊治在頓丘晉主恐契丹為後世之患
遣劉繼勳徙澶州城跨德勝津以為行周為鄴都留守王廷胤做
彰德節度使王周為永清節度使欲以陰制契丹也天福四年十三

月加刘知遠杜重威同平章事知遠謂重威起自外戚无大功业
与同制耻杜門不受晉主大怒謂趙瑩曰知遠堅拒制命朕欲落他
軍權使歸私弟怎生是得瑩拜請曰陛下昔在晉陽兵不過五千
人為唐軍十万所攻危如累卵設非知遠心如金石怎成大業柰
何以小過弃之切恐此語外聞非所以彰人君之大度也晉主怒
解遣和凝詣知遠第宣諭旨知遠惶恐受命天福五年二月北都留
守安彥威入朝晉主曰朕於重若信与義昔契丹以義救我〻今
以信報之聞契丹徵求不已公能屈節奉承深稱朕意彥威對曰
陛下以生靈之故猶且卑辭厚幣以事之臣何屈節之有晉主大悅
七月西京留守[illegible]光請還河陽私第朝廷許之楊光遠奏范延
光叛臣恐其逃入敵國請朝廷除之朝廷勑延光居西京光遠使其子
承貴帥甲士圍延光第逼令自殺延光曰天子賜咱鐵券許以不
何得如此相逼承貴將白刃驅逼延光擠于河詭奏延光赴水死
朝廷亦知其冤以光遠之強不敢詰問會楊光遠入朝[illegible]
平盧節度使天福六年正月[illegible]

苦契丹貪虐思歸中国成德節度使安重榮[illegible]誘之至是以部落
千余帳来歸契丹主大怒遣使責讓晉主[illegible]谷渾歸故
土初成德節度使安重榮耻臣契丹見契丹使者必箕踞慢罵或
密地遣人殺之契丹以此責讓於晉〻主為之遜謝六月安重榮
執契丹使拽剌乃使輕騎掠幽州南境上表稱道今有吐谷渾
兩突厥渾契苾沙陀等各率部衆歸附党項等亦將契丹告牒来
納皆言為契丹侵暴願各帥十万衆与晉會合共擊契丹又為書
遺朝貴及移文藩鎮謂已勒兵必与契丹決戰晉主患之那時泰
寧節度使桑維翰聞得此說密地使人上疏來諫晉主
疏曰臣維翰切謂善兵者拢幾而發不善戰者彼已不量伏
惟　皇帝陛下免於晉陽之難而有天下皆契丹之功不可
負也今安重榮恃勇輕敵吐渾假手報仇皆非国家之利不可
听也臣觀契丹士馬精強戰勝攻取其君智勇過人其臣上
下輯睦牛馬蕃息国无天灾此未可与敵也且中国新敗士
氣雖沮又和親既絕則當發兵守塞兵少則不可以待寇兵

多則饋運无以繼之我出則彼歸我歸則彼至臣恐禁衞之
士疲於奔走之鎮定之地无復遺民今天下粗安烝民困弊靜
而守之猶懼不濟其可妄動乎契丹与国家恩義非輕信誓
甚著彼无間隙而自啓釁端就使克之後患愈重万一不克
大事去矣議者以歲輸繒帛謂之耗蠹有所卑遜謂之屈辱
殊不知兵連禍結財力將匱耗蠹孰甚焉武吏功臣過求姑
息屈辱孰大焉臣願陛下訓農習戰養兵息民俟国无内憂
民有余力然後觀釁而動則必成矣况鄴都富强国家藩屛
今主帥赴闕軍府无人乞　陛下畧加巡幸以杜姦謀冒昧
謹言伏取勅旨　天福六年六月　日泰寧軍節度使臣桑維翰謹疏
是時刘知遠為鄴都留守聞稟詔正在東京亦勸晉主不可輕
啓兵端晉主猶豫未決忽得桑維翰疏大喜謂使者曰朕比日以
來煩懣不快今省桑公所上表疏如醉夢中忽然醒悟也晉主召
劉知遠入朝問訊因謂知遠曰安重榮跋扈朕甚思有以制之北京留
守非卿不可卿即日一行朕候鎮扶其民陰以制之知遠遂行八月

晉主至鄴都降詔諭安重榮

詔曰吾因契丹得天下尔因吾致富貴吾尚不敢忘契丹之
德尔乃忘之耶今吾以天下臣之尔欲以一鎮抗之不亦難
乎宜審思之毋取後悔

重榮得詔愈驕慢所得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有反謀欲地遠
使与之通謀共為外援十月刘知遠遣親將郭威賫詔招誘吐谷
渾酋長白承福欲使之叛安重榮来歸朝廷威謂知遠曰虜惟利
是嗜安鐵胡止以袍袴賜之今欲其来朝必重賂乃可致耳知遠
出府庫金一百兩縑二百疋使威賫以賂之

詔曰大晉皇帝詔諭吐谷渾酋長白承福等朝廷已割尔曹
隸契丹尔曹當自安部落今乃南来助安重榮為逆重榮已
為天下所弃朝夕敗亡尔曹宜早從化勿俟臨之以兵南北
无歸悔无及矣

白承福得詔大惧帥衆来歸知遠二二處之於大原嵐石之間表
聞於朝使白承福領大同節度使收承福精騎以隸知遠麾下達

執契苾聞之亦叛安重榮歸晋重榮之謀稍沮初晋主离汴州时
分和凝奏曰車駕已行安從進必反請密留空名宣勅十数通付
留守鄭王重貴万一有変則書填諸将名目遣擊之十一月安從
進舉兵反鄭王重貴遣高行周宋彦筠張從恩等伐之安重榮亦
得安從進反数召集境内飢民数万南向鄴都託言入朝晋主聞
之以杜重威為招討使在宗城西南与重榮戰重榮敗走還城自
守晋[illegible]戰及凍餓死者二万余人天福七年正月鎮州牙将逆西
郭水[illegible]門導官軍入城殺守陴民二万人執安重榮斬之晋主函
安[illegible]首送契丹卑辭遜謝契丹因晋主招納吐谷渾遣使来譲
晋主憂憤成疾一旦馮道獨對晋主命幼子重睿出拜道又令宦
者抱重睿納道懷中欲使道輔立之六月晋主殂道与侍衛馬步
都虞候景延廣議曰国家多難宜立長君乃奉齐王重貴為嗣是
日齐王重貴於柩前即皇帝位初晋主有疾亟召刘知遠入朝欲
託知遠輔政重貴寢其命不遣使宣召由此知遠怨望新主重貴
八月高行周围襄州奉国軍都虞候王清与指揮使刘詞帥衆攻

克襄州安從進舉族自焚死且說晋主初立時[illegible]大臣議奉表称臣
遣使命詣契丹主告哀景延廣曰致書称孫[illegible]不称臣契丹主[illegible]其礼
太過李崧力爭之曰陛下如此他日必躬擐甲冑与契丹戰悔
无及矣延廣固爭馮道持兩可之說晋主卒從延廣[illegible]致書不
称臣而称孫契丹主大怒遣使命責讓景延廣對[illegible]復以不遜
語激之契丹盧龍節度使趙延壽[illegible]契丹欲代晋為帝屢勸誘
契丹興兵伐晋八月晋王所得延壽有[illegible]謀[illegible]遷東京然尚与契
丹往来問遺无虚月初河陽牙將喬榮從趙延壽入契丹〻〻使
喬榮做回圖使往来販易晋就大梁置邸居之九月景延廣說晋
主曰契丹之使在晋販易者皆殺之將回圖使喬榮因之於獄拘
收其宝貨一時在朝大臣皆言契丹不可負乃放喬榮慰諭而使
帰契丹榮臨行入辞景延廣〻〻大言曰尔帰告汝主先帝為北
朝所立故奉表称臣今上乃中国所立所以屈身於北朝者正以
不敢忘先帝盟約故耳為鄰称孫可也万无称臣之理翁怒則来
戰孫有十万橫磨劍可以相待翁若輕舉万一為孫所敗取笑天

下悔何及矣契丹主乃許言公之言語頗多怕有遺忘願以紙墨書
之延廣命吏悉寫所說的言語授喬榮。榮以呈契丹。契丹主大怒
决意舉兵晉使之在契丹者契丹皆殺之刘知遠是時鎮河東知
延廣必虚言召禍但募兵增置十余軍爲之守備十月晉主立其
叔母馮氏爲皇后初高祖將馬三百疋借平盧節度使揚光遠十
二月景延廣以詔命取之光遠怒遠使命將玉帶御馬金帛賂契
丹主謂契丹曰晉境大饑乘此攻之一舉可取趙延壽亦從臾契
丹伐晉契丹主乃揀精兵五万使趙延壽統率与之約曰若得中
国立汝爲帝延壽信之聞命即帥軍就道是歲晉境春夏旱秋冬
水蝗大起竹木葉皆盡兼是朝廷搜括民谷督責嚴急有坐匿穀
抵死者縣官往往納印自劾去民之餓死者數十万口流亡不可
勝數開運元年正月契丹前鋒將趙延壽趙延照將兵入寇貝州
在先朝廷謂貝州水陸要衝多聚芻粮爲大軍數十年之儲契丹
主自攻貝州權知州事吳巒戰敗赴井死晉主遣高行周做都部
署馬符彦卿皇甫遇等帥衆禦之晉主將兵屯澶州以候契丹

[illegible]契丹諸軍在鄴都下[illegible]反晉主宣景延廣
爲御營使晉主方离東京契丹兵[illegible]上軍屯澶州契丹
主軍屯元城契丹又分遣偉王統帥軍馬[illegible]刘知遠与
白承福會合兵馬禦之偉王在秀容田地裏与刘知遠會戰被刘
知遠殺了偉王契丹所得偉王已死一夕遁去二月博州刺史周
儒降契丹晉主命石贇守麻家口白再榮守馬家口周儒引契丹
主之弟名麻荅的從馬家口渡河在東岸下營攻打鄆州北津待
与楊光遠會合兵爲晉主差李守貞皇甫遇梁漢璋薛懷讓等將
兵万人緣河水陸並進那時高行周符彦卿石公霸等統帥大兵
在戚城田地下營契丹主進軍將戚城圍了晉主自將馬步軍二
万人解圍契丹還步軍万余人築壘屯河西諸軍渡河未及晉軍
追之契丹退去之晉軍乘勝追擊契丹大敗溺河而死者數千人俘
斬數千人河西之兵慟哭而去定難軍節度使李彝殷与諸將佐
謀曰契丹舉兵伐晉內必空虛莫若帥精兵侵契丹之境彼有內
顧之憂可以少紓晉国之難諸將曰元帥之言是也即日帥騎兵

三万攻掠契丹境内契丹佯弃元城而去却就古頓丘城田地多
設伏軍藏伏以俟晋軍来追合兵掩殺晋軍因霖雨不止更不追
擊契丹人馬飢疲趙延壽謂晋主曰晋軍恐在河上畏我鋒鋭必
不敢前不如就其城下四合攻之奪其浮橋則大事成矣三月朔
日契丹主自將十余万衆屯於澶州城北高行周跳馬出戦自午
至晡彼此各有勝敗契丹主自將精兵當中軍而来晋主亦自將
精兵出陣待之契丹主望見晋軍之盛責讓楊光遠曰汝道晋兵
半已餓死今何其多也自以精騎左右署陣晋兵披甲不動万弩
齊發飛箭如雨契丹稍〻退却昏黄時分全軍引去晋籍鄉兵每
七户共出兵器資一夫号曰武定軍四月晋主命高行周留鎮澶
州遂帰大梁朝廷因契丹入冦国用愈竭復遣使者三十六人分
道括率民財使者請曰民不從命則將若何晋主曰朕封劍授汝
不用命者先斬而後奏以此吏卒攜鎖械刀杖入民家胥趣急如
星火求死无地百姓驚擾皆不聊生八月桑維翰再秉朝政以劉
知遠為行營都統杜威為招討使督部十三節度使以備契丹十

三月李守貞圍青州城中食尽餓死者大半契丹援兵不至楊光
遠遥望契丹田地稽首拜曰皇帝皇帝誤光遠矣其子楊承勲勸
光遠降冀保全家族光遠曰昔從契丹出有全生之理若降者宜
誰佂无族滅之誅乎承勲怒帰怨於判官丘濤勸光遠之叛將丘
濤斬了送其首級於李守貞軍前縱火大譟劫其父光遠出居私
第上表待罪開城受守貞軍鄭州朝廷以楊光遠罪大而承勲帰
命雖於顯誅命守貞以便宜從事守貞乃遣人拉殺楊光遠詐称
病死授其子承勲為汝州防禦使十二月契丹復大舉入冦趙延
壽為向導引兵先至邢州晋主命天平節度使張從恩鄴都留守
馬全節護国節度使安審琦會諸道屯邢州武寧節度使趙在礼
屯鄴都契丹主以大兵継至建牙於元氏開運二年正月晋主詔
趙在礼還兵屯澶州馬全節還屯鄴都又遣張彦澤屯黎陽景延
廣守胡梁渡契丹冦邢州洺州磁州殺掠殆尽入鄴都境張從恩
馬全節安審琦悉以部兵陳於相州安陽水南岸皇甫遇共自濮
州刺史慕容彦超將数千騎前覘契丹動息至鄴都与契丹数万

相遇皇甫遇慕容彦超等且戰且却行至榆林店契丹大軍繼至
二將私自謀曰咱輩今走之死无所矣乃止駐布陣自午至
未力戰百余合殺傷甚衆皇甫遇馬戰死步戰數合其僕杜知敏
下馬以所乘之馬与遇遇騎坐戰稍定回顧知敏已為契丹擒去遇
曰知敏義士救人於急不可弃也与慕容彦超躍馬突入契丹陣
挾取知敏以歸俄而契丹再出新兵來鬥二將曰吾儕勢不可走
當效死以報国耳日已向暮張從恩馬全節安審琦等在安陽驚
怪皇甫遇等覘兵不歸審琦自將所部馬軍一千余人救援從恩
曰虜衆猥至尽吾軍恐不足以當之公輕身而往徒餧虎口耳
審琦曰成敗天也万一不濟當共死王事設使虜不南來坐失皇
甫太師咱每何面目以見天子遂踰水而進契丹引去遇与彦超
等乃得還有契丹軍來降者謂馬全節曰契丹兵馬不多宜乘其
散歸部落大舉徑襲幽州可以大獲晉主徵兵諸道下詔親征
回駕大梁契丹遣羸弱之卒驅牛羊過祁州城下刺史沈斌出兵
擊之契丹師精騎奪其門州兵不得還趙延壽引契丹急攻之斌

在城上延壽縱馬在陣前招誘沈斌謂之曰契丹大国傾国而來
使君曾事之時早來歸降万一不降城陷族滅將安歸斌厉声
答曰侍中父子失計陷身虜庭忍帥犬羊之醜以殘父母之邦不
自愧恥反有驕色何也沈斌弓折矢尽終為国家效死耳肯效侍
中所為耶明日城陷斌自刎死三月杜威等帥諸軍會于兗州進
攻契丹復泰州獲契丹兵二千人趙延壽部曲有降者言契丹主
還至虎北口聞晉取泰州復擁衆南向約八万余騎來夕當至杜
威甚懼退至陽城契丹兵大至晉軍与之決戰契丹稍退却踰白
溝而去晉軍見契丹已退旋欲結陣契丹軍馬如山四边圍合諸
軍力戰拒之人馬飢乏行至地名白團衛村各埋鹿角為行寨契
丹引軍圍之數重又出奇兵出寨後斷絶晉軍粮道晉軍營中掘
井輒崩人馬俱渴忽大風從東北起至曙風轉甚契丹主坐奚車
中命鐵鷂軍下馬拔晉軍鹿角突入寨奮短兵与晉軍合鬪又順
風縱火揚塵以助其勢軍士皆憤怒大呼曰諸招討使何不出戰
杜威曰俟風稍緩徐觀可否李守貞曰彼衆我寡風沙之内莫測

多少惟力鬭者取勝此風乃天之所以助我也若俟風止我軍見
契丹之盛必奪 其氣吾屬為所虜耳即厉声大呼曰諸軍齊力擊
賊詞杜威曰令公善守禦守貞師中軍死戰馬軍排陣使張彥澤
亦欲俟風回与戰右廂副使藥元福曰今軍中飢渴已甚若俟風
回吾屬已為虜矣敵謂我不能逆風以戰宜乘其不意急擊之此
兵之詭道也都排陳使符彥卿曰就使束手就禽莫若拘軀徇国
乃与彥澤元福皇甫遇等帥精騎出西門迎戰諸將接踵而至契
丹稍退却風勢轉盛日晝昏晦如夜彥卿等擁万余人橫擊契丹
声動天地契丹大敗而走勢如山崩守貞下令喚步軍尽拔去鹿
角出鬭馬步軍並進逐敵二十余里契丹部下鐵鷂軍既已下馬
蒼皇不能復上马委弃马及器械蔽地契丹主乘奚車急走十
余里追兵急奔得橐駝一疋騎之以走諸將請乘勝急追杜威揚
言曰逢賊幸不死更窮追之耶李守貞曰兩日人马俱渴得水足弱
難以追賊不如且退於是收軍退保定州契丹主大敗[illegible]至幽州
[illegible]給諸軍以軍失利杖其酋長各數百諸軍既歸晉主亦還大

八月晉主將祖朝忽于小殿有奏道御樓上有一老狐拱坐于上
晉主意下不樂喚殿前侍衛將軍使以弓矢采喝令射中老狐的當
賞給一十兩数箭覓發老狐遂一將射了回叫一箭掠向晉主
衣袂被打損司辜得佩大至狐且徐徐退去变若无人是日晉主
為之罷朝次日有桑維翰执笏奏狐升御座不祥之兆契丹以
不得志而去歸圖再舉其謀必不可測莫若卑辞下礼遣使通和
庶兩国休兵生靈免塗炭之禍惟陛下留意晉主曰朕終夜不
寐亦思及此听卿所奏如喚醒迷塗遂决意与大臣議遣使若得
兩下休和安逸息民皆卿之力也 桑維翰令学士院草表
表文曰晉国皇帝孫石重貴謹遣使馮子金賫表一通上奏
契丹大國祖皇帝陛下晉之得国实荷 大朝福蔭得至今
日往者姦臣趙德鈞父子構結姦謀睽間大国使 祖皇帝
親帥大軍問罪小国連年兵釁生靈肝膽塗地 祖皇帝知
之必垂哀憫令遣使奏表 大朝請修 先皇帝舊年和好
使兩国休兵息民昔假姪孫事 祖之礼不敢廢慢皇天后

土實聞此言少論此盟　先皇帝在天之靈必不恕也伏惟
勅旨晉国皇帝表
契丹主得表踞坐怒罵馮子金謂晉朝負盟却得述律太后謂契
丹主曰使漢人為胡主可乎契丹主曰不可太后曰您何故欲為
漢主契丹主曰石氏負恩不可容太后曰您今便得漢地亦不能
為若主也万一蹉跌悔何所及又謂其羣下曰漢兒怎得一餉安
眠自古但聞漢和蕃不聞蕃和漢漢兒果能回辭下礼我亦何惜
与和契丹主宴待馮子金詔曰您傳示大晉皇帝道叫可捡見石
郎小心不欲絶他宗祀通和之請怎不可從但得景延廣桑維翰
一公來面訂盟約仍割鎮定兩道隷我則可和矣使者歸致命晉
契丹主語有忿怒料其无和意遂不遣景桑二公北行初高
因遣使僧名襪囉的來与晉高祖敬瑭約曰勃海我婚
為契丹所虜請与朝廷共擊之高祖与契丹和好怒
不報及晉主即位襪囉復至言高麗国主之意
契丹東遂以分其兵勢會達死其孩兒名武的

襲上表告哀十一月晉王以武為高麗王遣通事舍人郭仁遇奉
使約高麗共擊契丹仁遇使回具言高麗之兵脆弱襪囉之言蓋
誑説謊的言語也不可信從開運三年四月王令温代替馮暉守
靈州不存撫羌胡羌胡怨叛党項羌酋長拓跋彦超与石存也斯
褒三族共率兵攻靈州由是党項之部族亦倡亂矣定州眉下西
北有狼山其土人就山上築堡以避胡寇堡中有佛舍尼名孫深
意的在堡上住坐以妖術惑衆遠近信奉之其姪中山人孫方簡
与其弟孫行友自称是深意的姪孫奉事甚謹深意既死方簡嗣
行其術称深意坐化事之如生其徒日多會晉与契丹絶好北邊
寇盜充斥方簡兄弟因師鄉里豪健據寺自保契丹入寇方簡帥
衆邀擊獲其輜重器械土人多挈家小往依之遂相聚為盜乃歸
款朝廷朝廷亦資其禦寇署東北招收指揮使方簡邀求不已少
不副所求乃率寨降附契丹為之向導入寇那時河北大饑民之
餓死者以万数天雄軍將劉延翰市馬於邊方簡執延翰獻於契
丹延翰逃歸言孫方簡欲乘中国凶饑引契丹入寇請晉朝早為

之備六月定州言契丹勒兵壓境詔以李守貞為都部署將兵禦
之是時李彥韜方用事爲視李守貞守貞恨之適有自幽州來者
言趙延壽有意歸國李崧信之命杜威致書與延壽許賂以厚利
延壽復書乞發大軍應接辭旨懇密朝廷欣然復遣人詣延壽與
爲期約契丹主使瀛州刺史刘延祚遣樂壽監軍王巒上書請舉城
内附詔城中契丹兵不滿千人乞朝廷發輕騎襲之巒願爲内應
契丹主已歸牙帳奈地遠阻水不能救也王巒亦上書與杜威乞奏瀛莫
乘此可取與馮玉李崧以為信欲發大兵迎趙延壽及刘延祚[illegible]
將北征議以杜威爲都招討使以李守貞爲副趙瑩私與馮玉曰杜
公国戚貴爲將相而所欲未厭心常怏怏豈可復以兵權假之若
必有事北方不若止任守貞爲愈也晉主不從十月下勅榜云
榜曰大晉皇發大軍往平黠虜先收瀛莫安定關南次復燕
薊盪平塞北有能擒獲虜主者除上鎮節度使賞錢万緡絹
万疋銀万兩
晉自六月積雨至是未止軍行及饋運[illegible]契丹主大舉入寇

[illegible]州杜威李守貞聞之自[illegible]任恒州引兵
[illegible]杜威會合与契丹[illegible]以彥澤為先鋒与契
丹夾滹沱河下營契丹恐晉軍急渡滹沱河与恒州合勢議行兵
還及聽得晉軍築壘為持久固守之計遂不去磁州刺史李穀說
威及李守貞曰今大軍去恒州咫尺烟火相望但多以三股木置
水中積薪布土於其上橋可立成密約城中舉火相應夜募壯士
斫虜營而入內外合勢虜必逃潰諸將皆是其言曰李刺史之言是也
獨杜威謂此策不可用杜威謂李穀曰差李穀去督辦懷滑州軍
粮好生辦事穀領命而去被契丹大軍當晉之前密地遣其將蕭
翰帥百余騎出晉軍之後斷晉粮道及歸路蕭翰捉獲晉民之樵
采的及百姓每皆被他用墨黥其面曰奉勅不殺縱之使歸運粮
民丁在路遇之皆弃車驚潰十二月李穀自書密表奏言大軍危
急之勢請幸滑州及請發兵守澶州河陽以備衝突開封府尹桑
維翰見国家危在旦夕求見而陳守備之策那時晉主方在苑中
調鷹辭不得見又請執政言之執政互争可否維翰退謂親密曰

晋氏不血食矣晋主欲自帥大軍北征李彦韜諫曰陛下親征誰
与守社稷耶斗金之子不死於盜賊自愛者重也願陛下深居内
禁不可親臨矢石之間晋主乃詔高行周符彦卿共戍澶州景延
廣戍河陽是时有指揮使王清与杜威言曰請以步軍二千人為
前鋒奪橋開道公帥諸軍継之倘得入恒州則无憂矣威乃許王
清与宋彦筠俱進清与契丹合戰勢甚壯鋭契丹佯敗清与彦筠
赶殺彦筠敗走清獨帥麾下軍力戰屢請救於杜威威竟不遣一
騎助之清謂其衆曰上將握兵坐觀咱每勝敗咱困急已甚更无
一人救援想有二心咱每但當以死報国至暮力戰不息契丹
又出新軍継之清与麾下皆戰死殆尽由此諸軍畏怯不敢出戰
契丹遠之地將諸軍環遶晋軍營寨軍中食尽杜威与李守貞宋
彦筠等商議待欲降附契丹議論已定了威背後使心腹的人詣
契丹牙帳請事成後邀求重賞契丹主紿之曰趙延壽威望素淺
焉得晋国他每不足為中原主汝果降附當以汝為帝杜威得這
言語心中大喜定此計令書記草降表伏了甲士却召諸將議事請

將聽命將謂有軍期的文字商議皆来听候威乃出降表示諸將
咸各署名諸將駭愕听命令軍士出陳於外軍士踊躍道威將令
出戰威親出諭諸軍曰今食尽途窮當与汝曹共尋生路因命觧
甲倒戈軍士皆慟哭声振原野杜威共李守貞仍於衆中揚言主
上失德信任姦邪猜忌於已聞者莫不怒目切齒契丹主遣趙延
壽穿赭黄袍至晋降軍營慰抚士卒又將赭黄袍令杜威穿着盖
契丹先紿威為帝故以此戲弄杜威也杜威為向導引契丹主到
恒州城下順国節度使王周亦出降契丹主以孫方簡為義武節
度使麻荅為安国節度使張礪言於契丹主曰今大遼已得天下
中国將相宜用中国人為之不宜參用北人及左右近習苟政令
乖失則人心不服雖得天下又將失之契丹主曰南北參用所以
為長久計也契丹主引兵南下杜威將所部軍以從遣張彦澤將
馬軍二千人為先鋒進取大梁授通事傅住兒為都監契丹主又
欲遣皇甫遇先入大梁遇懇辭退謂所親曰吾位為晋將相兵敗
既不能死忍復圖其主乎行至北名平棘謂從行者曰吾不食數

日矣何面目復根虜主南下遂自扼其吭而死張彥澤受契丹主
的分付倍道疾馳兼夜度白馬津晉主聽得彥澤軍至急忙召李
崧馮玉李彥韜等入禁中議事欲詔劉知遠發大兵入援次早張
彥澤焚封丘門斫門關而入城中皇皇晉主在宮中自放火攜劍
驅宮人赴火偶為親軍將薛超挽住少頃張彥澤傳契丹主書述
得太后書慰撫晉主晉主乃滅火與后妃相向哭泣疾忙召范質
草降表

表云孫男臣石重貴禍至神惑運盡天亡今與太后及妻馮
氏率族面縛待罪遣男臣石延煦延寶奉傳国宝出迎

那時張太后亦上表稱新婦李氏妾傳住兒今晉主待罪軍前自
稱望父求哀○少寬斧鉞之誅張彥澤引晉主等至契丹主帳前宣
契丹命云欽奉大遼皇帝聖旨令石重貴脫卻黃袍穿白素衫拜
受詔命左右皆掩面垂泣忽有使者宣召張彥澤議事彥澤微笑
不應宣契丹主命召桑維翰景延廣維翰行至天街遇着李崧駐
馬相語忽有軍吏於馬前揖維翰曰請相公赴侍衛司維翰知不
免…就死何那
…以今日之事已至此公有何
…公復領大鎮授以兵權何為
負恩至此有何言…考為先帝…一死可以彥澤無以應嘗今鎖
…縱兵大掠京城二日都城為之一空彥澤自稱
…有功旗幟上皆寫為赤心為主四字彥澤在晉時素與閣門使
高勳不叶徑殺勳叔父及○的弟中書舍人李濤曰與其死於溝
瀆不若死於彥澤之手乃投刺題曰上疏請殺太尉仇人李濤謹
來請死攜刺往謁彥澤彥澤欣然接之謂濤曰舍人怕死否濤曰
濤今日之怕死亦如足下去年之怕也向使高祖信濤的說安有
今日之禍彥澤大笑酌酒飲濤濤引滿酌之而去旁若無人彥澤
將晉主重貴移住開封府須刻不得少留晉主命悉收內庫金珠
彥澤道此物乃大遼皇帝所得亡国所得的物不得藏匿晉主悉
歸彥澤不敢帶行彥澤遣指揮使李筠將兵監守內外音問不得
通馮玉求自送傳国宝冀契丹主任用之晉皇子延煦之母有姿

邑彥澤使人取之以侍寢殺桑維翰將帶縛維翰頸上誑契丹主
曰維翰自縊而死高行周符彥卿皆詣契丹降契丹主責之
曰您記得陽城廝殺時事否彥卿曰臣當時惟知有晉主不知有
大国今日死生惟命契丹主笑而赦之契丹主賜晉主手詔云

大遼皇帝道与石重貴孫勿要煩惱教您有噉飯之所進入
傳国的寶非真的何得相誑可將真的献来

晉主重貴奏云頃王從珂自焚舊傳国寶不知所在此寶先帝所
為非相誑有司議欲使晉主銜璧牽羊大臣輿櫬迎於郊外契丹
主曰吾遣奇兵取大梁非受降也不許用降礼見又詔晉文武群
僚一切如故朝廷制度並用漢礼遣兵催督河陽捕景延廣契丹
主到封丘景延廣馳驛至契丹主詰責之曰致兩国失歡皆您所
為也十万橫磨劍安在召喬榮与延廣對辨延廣初不服榮出片
紙書見所記語示之乃服罪請死契丹以十事詰責延廣每服一事
則授一牙籌授至八籌契丹主叱鎖之將送之帰国中夜自引手
扼吭而死天福十二年正月初一日百官送晉主重貴於城北百
官乃易服紗帽迎契丹主伏路側請罪契丹主命起復撫慰之晉
主重貴与太后迎於封丘門外契丹主辭不見徑騎馬入城百姓
皆驚走契丹王遣通事諭百姓云咱亦人也汝曹休怕會當使您每
蘇息咱无心南來漢軍引咱至此耳至明德門拜而後入日暮復
出屯於赤岡高勳訴張彥澤殺其家人契丹主亦怒彥澤剽掠京
城喝令兵鎖彥澤百姓爭投牒訟彥澤罪遂遣人押張彥澤与
傳住兒赴北市斬了仍命高勳監殺彥澤所殺士大夫的子孫皆
衰絰執杖號哭詬罵奉杖打之高勳命剖其心以祭死者市人爭
破其腦取髓臠其肉而食契丹差軍防護景延廣帰契丹行至陳
橋止宿延廣扼吭而死契丹主將晉主石重貴及其家人遷徙封
禪寺住坐以兵圍守甚嚴下詔封重貴為負義侯徙居黃龍府那
時雨雪凍餒太后使人謂封禪寺僧曰吾嘗於此飯僧數万今日
獨无一人相念耶僧云虜意難測不敢獻食晉主密求於守者乃
稍得食契丹主是日引兵入宮諸門皆用契丹守衛殺犬懸羊於
門謂之厭勝術契丹主謂晉群臣曰自今不修甲兵不市戰馬輕

繇省役天下太平矣令去胡服改用中国衣冠官李崧為樞密使馮道為太傅諸藩鎮皆詣契丹降附焉

詩曰

衣到弊时生蟣蝨　肉從腐後長虫蛆
向非叛将為敺攸　安得強胡敢覬覦
桀犬吠堯甘背主　失身事虜作戎奴
君看彦澤趙延壽　国破家亡族亦誅

新編五代晉史平話卷下







新編五代漢史平話目錄

卷之上





刘知遠見李敬業
知遠趕回行司
知遠坐李長者廳上
知遠責罵兩舅
洪信兄弟得叔父救免
知遠令郭威招諭吐谷渾
知遠按兵不動
遣郭威圖白承福
刘知遠出兵迎奪晋主

知遠見三娘子
知遠統軍到孟石村
喚三娘子拜受夫人宣命
要斬兩舅李洪信洪義
知遠帶取夫人回府
晋主重貴詔知遠伐契丹
郭威勸知遠撫守河東
郭威勸知遠乘時進兵

卷之下

刘知遠即皇帝位国號漢
漢主至洛陽
漢主入大梁
漢主親幸澶魏勞軍
命授杜重威為太傅

武行德降刘知遠
殺許王從益母子
蕭翰將[illegible]北遁
杜重威降漢
遣臣[illegible]使益俱入朝

宣馮道為太師
召郭威入受顧命
郭威秘不發喪
皇子承祐即位
趙思綰拠城叛
鳳翔王景崇叛
郭威築長圍圍河中
[illegible]衍破伏虎陣守貞大敗
唐主使李金全救河中
趙暉詐蜀軍誘王景崇
趙暉告急於郭都督
李守貞遣王繼勳襲漢柵
王繼勳帥衆降漢
趙思綰奉表降漢
郭威歸大梁

漢主疾篤
漢主殂
郭威殺杜重威
史弘肇加侍中
李守貞舉兵叛
漢主命郭威收二鎮
李守貞排伏虎陣
李守貞求救於唐主
趙暉將兵攻鳳翔
蜀遣安思謙救王景崇
郭都督自統兵救趙暉
刘詞殺退王繼勳
李守貞赴火自焚
郭威使王峻殺趙思綰
奏請推恩大臣諸藩鎮

新編五代漢史平話目録

新編五代漢史平話卷上

詩曰

石郎造晋起兵端　忍辱甘心父契丹
纔喜從珂方燼骨　柰何知遠又彈冠
戰爭併閧因何有　猜忌萌時心已寒
鷸蚌相持漁者利　好將道眼為傍觀

話說裏石敬瑭為後唐国戚只因為潞王猜疑激發石郎借援契丹卒兵篡唐自立為晋唐之潞王從珂虽赴火自焚其骨已燼敬瑭信用劉知遠君倡臣和義同一家至齊王重貴專任景延廣好大喜功失歡北虜卒使禍生於所恃劉知遠初欲竭節盡忠不負晋高祖的恩義柰齊王猜嫌之心一萌故知遠覬望之意始决擁精鋭之兵據形勝之地闇危急而不援伺釁隙以自圖吉是齊王与契丹互相吞噬如鷸与蚌相持知遠傍觀伺隙一舉而取之如漁者坐收鷸蚌之利一般借乎天道好還得国之後坐席未温而

郭威睥睨其間巳挈漢鼎而為周矣且說郊遠姓刘氏其先世沙
陀部緑郊村人氏後居太原汾州孝義縣父名光贊母蘇氏生知
遠初名成保為人嚴重不好言笑面色紫黒目多白睛年方七歲
父光贊早巳喪亡家貧母寡无以自贍一日蘇氏与小叔刘光遠
商量咱家貧寒子幼難以忍飢守志未免唤取媒人与他評議改事
他人所有成保幼小叔々若可收留幸為養他成丁看他自立作
活如何望覷您哥々面皮特為收録刘光遠苔其嫂曰咱每若自
有家產生計贏余便收養這成保小的也覷着哥々的面看待甚要
緊但是咱亦家貧自有幾个孩兒待咱日求升合養贍只个是一
朝先飯喫父子兩分解怎說得這話既是嫂々改適他人只得敎
媒人与婚主訂議挈取成保自隨乃為使當蘇氏曰咱有服制誰
人敢為做媒須是叔々為我主盟始得刘光遠曰據伱恁地說服内
成親时何不具狀告官後召媒改嫁幾多穩當蘇氏見說只得依
從光遠的言語具狀往孝義縣告官乞行改嫁　狀詞云

告狀改嫁人刘阿蘇年卅六歲係本縣人氏昨嫁事刘光贊
為妻已經五載生下男[illegible]七歲刘光贊於今年
正月十三日因病身亡[illegible]孩兒幼弱又是貧難不濟与
小叔刘光遠商議若欲持服守志奈緣貧寒不能[illegible]口食拋
小叔刘光遠回言只令阿蘇具狀告官若帶孩兒刘成保改嫁
未敢擅便謹狀告乞　孝義縣判縣台賜詳狀施行
長興二年九月初五日刘阿蘇狀

孝義縣知縣覽見阿蘇詞狀喚集鄰保并刘光遠當厅審問取各人
供招詞因与阿蘇所告相同遂判執照付阿蘇召媒改嫁阿蘇得
判後召得刘洪為媒說那卧龍村慕容三郎姻事明盟約已定无過
是剋定了下个追陪財礼選取良辰吉日慕容三郎取那阿蘇歸
家与那上下親情眷屬做个筵會堂請諸賓客歌舞鼓樂喧天
筵會罷衆賓送新郎入帳　正是

錦帳牙床色々新　銷金帳幔綴同心
珊瑚玉枕屏山畔　交頸鴛鴦浮又沉

慕容三郎取得渾家歸後其阿蘇挈帶得前刘光贊的孩兒成保自

隨歸他義〻父慕容家看養改名做劉知遠年漸長成慕容二郎是定
个有田産的人未免請先生在書院教導義男劉知遠讀習經書
爭奈知遠頑劣不遵教誨終日出外閑走專習武藝使搶使捧喫
酒賭錢无所不作无所不為義〻父慕容二郎心下不樂一日是二
月八日慶佛生辰時分劉知遠出去將錢雇倩針筆匠文身左手
刺个仙女右手刺一條搶寶青龍背脊上刺一个笑天夜叉歸家
去激惱義〻父慕容二郎將劉知遠趕出門去不在後阿蘇思憶孩兒
終日淒惶淚不曾乾負兒
　玉容寂寞淚闌干　　梨花一枝春帶雨
慕容三郎見它渾家終日價淒惶无奈未免使人去尋得知遠回
歸那時知遠年登十五了義父一日將錢三十貫文令知遠將去
汾州城裏納糧其蘇氏向慕容三郎道休教劉知遠去納糧奈他
有三般病怎生把錢付他去得慕容三郎問他有甚底病蘇氏曰
第一病是愛賭錢第二病愛喫酒第三病是愛貪花沾惹這三病
事怎生肯得錢來恐怕三十貫錢与他去便做斷送了他頭〻也
歸路也慕容三郎道不是恁地說人有常言道一蹶者得一便
經一事者長一智他前時不肯從我趕將出去今日老成似在先
時分了我且把這錢去令他納糧試他如何若能了得這事回來
咱待把三五百貫錢与他開个解庫撰些清閑飯喫怎不快活蘇
氏見其夫恁地說了不敢阻當只得教劉知遠交領了錢三十貫
文去納稅劉知遠交領那錢後辭了爺娘離了家門奔汾州去行到
卧龍橋上少歇片時只聽得骰盆內擲骰子響声仔細去橋亭上
覷時有五个後生在橋上賭錢劉知遠心裏要去厮合賭錢未敢
開口只得挨身向前看覷其間有一个後生向知遠道有錢便將
來共賭无錢時休得來看知遠聽得此語心下恼就將那納糧的
三十貫錢且把來賭我心下指望把這錢做本贏得三五十貫錢
將來使用纔方出注擲下便是个輸采眨眼間三十貫錢一齊輸
了无錢可以出注知遠向五个後生道您每一人將一貫錢借我
出注那人道有錢可將來賭无錢便且罷休知遠心下焦燥向他
說我不賭錢且賭个厮打打得我贏便將錢去若輸与我〻不還

分道罷焉五个郎君共鬪々經數合只見五个郎君騰雲而去知
遠意下思忖這是五通靈顯濟會他留下這三十貫分不曾將去
據東這分奔前去繞經半日又撞見有六个秀才在那灌口二郎
廟下賭博刘知遠又挨身去厮共博分不多时間被那六个秀才
一齊贏了刘知遠輸了一十貫分身畔赤條々地正似烏鵶中彈
遊魚失波思量納稅无分歸家不得无計柰何蓦忽間听得路上
往来人說道太原路有使命賫擎後唐明宗皇帝聖旨到來開讀
要招慕強壯人充軍以備防禦契丹入寇知遠見說人急計生收
拾些果足待往太原府去投軍行到西河縣管下地面孟石村過
見日晚桐陰已轉日影將斜望遠浦幾片帆歸听高樓數声角響
知遠未免要尋个店安歇店家為官司行下緝捉姦細不許停留
无行止單身之人誰人肯容着刘知遠宿泊正倉皇无措行至前
面見一座庄舍十分齊整知遠將身奔入那庄門只見粉墻朱户
飛閣雕樓早上淡烟籠院宇晚來薄霧罩池塘知遠思量這个人
家是一个富豪的人家待晚奔他庄門上一宿繞曉便去誰知道

那邊有他庄門上打睡那庄主李[illegible]這夜後得个異夢
夢古人有詩說這夢

鹿分鄭相終難卜　蝶化莊周未可知
縱使如今不是夢　能於為夢幾多时

李敬儒夢見甚底夢見他門樓上有一條赤蛇攫虎作一團被敬
儒將棒一趕那赤蛇奮起頭角变成一條青龍在雲霧中露出兩
爪諕得李長者大叫一声覺見是夢忽覺等到雞唱李長者起来疾忙
喚門子去門下看有甚麼物事回来報說去不多时門子来報道
莊門上有个壯大的漢单身在門臺上打睡李長者听得這說喚
門子叫他入来問他来歷門子依命出門下喝一声道咦你是甚
人在此打睡疾忙起来去見長者莫帶累咱每喫受譴責知遠只
得隨那門子入去長者坐于厅上知遠就厅下一跪長者問知遠
道你是甚処人氏要往何処在這裏打睡你莫是奸細的人今官
司緝捉无行止目生面色人可依直向咱說来知遠啓覆長者小
人不是奸細乃是蓋義縣慕容三郎義子只因父親把那分分付

小人去納粮在卧龍橋上被五个後生廝合鄰骰一夯輸了被知
遠邏盯一頓奪得這分回来又行至潼口二郎廟裏又撞着六个
在那獻臺上賭博知遠又將這分去入頭共賭不数擲又被那六
个秀才贏了既无分納粮又不敢回家打听得太原府見奉聖旨
招軍遇晚店家不肯容受单身无行止人宿泊未免投奔使左推
借問臺上一宿待曉便去長者見說您一个人形皃堂々怎不別
尋个生活去投軍做甚麼您不見俗語有云做人莫做軍做鐵莫
做針做了軍時別无活路頭也何不且在此間与我家重打簏使
喚你意下如何知遠跪謝仔細覷时知遠文身綉体只得教他去
後槽飼馬知遠將身入馬坊去遂一交熟了馬疋割草浸谷及时
餵養得一日只見群馬嘶鳴李長者手拄藤杖緩步到馬坊看覷
但見知遠在地上睡卧有一條黃蛇從知遠鼻孔内自出自入傍
有一人身着紫袍擇自一柄黃涼傘將知遠盖却李長者歸向他
的渾家道劉知遠在馬坊地上打睡有這般物事在邊委是差異
現昨来坊裏的事似与這事符合可後這廝必有大々發迹分也

渾家道既是有此奇[illegible]不將女孩兒三娘
子招他做女婿向後改換我家[illegible]
老院子王大去与知遠說媒知遠向王大[illegible]來喜我々一窮
劉智骨副能討得个喫飯處您說這般話莫帶累咱自了飯碗[illegible]
曰咱是得个太君的言語怎生是来要您々若信從便教您喜事用
快活若還不肯您可將身出去知遠[illegible]大喜李長者擇取良辰
吉日招知遠登門做个入贅女婿正是

門闌多喜色　女婿近乘龍　屏開金孔雀　褥隱綉芙蓉

李長者會自內外眾賓排自大々筵會為女孩兒三娘子招个劉
知遠入贅即日成親劉知遠与三娘子两个是夙生有緣結成夫婦
鴛幃同寢共諧今日恩情鳳枕交攙說尽當时密愛天上深
盟厚誓雖比今时世間痛惜深憐怎如今夜魚水之一夕夫妻
但見百年斗喜美
當日劉知遠与三娘子成親之後怎知他三娘子两个哥々名做
李洪信李洪義的終日肚悶背後道咱爹娘得恁地无見識將个

妹々嫁与一个事馬的驢口教咱弟兄好不羞了面皮只管憎嫌他妹夫刘知遠轉眼間過了半年李長者夫妻一兩月間相继喪亡便是那李家儒的長孩兒李洪信管自家計和那弟々李洪義兩个一向厭惡刘知遠要赶將他出去三娘子为見使地生受一日向知遠道咱兩位哥々心下不喜您在這裏咱將些分來与您出去經商周年半載却帰来覷咱一番也好知遠听得他妻兒言語便就房下併疊得百十貫分將身出去奈知遠是个辣浪底性人有分便使有酒便喫怎生留得分住一日使尽盤纏一直奔去太原府李横衝帳下投軍为做横衝都自投軍後时通運泰武藝過人走馬似逐電追風放箭若流星趕月臨陣时勇如子路决勝後謀似張良不兩月間多立了奇功李横衝補授知遠做自偏將与那銀槍效節都軍下石敬瑭兩个厮合結義做个兄弟却說那三娘子自知遠出去經商半年去後生下一个孩兒李洪信洪義兩个要教那妹々將水浸殺了您一身自也沒使用每衣飯如何更養得那窮漢的孩兒只管在家無禹無言二兩日不能彀安与那

叔父李敬業聞得在寬覓一人憑着一封書將這孩兒送去太原府還刘知遠知遠接了書看將那孩兒命名做承義往覓个乳母看養在後刘知遠根自石敬瑭軍下立功撥隨石敬瑭部下部將是後唐長與三年事也那时契丹欲牽兵入寇朝廷選帥臣出鎮河東有樞密院直學士李崧去皇帝根前奏過今朝廷議選河東帥非石太尉不可即日宣授石敬瑭做河東節度使刘知遠根隨敬瑭一処去到晋陽田地裏將軍下事務一切委重刘知遠勾當至閔帝應順元年正月朝廷不欲石敬瑭久在河東徙潞王從珂做河東節度使却宣授石敬瑭做成德節度使會潞王稱兵反叛捉自西京留守王思同殺了閔帝倉皇无措下詔召石敬瑭將兵入朝拒敵潞王三月潞王兵馬到陝閔鄉閔帝憂駭不知所向只帶得馬軍五十人一同奔出懷州至衛東數里頭遇自石敬瑭統兵入衛閔帝心中大喜召敬瑭問興復之策敬瑭曰臣所得康義誠已行反叛事勢危急容臣与二三大將謀之却得聞奏敬瑭出外見懷州刺史王弘贄共謀興復大計弘贄曰前代天子播遷也旦有鄉

相侍衛府庫法物今主上此来僅有五十騎自隨莫是被潞王即
位後廢了主上駈逐此来亦未可知敬瑭回軍中將王弘贄的話
説与沙守榮奔洪進兩个忽洪進向前責罵敬瑭曰令公爲明宗
愛壻富貴相与共之憂患亦宜相恤今天子播迁委計令公冀圖
興復公乃以此致疑怎不是附賊要賣天子否洪進抽佩刀待刺
石敬瑭當有敬瑭親將陳暉力救得免守榮格鬥被陳暉殺死洪
進亦自刎死劉知遠做牙内指揮使直引兵入閔帝行宮將左右
從行的騎士一齊殺盡了祇留閔帝一人得不加害石敬瑭更不謁
見唐主引兵徑赴洛陽至清泰二年唐主宣授石敬瑭做天平節
度使敬瑭欲不拜命朝旨差張敬達做西北都部署迫脅敬瑭赴
鄆州敬瑭疑懼与劉知遠共謀去就劉知遠道哥哥久在兵間素
得士卒之心今據形勝之地士馬又十分精強若称兵反叛帝業可
成奈何聽命於一紙制書自投身於虎口乎敬瑭聽得知遠這説
心下欣然應道賢弟説的話使我心下豁然便喚掌書記桑維
翰爲草表称臣於契丹主請以父礼事之契丹主回書許俟八月

國赴援八月唐主使張敬達築長圍攻打晉陽石敬瑭差劉知
遠做馬步軍都指揮使十一月契丹主立石敬瑭做大晉皇帝改
年号做天福元年宣授劉知遠做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天福四年
晉主加授劉知遠做同平章事与那杜重威同制知遠心下不悦
道咱有佐命的大功重威起自外戚无甚功勞恥与之同制々下
數日杜門不肯拜受晉主怒謂趙瑩曰知遠坚拒制命可落軍權
令他歸家閑坐趙瑩奏道陛下昔在晉陽時兵不滿五千人受虜
兵十万余所攻危在旦夕倘非劉知遠心如金石拼死拒守大業
何由可成今以小々過失弃絶功臣天下之人將謂陛下賞輕罰
重无以制伏臣民晉主怒少解遣和凝親到知遠居第宣諭聖旨
促令受命知遠皇恐就職天福六年晉主以安重榮跋扈宣授劉知
遠爲北京留守那時知遠的孩兒承義年至十二歲因出外去之馬
被雷擊傘戲笑曰宣賛驍馬趕毬快活怎知恁的娘々在那孟石村
日夕在河頭擔水多少苦辛麽承義未聽得時万事都休才聽得
後一日也忍過不下歸家泣告父親道孩兒每出外閑走被軍人

笑罵道咱在此快活怎知娘〻見在孟石村河頭擔水辛苦孩兒
告自爹〻待親身去尋咱娘〻探問消息知遠聞言只見眼淚汪
汪向李義道您不須去您若去時兩个舅〻必用計謀陷害您待
老爺明日結束行裝帶領百十人一同去去探您娘〻消息兩日
便回那元帥經行但見聲喜振野騎氣驚人旌旗飄九陌紅霞戈
甲浸滿皆秋水離了北京離不得飢飡渴飲夜宿曉行不數日到
得孟石村一十里頭將一行人從並潛伏一處知遠自打扮做个
討草人夫撞着一對草盛回那孟石村李長者庄上去那兩个舅
舅李洪信李洪義全不秋采首知遠只有那叔〻李敬業廝認得
知遠帶他去厅上坐定喝令星棗點茶酤來古人有詩說并道是

王家旗槍真絕品　僧家造化極工夫
兔毫盞內香雲白　蟹眼湯前細浪腴
斷送睡魔離几席　增添清氣入肌膚
此叢自好岩溪畔　不許移根傍上都

李敬業敲業業問知遠道聽得外甥在太原大〻發跡

劉衣錦還鄉作怎生來服侍[illegible]是父任言棗與哥〻
万千磨難日夕監他去河頭挑水安[illegible]去尋[illegible]他掙扎功名成遂
夫榮妻貴也您下梢口[illegible]狠狠怎教他大[illegible]孝順出兩件衣服
使知遠穿了引他去上親下情處聊叫一声兩[illegible]歸去見取三娘子
夫妻厮見不覓珠淚垂〻知遠道俺討草去去北京留守行司應
副餵馬用度改日却來相探道罷䠶起道[illegible]便去第二日只見一
陣軍馬在庄門外鬧嗔小刻北京留守頭踏過了人從喝道低声
看〻留守馬來直至李長者庁前下馬行上庁上坐了賣[illegible]留守
坐庁射如何

无限禾衣當初畔㦲多衛士立皆前尾看獄子說黃荊努目
杖家持法物左右送排列无非客將孔目通引官右侍祇應盡
是篋級前行推款吏法司檢條定法獄子亂間剑枷論不失
許多威嚴聲喜自一堂神道

那厅上坐的却是李長者外甥劉知遠受了北京留守衣錦還鄉
也使左右請將三娘子出來令將香[illegible]載冠穿帔拜受夫人宣

命拜說就知遠左邊列坐唱公喏曰拱立把將李洪信李洪義兩兄
弟跪於階下罵之曰您舊時欺負自家赶將出去投軍又要將水
渰殺了咱的孩兒咱這三娘子是您同胞的兄弟不把半眼覷他
迫令他受苦千々万々千々磨難日夕為您做驢口去河頭挑水您
是不顧恩義的賊喝令左右將謀一等重枷來將李洪信李洪義
枷着待斬子細看覷見了押赴門首斬首來軍前獻酒澆了自一
肚膚氣當得妻叔李敬業進前跪告知遠疾忙起身走下階來將
叔々扶起請上廳歸主位坐定敬業道人君寘識明誰不敬人歎
貧且如蘇秦未遇時嫂皆笑之不為下機及佩六国相印時位高
金多親戚皆來根隨蘇秦求富貴秦皆周之使兩其欲而去又
如朱買臣家貧刈薪糊口常將書册掛擔上行且讀書其妻苦見
買臣恁地日夕求去買臣道吾年五十當富貴今四十七矣待我
富貴厚報您恩休要與去妻罵曰如公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
堅要改嫁買臣不能留始聽其去不二三年拜會稽川郡太守□□
後其妻與後夫同治道路買臣見之使載後車妻羞歸自刎々

兩个自有眼孔識得好人却負親々教負是洪信洪義兩个凡夫肉
眼怎識好人望留守覷當日兩个親弟兄姊存留兩个承續香火亦
是賢親一場陰德事知遠覷諏了敬業道小人听得叔々教誨敢
不遵從喝令階下排軍將洪信洪義兩个跣了枷引上階來為他
把一个盞与他退驚則个又記得舊日在李家未贅時曾出外牧
馬々喫首報恩寺田禾稼被寺僧拿去吊了二十下知遠回孟石
村後此僧不勝恐惧々遠乃遣人喚這僧來命之坐以好語慰安
之道是大丈夫以德报怨小人以怨报怨您可安心咱前日的事
如風休冰解休要疑惧衆心服知遠之器量過人知遠在孟石村
住得半月十日帶取李夫人一同回北京留守衙去也十月知遠
遣親將郭威賫詔旨誘說吐谷渾酋長白承福令他舍弃安重榮
來歸朝廷您好生小心勾當事濟有貴威曰虜惟利是嗜安鐵胡
當來秪將袍袴賜之得他歸服今若捐重賂以誘之可立致其来
耳知遠令郭威將帶黃金玉帶等自隨往吐谷渾白承福处諭指
云朝廷已割您這田地隸屬契丹您合自安部落今者何故南來

助安重榮反叛耶律恐重榮喪亡悠部屬无所歸附悔无及矣承
福遑惧與部衆同郭威來歸降刘知遠知遠表白承福做大同節度
使六月晉主石敬瑭疾亟宣召刘知遠入朝欲使輔政兼立嗣君
是時齊王重貴自立爲帝竟寢其命不還知遠在後得知由是心
懷怨望天福八年九月景延廣挑契丹回圖使喬瑩因放瑩歸国
乃大言曰尔歸語其主孫有十万橫磨劍翁怒則來戰万一蹉跌
取笑天下知遠那時做河東節度使所得這言語遂知延廣以大
言召寇但不敢正言之一面增募軍馬置十余軍以備契丹衝突
耳開運元年二月契丹渡河晉主自將親征詔刘知遠擊契丹知
遠兵屯樂平不進八月宣授刘知遠爲行營都統知遠受命晉主
再遣使命督促知遠會兵山東知遠亦皆按兵不動晉主疑之謂所
親曰知遠坐守太原殊无援朕之意必恐有異圖雖受都統之命實
无臨制之權凡朝廷大事皆不得預聞知遠亦自知爲主上見疎
乱謹慎自守以度日郭威見知遠有憂色謂知遠曰小人見令公
得日憂形于色但以滅陷之見覷之河東之山河險固風俗好劇

魏多良馬无事則勸民勤於耕桑有事則募民習於弓矢此可霸
王之資也願令公堅守不必移鎮一進退在我又何憂乎知遠曰咱
有此意久矣願高祖之恩不可負其时開運三年八月晉主數召白
承福入朝宴賜甚厚其部落入太原界畜牧多犯法刘知遠无所輕
貸必以法誅之部落往往怨朝廷微弱又怕知遠嚴明私謀遁歸
故地刘知遠与郭威商議今天下多事置白承福等部落在太原
乃異日腹心之疾不如因事圖之密地遣人進表奏朝廷謂白承
福等爲謀反覆將有歹心乞朝廷遷移其部落使居在內地晉主乃
遣使命齎勑詔將吐谷渾部落分隸諸州知遠乘其未行遣郭威招
誘白承福入居太原城中以謀叛坐之併其部屬四百余口盡殺
之不留一人吐谷渾之黨遂衰初晉主忌知遠位望日隆乃進爵
爲北平王徙爲北面行營都統知遠愈增募軍馬兼得吐谷渾財
畜愈覓富强馬步軍各有五万余人晉主与契丹結怨知遠心知
晉室危亡忌景延廣用事更无一言論諫契丹率大兵深入知遠
心知晉主顛沛嫌晉主忌刻不遣一兵救援至晉主重貴被契丹

拟以兆歸乃分兵扼守四境遣客將王峻奉表稱臣於契丹表云
河東節度使北面行營都統進封北平王臣劉知遠謹頓首
上表于 大遼皇帝陛下臣偷位晉朝位兼卿相主有昏德
而不能進窮違之諫国有兵雖而不敢遣勤王之師实以
皇帝陛下自天生德无地不臣今以亡国之俘臣頼存前晉
之宗社冒死謹言席藁待罪伏候聖旨
契丹主覽知遠所進表了道是劉知遠觀望不至既不屬南朝又
不事北朝意將何所屬耶乃手詔褒美
詔云覽卿所奏備見忠懷今賜劉知遠木拐優礼先朝元老
寵示朕尊賢之意此後進表宜加兒字於劉知遠姓名之上
俾守太原朕將畀尔之嘉命
王峻捧詔回歸具道契丹主的意思孔目官郭威向知遠道虜之
恨公深矣但王峻言契丹貪殘大失人心焉得天下豈能久有故
士中国須索中国人為主且待財而動可也知遠曰公之謀甚善
意暗合可謂英雄所見相同也威有勸知遠乘時進兵以兵復晉

虜今所必可得志知遠應之曰用兵當審時度宜今契丹新挫
未有他變怎可輕動況契丹之志惟在於得貨財貨財已盈
所欲必將北歸況春氣已過勢難久留宜待其去然後取之可以
收萬全之功也河東將佐勸知遠稱尊號以號令四方觀諸侯義
之士以取中国知遠厉声曰晉主北遷吾得何忍叛国如高祖恩
義何那知遠所得契丹主北遷声言欲引兵并迎晉主歸
晉陽命前鋒使史弘肇告報諸將待出師期限軍士皆驩言中国
无主今主天下者非我王而誰且擁戴北平王登正位号然後出
師未晚争呼万歲知遠疾声叱之曰虜勢尚且猖獗吾之軍威未
振當且建功業然後議天人所命军士何知妄有所諫命左右禁止
之孔目官郭威与都押衙楊邠入議知遠曰此論天意非止人謀
王不乘此時應天順人則人心一去悉不反受其禍請大王熟思
之知遠遂為衆迫脅乃即皇帝位且言未忍改晉国之号只稱晉
年号不佳更稱天福十二年詔諭道有為契丹聚斂者
載日若還能晉主知遠自將精兵去東迎出帝至壽陽聞已過數日

乃留兵戍承天軍而還

詩曰

晉君借援犬羊羣　追虜唐君赴火焚

誰料犬羊更吞噬　閣還國浸不堪聞

新編五代漢史平話卷上





新編五代周史平話目錄

卷之上





郭威入受顧命
郭威殺杜重威

郭威出征三鎮
郭威收復三叛鎮

郭威歸大梁
隱帝降詔大赦

契丹入寇邊郡
詔郭侍中出鎮河北

郭榮徵貴州刺史
李業殺史弘肇

差孟業賫詔殺郭威
郭威帥兵入朝

漢主爲亂兵所殺
遣馮道迎立劉贇

劉贇發徐州
澶州軍逼郭威爲帝

郭威請奉漢宗廟
太后廢劉贇爲湘陰公

郭威称帝改国號曰周
劉旻即位晋陽称北漢

劉旻遣劉承鈞使契丹
契丹聽王峯兵助北漢伐周

王峻帥兵御北漢
藥元福殺退劉旻

唐主遣燕敬權救北漢
藥元福生擒燕敬權

周主放燕敬權歸唐
慕容彥超叛周

慕容彥超投井死
周主幸曲阜謁孔廟

皇子郭榮入朝
貶王峻爲商州司馬

封皇子爲晋王
周主祀南郊

周主召晋王入宮侍疾
周主殂

晋王即皇帝位
北漢率兵伐喪

○卷之下

世宗下詔親征
宋太祖殺退北漢軍

世宗斬樊愛能何徽
趙太祖爲殿前都虞候

北漢主大敗走歸晋陽
世宗簡練軍實

北漢劉旻殂子承鈞立
世宗下詔求言

張藏英請浚胡盧河
王朴獻策論備守

詔毀天下寺院
造僧帳計六萬人

詔毀銅佛像鑄錢
世宗率兵伐蜀

蜀主遣使請和
世宗率兵伐唐

趙太祖擒皇甫暉
唐主遣使請和

世宗召陳摶入對
唐帥劉仁贍堅守

刘仁贍病爲軍將挪降　唐主遣使請和
唐主奉表獻江北四州　世宗殂
皇子宗訓即位　命趙太祖統兵北伐
苗訓知天文　日下有一日黑光相盪
軍次陳橋驛　軍士推戴趙太祖
趙太祖受恭帝禪　趙太祖改国號爲宋

新編五代周史平話目録

新編五代周史平話上卷



漢祚相傳僅四春　區區篡位謾勞神
浮榮易若草頭露　大位歸之花項人
五代幾年爭霸業　千村萬落漲氛塵
誰知天意歸真主　夾馬營中王氣新



話說郭威事漢高祖刘知遠凡軍府之事无問大小悉以咨問於威高祖升遐將太子承祐分付着郭威輔佐承祐蓋做隱帝的听信外戚李業讒言一朝無故輕殺大臣郭威舉兵反叛坐享国四年之漢鼎而遷之周居是爲周太祖也且說周太祖姓郭名威乃山東路邢州堯山縣地名堯山人氏其父郭和以農耕爲生其母常氏乃河東路潞州黎城縣常武安的妹〻自嫁事郭和後丈夫日勤耕稼婦女夜事績織同共生活應當官司繇役一日郭和出田頭耕稼禾苗常氏將飯食送往田間在中路忽被大風將常

氏吹過隔岸龍歸村為一巨蛇將常氏纏住不多時雷霆息天
日開明常氏喫這一諕疾忙奔歸堯山便覺有娠懷孕一十二个
月生下一个男孩誕時滿屋祥光燦爛香氣盈劉和抱那兒孩
一覷見左邊頸上生一个肉珠大如錢樣珠上有禾穗紋十分明
朗劉和向常氏道這个肉珠作怪珠內有禾莫是田禾之宝夫妻
私相告語怕生這男孩後每歲田禾倍熟因命名喚做郭成宝豈
料得這孩兒後家中生計蕭條田禾耗損不兩年間郭和身死那
常氏帶取這个孩兒年幼無依未免併疊了家財將劉和營葬了
畢母子兩个奔去河東路潞州尋着黎陽縣投奔着常武安家裏
收留同共作活年至七八歲他舅舅常武安使令郭成寶去看牧
牛畜有那大虫要來傷殘牛隻被成宝將大棒趕去奪取牛回
來成宝歸家說與舅舅得知常武安道你年紀雖小却有膽智哉
與你改了名喚做郭威你小年有這膽氣他日可无負威之名也
年至十一歲武安令郭威去看守田穀怕有飛禽來喫穀粟那郭威
威便去無奈那雀兒成群結隊價來偷喫穀粟縱得他東邊的去

叹向西遂來喫无計柰何郭威做成竹彈弓一張拾取小石塊子
做彈子待那飛禽來偷穀時分便彎起這弓放取彈子打這禽雀
却不曾彈得雀兒不當不對把那鄰家顏瑞的孩兒顏駒兒太陽
穴上打了一彈彈到處只見顏駒兒斃倒在地氣絕被那地分捉
將郭威去解赴黎陽縣裏打着官司离不得委官親到地頭集鄰
驗視顏駒兒屍首除太陽穴一痕致命外餘無痕傷取了郭威招
伏解赴潞州府裏去听候結斷那潞州刺史坐廳將郭威管押立
於厅下刺史一覷却是孩兒每打殺了孩兒把筆就解狀上判送
法司擬呈那法司檢擬郭威彈雀誤中顏駒兒額上係是誤傷殺
人情理可恕況兼年未成丁難以加刑擬將郭威量情決臀杖二
十配五百里貸死呈奉刺史台判准擬照斷免配外州將頰上刺
个雀兒教記取所犯事頭也司吏讀示案卷杖直等人將郭威依
條斷決決訖喚針筆匠就面頰左邊刺个雀兒刺訖當厅疎放郭
威被刺污了歛兒思量白净面皮今被刺得青了只得索性做个
麄漢子取使槍使棒學弓走馬每夜讀誦閫外春秋太公兵法年

至二十五六歲男力過人喫酒時喫得數斗不醉喫肉時喫得數斤
不飽一日出市上閑走有一漢將着一條宝劍要賣那劍光閃爍
殺氣崢嶸正是

手持三尺龍泉劍　定取皇家四百州

那漢將這宝劍出賣郭威便問那漢道劍要賣多少錢那漢索要
賣錢五百貫錢郭威道好只直得五百錢咱討五百錢還你問你買
得那漢道俗諺云酒逢知己飲詩向會人吟我這劍要賣与烈士
大則安邦定国小則禦侮扞身您孩兒每識个甚麼您也不是个
買劍人咱這劍也不賣歸您郭威道却不叵耐這廝欺負咱劍走
去他手中奪將劍來白干地把那廝殺了將身逃歸那州路去郭
威到得那州尋問唐山縣地名堯山到得鄉里那有一个人廝認
得他く根有那娘く常氏回潞州時節郭威且得二三歲今已長
成又緣刺壞了歛大誰人肯認他行了兩日却有他親叔父郭科
認得他頸上肉珠兒便喚道郭成宝您今恁地長成了又怎生到
了這裏兒　郭威向郭科把別後的事一一說了一遍郭科道你離了

殺了那人却是州縣[illegible]討你処您且在此閑要錢時却
討个生活歸您做一日行從柴仁翁門首過那柴家是个出代豪
富好布施濟貧寒積陰德的人他門下常有諸色百工技藝的人
在彼仰給衣飯他門下一个相士見了郭威向柴仁翁道這郭行
過的後生是何処人氏這廝將來貴不可言額上一顆肉珠乃是
木寶頦上一个雀兒將來雀兒口啄着禾東時分這人做天子也
柴長者見那相士恁地說了急忙使人喚郭威進來問他來歷郭
威遂一說与柴長者听了一遍長者問郭威曰您而今在這裏做
个甚的生活郭威道咱待去為人雇傭挑担東西胡乱度日
柴長者道不消恁地咱有个親生女兒喚做柴一娘招您做贅君
女婿不知您意下如何郭威見說謝長者看觑但是小人身畔没
个遼丁怎生敢說婚姻的話柴長者道大丈夫富貴貧賤各有時
命日忍耐在家聚侯時通運泰必有發跡的分也柴長者便喚那
舍許文二做媒与郭威的叔父郭科說知擇取良辰吉日招郭威
入舍与柴一娘結百年夫婦之好柔郭威既入贅柴家後柴長者

是个豪富的人他貪圖相士道郭威他日做天子別作一眼覷他
那柴仁翁有两个孩兒長的名做柴守礼次的名做柴守智每〻
与郭威廝趕閑耍郭威是个浪蕩的心性有錢便要使有酒便要
喫時常出外好使性氣与人廝打柴氏向郭威道咱父親累代積
善不喜你恃勇使性打人怕有失手時自投刑憲恨不生受郭威
一日向柴一娘道你且安心在這裏咱娘〻在潞州舅〻常武安
家裏自前年買劍殺了那廝走從這裏來一向不知他音耗是恁
生近來該遇赦恩從前罪過官裏都赦了咱便欲過潞州探我娘
娘一番有盤纏可得三五十貫文与我归來却得厚謝柴氏見他
有這孝心便向爺〻柴仁翁説知津發郭威离了家門投潞州去
是時後唐天祐二十年正月的事也行經月餘已到潞州常武安
見了舅〻問省娘〻信息且知母氏已自喪亡是他常舅帶郭威
去墳頭拜墓了慟哭一頓竟得常武安嫌郭威在前生事連累亦
不甚看顧省他恰遇三月時分有澤州節度使李繼韜將澤州
叛歸梁出榜召募敢死勇士備禦　榜曰

潞州節度使司欽奉　詔敕討伐叛賊作亂本鎮收勦叛逆
取澤州今備榜召募敢死義士充軍前効當如有英雄豪傑
勇力之士願當一面願保一城自出奇謀共立異績者許赴
軍前應募待斟酌官賞奏授真命斷不食言故茲榜示諸人
通知　　天祐二十年三月　　日榜

李繼韜出了這榜無人應募郭威讀罷心中大喜自思忖道咱有
些武藝諳得兵書若不去充軍要作何用即日去州前揭了榜應
募繼韜一見大喜便署他做裨將統率五百人五月繼韜要統兵
攻取澤州遣董璋做首先鋒董璋到澤州城下与裴約會戰二將
交鬪裴約佯敗董璋乘勝追殺被裴約伏兵四起將董璋活捉了
那時郭威躍馬手輪双刀突入裴約陣上格鬪殺傷二十餘人將
董璋搶歸那裴約一直趕來被郭威勒回馬射了一箭裴約中箭
墜馬而死董璋遂取了那澤州却把取城的功勞報省李繼韜做
自已功請賞郭威與董璋爭了這功又隸屬他部下思量与他廝
殺不出嘔了一肚慣怨氣沒柰何他是粗漢只得多喫了幾椀酒

消遣愁悶連喫了二三斗酒該酒錢一貫有余身下没分文未免解
个佩刀問店家權當酒錢候有錢却來取贖店家不肯當与彼郭
威扯所執佩刀將店主兩人殺死了地分捉將郭威解赴
節度使司去李繼韜大怒道您是軍將怎得妄殺平民郭威將殺
董璋殺裴約取澤州的事向繼韜詳細說了只為喫董璋爭了功
賞肚悶將佩刀當此酒喫醉後將他殺了繼韜見說且喝令長枷
送獄收問終是惜他勇力不忍壞了他密地喚人放威走了郭威
直奔入汴梁單獨一身没个歸宿一日在御街上閑行有陰陽官
賣傅古設肆賣卦郭威去个卦肆裏買一个卦專占此身去就貴
傅古排下了卦子問丈丈要作何用要謀甚事郭威道咱到此間
待要去充軍又待要奔歸那州鄉里這卦吉凶怎生願先生明告
賣傅古目將卦影來檢了寫着四句詩　那四句詩道个甚的

白个雀兒天上飛　九十九个過山西
内有一个踏破了　大梁城裏倩[illegible]

郭威一見賣傅古寫了卦
心中道是咱名喚做郭雀兒他卦影

上卷
[illegible]出咱姓名是寓賣傅古道此卦大吉乃乾卦飛龍之
象曰[illegible]潛回鄉只做在汴梁住坐將來有富貴之分也看詳此
卦乾[illegible]龍亦君象也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若不為君他日亦是
[illegible]德之人只可謂見大貴人自此發跡非細老夫自從在這
汴梁設肆賣卦前後不曾占得一課如此貴丈功名來逼千万保重
他日無忘老夫之言也道罷郭威心中欣喜去街上買些酒喫恰
遇平章劉知遠朝回那郭威醉倒路傍被喝道軍卒將蘇撲子打
起來擁至知遠馬前知遠見郭威是个健漢喚取郭威跟着馬來到
歸私第詢問郭威是何處人氏怎生醉倒路傍郭威從那日被募李
繼韜軍下攻取澤州被董璋占了功賞殺人逃走來到此間逐一
細說与知遠了向郭威道您有這般智力當此亂離之世不從
軍与力圖立箇功名取那富貴怎不枉了一生虛擲光陰真是可
惜喚左右將一卮酒賜与壯士飲喫郭威告覆相公一卮酒怎能
醉我若蒙須賜告覓一斗見賜知遠見郭威是慷慨丈夫喚將一
斗酒仍將熟豚蹄一隻与他按酒郭威就斤下接了酒并豚蹄向

厅前跪謝將到廊下把大〻椀傾酒蒲〻泛了三二五椀抽腰間所
佩的刀將豚蹄割取大臠喫了刘知遠喚入宅堂裏去問郭威您
只在咱帳前做親將為帥七百人您為頭目即時出了劄付將一
部軍馬交郭威管領開運元年晋主自將兵親征賀蔦次澶州徽刘
知遠做招討使与杜威張彥澤兩个各統所部兵馬備禦契丹是
時刘知遠帥軍從太原路去契丹遣偉王將兵寇太原路偉王帥
精兵五万在忻州秀容縣北下寨旌旗蔽野馬畜弥山刘知遠令
郭威會白承福合兵防禦郭威道告樞密招討相公小人請將
精兵三千明日決定破賊請相公遥瞰着小人用計劫取賊答知
遠謂郭威曰虜兵方來其氣甚鋭未可与戰您不可輕敵郭威曰
彼跋涉風沙兼程疾驅而來士馬疲困若不乘此攻擊待他營壘已
成我軍見其士馬之盛必奪其氣不敢与敵則勝負未可知也何
似乘其疲困而擊之可以得志知遠曰您道得是也日未晡郭威
下令軍士備辦粮食人持火炬二枚向忻州秀容縣南藏伏了
約以夜後火举則各燃炬鼓譟而進您地分付了郭威脫了衣服

軍人將他[illegible]遂夜走過秀容縣北契丹
寨上詐降[illegible]細交軍下
斬了頭來[illegible]大王白手取了
太原小[illegible]偉王見說喚且
留人問[illegible]郭威道咱是刘招討帳前親兵
郭威因[illegible]小人打了二十背花受不過特地
投奔大王[illegible]便見的實偉王看了郭威背上杖
瘡便[illegible]可取太原郭威道知遠軍下有一
个使[illegible]會藏形匿影喝茅成劍撒豆成兵公爲
般巳在大王軍營[illegible]人合先為除了這人則知遠如失左右手太
原可以[illegible]手拿來小人請一張劍併大王帳下親兵一人為伴咱
有術可以拿得他偉王將劍一口付郭威令阿里罕做伴當一同
搜捕郭威待至二更後被郭威將阿里罕殺了併帳前親軍尽行
砍殺举火大譟一軍擾乱那三千伏兵四面掩殺偉王僅以身免
得[illegible]萬七十餘人偉王即日引兵逃遁郭威大得勝捷表奏朝

晉辟郭威依都押衙司參謀其推官凡有軍馬文字必使郭威共議
八月晉主遣刘知遠做行營都統令將所部兵馬約會山東時契
丹寇晉并州知遠堅守太原無赴援之意晉主疑之每有国家
大事皆不使知遠謀議刘知遠自見位高勢偪頗以為憂一日問
郭威曰朝廷徵兵甚急咱每是怎生去就郭威謂知遠曰河東得
山河之險固有士馬之精強无事則民勤於耕稼以廣軍儲有事
則民習於弓矢以備武事此眞霸王之資也閉關自守又何憂乎
晉開運三年八月白承福部落在太原多務剽掠居民不安生理
刘知遠憂之一日与郭威謀曰方今天下多事若使吐谷渾白承
福等又居太原此乃腹心之疾不如早除之威曰密表于朝乞遷
之内地分其種落置諸州則可無患晉主得表遣使送其部落分
隸諸州知遠使郭威等誘承福等入城以謀叛誣承福等合其族
四百人殺之无遺開運四年七月刘知遠即皇帝位国號曰漢詔
授郭威做樞密使樞密院吏魏仁浦奉使契丹還郭威訪問仁浦
兵數仁浦強記精敏遂一一疏陳郭威尊信任之是時朝廷

[illegible]其章劉漢主知遠[illegible]以軍府事[illegible]乾祐元年正月漢
主疾大漸召史弘肇郭威等入内漢主泣謂威等曰吾拔荊棘共
卿等取天下從事鞍馬三十餘年与卿等訣别嗣子承祐幼弱
承祐即隱帝 後事託在卿等善護之道罷漢主殂于内寢郭威与
史弘肇謀秘不發喪下詔称杜重威誘謀議朝政頗懷反心將重威
并其黨押赴市曹斬之市人爭割重威之肉以啖之河東節度使
刘崇崇乃漢高祖知遠鎮河東時分与郭威爭權有隙至是見威方
總兵柄刘崇憂懼恐郭威報怨与判官鄭珙謀曰主上幼沖政在
權臣咱與郭侍中不叶他日必有變將如之何珙曰晉陽之兵天
下无比況又山川險固十州征賦足以自給公爲宗室大老不向
此時善自爲計他日受制於人悔之何及崇曰你說得是也即日
罷了上供征賦收募豪傑籍民丁爲兵朝廷詔令多不禀承而反
叛之意將萌矣會河中李守貞永興趙思綰鳳翔王景崇三鎮反叛漢隱
帝詔郭威爲西面招討安撫使樞密使如故將兵起河中督三道
軍馬收捕三鎮諸軍皆受郭威節度郭威受命至河中分兵爲三

直攻打河中白文珂劉詞兩个就同州進兵常思自潼關進兵郭
威自陝州進攻蓋郭威撫養士卒与之同甘共苦小有功的厚賞
之微有傷的親視之軍士無問賢不肖凡有開陳皆温辭色接之
微忤不怒小過不責由此得將士心所守必固所攻必克乾祐二
年正月郭威所得蜀兵來救鳳翔趙暉戰敗求救於郭威〃自將
精騎五千人赴援未到大散關蜀兵聞風迎道郭威再還河中李
守貞果覘郭威之出使王繼勳引精騎千餘人夜襲漢柵郭威大
誅劉詞使裨將李韜禦之繼勳戰敗殺獲七百餘人繼勳中矢而
逃四月李守貞再出兵攻漢長圍郭威謂都監吳虔裕曰所得河
中城久食尽來則衝之去則勿追不旬月間三鎮之叛尽授首矣
魏延朗統兵來劫長圍吳虔裕躍馬迎戰纔數合魏延朗被
吳虔裕活捉過來王繼勳帥其餘二千人詣郭威軍前投降七月
李守貞見趙思綰王景崇兩鎮已降郭威將兵攻拔了河中府外
城了李守貞与妻子赴火自焚郭威入城獲守貞子孫男崇玉其
偽相國師總倫等解送大梁齊于市八月郭威自河中歸

洛陽見西京留守王守恩貪鄙聚斂刻剝百姓便出樞密院頭子
命白文珂代守恩做西京留守九月郭威歸至大梁前軍人唱凱
歌後陣馬獻金鞍回到禁城了漢隱帝登崇元殿集文武官班分立
於金階之下群臣進表稱賀三鎮已平郭威至殿下朝見隱帝〃
勞之曰卿跋涉山川之險衝冒風沙之中運籌決勝使元兇授首
三鎮悉平皆卿之力不及此龍顏大悅便支給金銀絹帛各五
千疋兩犒賞諸軍言郭威加侍中樞密大使威奏漢主曰臣將兵
在外凡鎮安京師供饋兵食皆宰相大臣居中者之力臣安敢獨
當此賜隱帝徧召宰相樞密宣徽三司侍衛使九人至殿下命
內府出金帶一條賜郭威玉帶一條賜宰相以下九人加授史弘
肇中書令竇貞固司徒蘇逢吉司空蘇禹珪楊邠僕射史弘肇文
奏曰臣以郭威削平三鎮推功於臣等濫蒙恩賞在外藩鎮未沾
恩賜恐不厭望欲望聖慈允臣所奏以削平三鎮大赦天下普賜
恩爵使中外之人共休維新之澤亦美歟漢主允奏令學士院
草詔大赦　赦文曰

朕以幼冲入繼大統宵旰以思未嘗善治何物強藩誘致犯寇蕩搖我邊鄙俘殺我人民顧予小子未堪家多難賴爾二三股肱賓左右朕元樞出督諸郡豪傑響應未及期年群凶授首三鎮底寧除征行軍馬別行犒賞外如諸鎮節度使各轉三官部下偏官將士各轉兩官所有三鎮百姓夕遭干戈圍守今年合徵田租並行蠲免外余三年免徵一半自九月初五日昧爽以前除殺祖父母父母弟殺兄奴婢殺主大逆不道不在赦原外其余已結正未結正已覺發未覺發罪无大小咸赦除之於戲否往泰來共覩維新之化上作下應求臻至治之風俗尔多方体予至意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朝廷宣讀赦文了遣奉使星夜趕到各路開讀遵依詔旨施行中外之民大悅十月邊郡奏報契丹引兵入寇河北乞朝廷差兵防禦朝廷公議差委侍中郭威以都督諸路軍馬出河北拒守乾祐三年四月漢主謂史弘肇曰契丹寇河北昨差郭侍中出督諸將防禦契丹使郭威鎮守鄴都節度使諸將一[illegible]等召其備禦契丹之事委郭威便宜處置弘肇奏已宣授郭威做鄴都留守仍領樞密大使如故蘇逢吉力爭以為無有帶樞密使的故事弘肇曰領樞密則可以攝伏諸將便宜行事號令行矣不然軍權不一動有牽制掣肘之患何以責其成功漢主從弘肇之請令李士院降制郭威鄴都留守樞密大使依舊仍詔河北諸路甲兵錢穀但見郭威文書立皆稟應郭威妻柴夫人無子有妻兄柴守禮的孩兒名榮的郭威養以為子至是朝廷署授郭榮做貴州刺史五月初三日郭威陛辭赴鄴至鄴召集諸將佐就守衙裏排筵會酒至三行郭威謂諸將曰威叨承天眷留守鄴都將官此來以備禦契丹撫安邊境為第一義体知河北諸郡頻年兵革凋弊已甚一意撫摩尚恐民不聊生今視事之初与諸將約謹斥堠守封疆廣軍儲繕兵甲諸公責也毋得縱軍卒抄掠平民无得放頭口蹂踐禾稼契丹猝至則內堅壁而外清野量敵後進庶收万全之功今後成功有賞違令者誅与諸公共守八字斷不渝也諸將所得郭威言語私相謂曰郭爺爺教令不可違犯自是契丹畏服不

敢犯邊隱帝自即位以來三鎮既平中外无事除喪听樂靡所不
為十一月有太后的弟〻李業因求做宣徽使不得却与嬖倖閻
晉卿聶文進後匡贊郭允明三四个日夕在漢王根前譖毀大臣
揚邠史弘肇郭威等一日同謀激漢王忿怒將大臣揚邠王章史
弘肇王殷等四人尽行誅殺遣供奉官孟業賫詔令行營都指揮
使郭崇威曹威殺郭威及監軍王峻兩个郭崇威將孟業囚在獄
中將詔示郭威〻曰吾与諸公披荊棘從先帝取天下受託孤之
任竭力以衛国家今事勢至此怎敢偷生君輩當奉行詔書取吾
首以報天子庶不相累崇威等皆垂泣曰天子幼沖此必左右群
小所為願從公入朝自訴盪滌鼠輩以安朝廷威乃留養子郭榮
鎮守鄴都令郭崇威做先鋒自帥大軍陸續以進漢王恐外行兵
急詔慕容彥超侯益等入衛彥超方食得使者賫詔來到棄〻匕筯
即日帥兵就道至汴梁漢王謂彥超曰所得郭威自鄴都交兵以
叛禁中之事須卿衛護功成之日當以郭威官爵相処彥超慎〻常
而退侯益亦入朝奏曰臣有一得之愚切謂鄴都戍兵家屬尽在

京師不若閉城自守出其軍人妻孥登城以招之人〻思家可不
戰而勝也彥超听得這話笑曰侯益衰老為懦夫計耳怎能挫郭
公遠來之銳鋒郭威軍行至澶州漢主遣侯益統帥閻晉卿吳虔裕
張彥超等諸翼軍馬趨澶州郭威乃過滑州义成節度使宋延渥
開城迎降威入滑州取庫藏財帛支勞將士且牽酒屬從行諸將
曰聞侯令公已督諸翼軍馬自南來吾欲保全尓曹功名怎不奉
行前詔吾死且无所恨諸將流涕言曰公不負国家国家却負公
所以吾黨爭欲効死如報私仇願公前進彼侯益何能為哉監軍
王峻徇於軍中曰咱得郭爺〻處分俟克京城日听諸軍旬日剽
掠諸軍皆踴躍思奮却說漢王所得郭威軍至河上頗自悔懼私
謂竇貞固曰昨來举事太匆〻如今奈何威至封丘人情恟懼慕
容彥超於漢王根前大言曰臣視北兵猶蟣蝨耳退問郭威兵數
及將校姓名始憂懼不知所為措罸長嘆曰此亦勍敵未易破也
會郭威頸上患疽且駐軍封丘治療三日而愈頸邊所刺雀兒果
与珠上禾黍相及崇夫人令郭威覽鏡道你看記得咱父耶〻說兒相

士說你家兒喙自叔時分必為天子今佳兒廝近了富貴不遠也
千万自愛毋辜咱父親的期望也漢主聽得郭威兵至七里店
漢主与慕容彥超師大軍屯七里店与郭威軍對營下寨又使劉
重進帥禁軍与侯益會合屯赤岡時慕容彥超侯益等皆不戰
而潰來日慕容彥超引輕騎直衝郭威陣上奮擊郭威与李榮帥
騎兵拒之彥超敗走麾下死者百餘人於是諸軍往往逃走潰散
降於北軍侯益等密地走見威投拜威各遣之還營慕容彥超与
十餘騎奔歸兗州漢主獨与三相及從官十餘人宿於七里寨回
視諸軍皆已在郭威麾下矣旦日漢主還宮行至玄化門有劉銖在
門上射箭我中漢主〻〻回轡北至趙村追兵已及疾忙下馬走
入百姓家忽為亂軍所殺郭威帥兵自迎春門入歸私第初郭威
在鄴時漢主命劉銖往誅郭威家屬盡行屠殺劉銖性殘
忍慘酷要顯先得名的惟柴夫人与郭榮侍威在鄴无恙諸[illegible]
入京城大掠過夕獲劉銖李洪建囚之於獄次早命諸將分捕[illegible]
爲劉[illegible]臨乃從郭威素服入哭隱帝迁其梓宮於西宮

峻請曰隱帝不君傾覆社稷請加魏高貴鄉公故事廢以公礼葬郭
威不許謂峻曰倉卒之際吾不能保衛乘輿使之遇害罪亦大矣
奈何貶君之位以快私憾乎此吾之所不忍也郭威帥百官往太
后宮起居奏太后曰先帝晏駕請早立嗣君以主社稷太后誥曰
河東節度使劉崇忠武節度使劉信皆高祖弟也武寧節度
劉贇崇之子高祖養以為子開封府尹劉勳高祖的兒子也
其令百官議擇所立
郭威王峻入見太后請立開封尹劉勳為嗣太后曰劉勳久患羸
疾不能起何以臨朝令左右以臥榻舁劉勳以示諸將諸將信之
乃別議所立郭威与峻議欲立劉贇為嗣百官表請太后下誥迎
太師馮道詣徐州迎劉贇初威在河中討三叛時分得朝廷詔書
見其處分軍國之事皆合機宜問誰為之使者以范質草詔對威
曰此人宰相器也直學士當草制誥威獨令范質草誥令具儀注
於倉卒之中討論撰定皆合事宜威称賞不已翌日郭威帥百官
請太后臨朝垂簾聽政郭威奏曰臣合家老幼被劉銖屠殺已尽

告太后乞下將刘銖早正典刑太后曰付与卿自行処断便族滅
其家不足以雪公之恥也郭威奏曰刘銖屠滅我家我又屠滅其
族怨仇反覆无有窮極乞將刘銖押赴市曹処斬梟首于市全宥
其家免行族滅隱者皆謂郭威用心忠厚刘銖尸棄于市軍士憤
怒有碎磔其肉以餧犬者不兩日閒有河北路進奏官急遞字報
道契丹入寇屠戮内丘陷殺饒陽太后遣郭威將所部兵馬追
擊除范質樞密副使且說文武官撥得太后誥命留着押衙鞏廷
美教練使楊温鎭守徐州与馮道等趁行來在路仗使皆如王者
儀制左右山呼万歲郭威至滑州留數日武寧遣使慰勞諸將受命
時分相顧不肯下拜私相告語曰咱輩攻破京城之日擅掠京都連
日剽掠今復立刘氏為天子設若問罪我輩則吾輩無
遺類矣計將安出怎不早自為謀毋待臨期反悔也郭威
軍行至澶州將欲起离將士拜伏馬前不起郭威問將士曰恁起來有
得說遮攔馬首欲何為耶諸將士齊曰今天下国无主咱每從
侍中征戰便立得功勞有誰似咱每在河中時與賊戰將士

與和侍中幾乎性命不保天子須侍中自為之若立刘氏則我每
士馬陷京師已与刘氏為仇不可立也使刘氏為之咱每皆有
叛而已侍中能自保富貴乎將士急忙將馬前黃旗裂破被郭威
身上共擁威立馬山呼萬歲即日向南行趍歸汴梁郭威上太
后牋請奉漢宗廟事太后為母下書撫諭汴梁士民具道本軍
迫脅的意仰官民安心生理一如舊制毋得妄生驚疑軍至七里
店竇貞固告報百官道新天子已到七里店百官以下尽出郊迎
拜謁貞固等到七里店上書勸郭威即皇帝位那時刘贇已到宋
州王峻王殷兩个探听得澶州軍变遣指郭崇威將馬軍七百人
前往宋州拒住刘贇休教他入朝崇威到得宋州城下贇見他有
得人馬來疑必有变閉了城門登樓詰問崇威曰公提兵此來有
何話說崇威對曰澶州軍变郭侍中還小人來此宿衛大王非有
他事也刘贇召崇威登樓執崇威手垂泣曰不幸国家多变先皇
听信讒邪致宗社傾亡今日已至此為之奈何崇威曰郭侍中
不負高祖皇帝委託保无他虞請六王安心是時護聖指揮使張

令就許州判官董裔幾个皆來侍衛客地向刘贇曰胡省崇威覘視
瞻峯措敢有歹心道路行者皆言郭侍中已称尊御極而殿下深
入不知回轉將及禍矣為今之計宜召張令超諭以禍福乘夜將
兵刼取崇威的馬軍掠睢陽金帛募士卒投北走歸晉陽彼新定
京邑朝廷人事倥偬未暇調兵追我待彼來追則我之業定成矣
殿下宜早圖之贇曰郭侍中一心徇国纘肯負我詎肯負高祖之
恩哉猶豫未決去就是晚崇威密說張令超歸朝平明張令超師
衆歸崇威崇威報贇贇皇大懼郭威又遣人趂馮道先歸馮道辭贇贇先
行贇泣謂道曰寡人此來所恃者以太師三十年舊相故无疑耳
今事危急太師何以教寡人道嘿然不對客將賈貞數睨目示贇
欲令刘贇殺了馮道贇謂賈貞曰汝輩不得草草无預馮公事也
得妄生疑忌馮道既行郭崇威將刘贇遷移外館殺了贇的腹
心人董裔賈貞等數人落地殺了不兩日間朝廷差使臣黃仙人
傳太后誥命廢刘贇做湘陰公令侍中郭威監軍國事[illegible]
入許州刘信惶懼自殺而死[illegible]

[illegible]真称帝威知而不受[illegible]京因[illegible]
看澶州馬軍欲立今步軍亦欲扶立矣威立命斬之以[illegible]黃順
元年正月漢太后下誥授監國郭威符寶就南郊築壇壇々分
三級按天地人每級十二梯按十二月壇側建大旗二十四面按
二十四氣百官詣郭監國君第扶擁郭威登壇身上穿着赭黃袍
上加衮服戴冕旒旒皆十二旒告于皇天后土拜受冊命即皇
帝位百官三舞蹈山呼皇帝万歲万歲万々歲定国號曰周制曰
朕周室之裔號叔之後國號宜曰周改元為廣順元年大赦
天下凡倉場庫務掌納官吏無得收斗餘秤耗舊所進羨餘
物悉罷之犯切盗及姦者並依晉天福元年以前刑名決[illegible]
罪人非反逆無得誅及親族籍沒家貲唐莊宗明宗晉高祖
各置守陵十戸漢高祖陵職員宮人蕭亨守戸並如故
宣赦已畢遍行天下 周太祖即郭威追念史弘肇無後乃召弘肇
親吏李崇矩入内訪問弘肇親族崇矩奏言有史弘福的是弘肇
弟々今尚存在弘肇的家財舊是崇矩掌其簿籍皆知其数因使

入宣召史弘福尽撥史弘肇抛下財産付与史弘福令其隸皇子
郭崇帳下做属官請漢太后李氏迁居西宮上尊號曰昭聖皇太
后郭威処置已定漢之國祚遂為周太祖郭威取了也後有人詠道

憶昔澶州擁戴時　欺人寡婦与癡兒
周朝纔得九年後　寡婦孤兒又被欺

却說那北漢主刘旻初名崇漢高祖同母弟也權為太原府尹北
京留守周太祖郭威討三叛李守貞王景崇趙思綰時分立大功
与旻有怨隙及聞隱帝被弑旻即謀举兵向闕周太祖自河中入
陽立旻孩兒刘贇為漢嗣旻喜曰吾兒為帝矣乃罷兵遣判官鄭
珙奉使至京師周太祖見鄭珙具道所以立贇之意且自指其頸
以示鄭珙曰郭雀兒待做天子時做已多時傳示刘節使自古怎
有雕青花項天子耶幸公無疑厚待鄭珙以歸旻見鄭珙回話大
喜曰吾知郭公信義人必不負高祖也太原少尹李驤謂旻曰郭
公犯順其勢欲自取公不如疾引兵逾太行據孟津俟徐州相公即
位然後還鎮則郭公不敢動矣不然恐不為之所賣

贇傳宗聞咱的父子命左右將出擁數騎大呼曰吾負經濟之
才為庸人誤事一死固自甘心但家有老妻願与之同死旻并其
妻戮之及聞贇貶為湘陰公旻乃遣人請湘陰公歸晉陽周主報
曰湘陰公比在宋州今方遣使迎歸必令得所幸明公勿以為憂
不旬日間周主遣人往宋州将湘陰公刘贇弑了刘旻所得湘陰
公已死乃即位於晉陽號曰東漢用乾祐年號據有十二州便是
并州汾州忻州代州嵐州憲州隆州蔚州沁州遼州石州麟州這
十二个州府刘旻既称皇帝除判官鄭珙趙華同平章事次子刘
承鈞做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副使李存瓌為代州防禦使処置已
定鄭珙等帥衆山呼万歲称賀旻謂之曰朕以高祖皇帝之業一
旦墜地今日称尊皆出於不得已咱是何等天子你曹是何等將
相鄭珙因請立宗廟旻曰不須立廟只如家人孫祀礼可矣宰相
俸錢每月止有一百緡節度使止有二十緡其余薄有資給所立
朝廷特小朝廷耳在後聞湘陰公被弑周主大哭曰吾不用忠臣
之言以至於此乃為李驤立祠歲時祭之。却說周太祖且処置

朝廷新政所東漢自立未暇攻伐一日謂王峻曰朕起自寒微備
艱險阻身備嘗之遭時喪亂一旦為帝怎敢厚自奉養以病小民
乎凡四方貢獻珍美食物詔不須進貢又下詔求言凡利民條陳
所許其封事來上　詔曰
　朕生長軍旅不親學問未知所以治天下之道凡文武官僚
　有益国利民之術各具封事以聞
二月周太祖將漢宮宝玉器皿陳列殿庭命武士將斧碎之謂大
臣曰凡為帝王安忍用此物昕得漢隱帝每日与嬖倖在禁中嬉戲
珎玩之物不离於手玆事不遠宜以為戒怎可效之謂左右曰今
後珍異悅目之物休得進入宮禁以郭榮為鎮寧節度使選朝
士之有德望者為僚佐近臣王敏崔頌王朴等周太祖除王敏
崔頌歙判官王朴做掌書記且說契丹主初攻内丘時分死傷甚
多又有月食軍中屢有鬼魅之妖契丹主憂懼遣使与漢通和
□□□□□詞送契丹奉使至大梁周太祖遣將軍朱憲往契丹
□□□□□□□□□未幾契丹復遣使來周賀新即位周太

厚待其使而歸之及契丹□朝北漢劉崇□□□為帝使□討使蕭
禹珪遺劉承鈞書北漢主劉旻使□□□□□□言本朝淪喪
欲效晉石敬瑭的故事求援北朝□□□□契丹主得書大喜見文
復遣謝孫吾奉使契丹国借兵契丹主亦遣使至北漢謂劉旻曰
周主遣使命田敏來約以歲輸錢十万緡北漢主使鄭珙為報聘
使將金銀段各一千兩疋厚賂契丹主致書稱姪請契丹□行冊
命禮契丹復遣□羊撥到北漢冊命北漢主劉旻為皇帝是時周
太祖遣將軍姚漢英使契丹契丹主欲与北漢外和援故拘留姚漢
英不使還国是年北漢劉旻又待寡兵伐周契丹主名兀欲的約引
兵會之与酋長議諸部酋長連年出征不得志皆不喜南征兀欲人
引吾已許北漢主矣驅迫諸部使行軍至新州有燕王述軋的反
叛將兀欲殺了自立為帝那齊王述律昕得述軋自立乃逃入南
山諸部奉齊王述律攻伐述軋又將述軋殺了立齊王述律為帝
改元應曆北漢主以叔父事述律請兵擊周奈述律年少專好遊
獵每夜酣飲至天明方且眠睡至日中方起国人号為睡王十月

遣一王使蕭禹厥將兵契丹五万人与北漢軍同來伐周北漢主劉
旻自將兵二萬与契丹共攻晋州三面置營晝夜攻城周巡
檢使王万敢与指揮使史彥超何徽等分兵堅壁拒守十一月周
太祖遣王峻將兵救援晋州詔諸軍皆受王峻節度所便宜從事
得自遷擢將吏不必先聞于朝十二月王峻師軍至陝州逗留
日不進周主所得北漢攻伐晋州甚急乃遣使至陝与王峻議
自將兵馬取道澤州路与王峻會合救援晋州乃下詔約以三日
為六軍王峻見使命這詔意忙遣使為周太祖言曰晋州城壘堅
固契丹二国卒攻不下劉崇兵鋭方銳不可力争頂覺其師以持
其衰耳陛下即位方新藩鎮未能心服切不宜輕易一動万一車
駕出汜水則慕容彥超乘虛引兵入汴則大事去矣周太祖所得
使者傳示王峻這話豁然省悟將手自提其耳言曰頂幾敗乃事
即日下詔罷親征王峻引兵趨晋州听得晋州之南有个蒙阬關
地極是險峻可畏王峻未到晋州之先心下常怕此阬田地被
北漢兵守則難於進攻及到蒙阬地面見前鋒已過私自喜曰
蒙阬了王峻大軍到晋州[illegible]
北漢主劉旻[illegible]王峻大軍已到夜
遁燒了營壘一夕遁去王峻兵入晋州諸將請王峻乘契丹之遁
去之日追殺之峻乃遣指揮使藥元福康延沼兩个將馬軍追殺
北漢兵馬[illegible]若十分有了四分康延沼畏懦逗遛不上
趕北漢兵得以渡河藥元福厲声謂延沼曰劉崇氣衰力備狼狽
遁歸不乘此窮撲必為後患諸將皆不欲進軍王峻又遣使令諸
將收軍不可深入元福等遂回契丹兵至晋陽士馬十喪五六北
漢主因這一番挫沮无意進取兼是十二州之土瘠民貧內供軍
国調遣外奉契丹歲幣賦役煩重民不聊生諸將解体百姓离心
往々逃歸周境矣廣順二年正月周主發開封府民夫五萬修築
大梁城壘旬日而工役俱畢是時泰寧軍節度使慕容彥超起發
民丁為鄉兵入城為戰守之備又多遣群盜分頭出鄰境恣行劫
掠周太祖曰此賊果叛吾得擒之易々耳勅都虞候藥元福統[illegible]部
部署曹英都監向訓共合兵討慕容彥超臨行周太祖謂曹英向

訓曰元福宿將有重望无得以軍礼見之二人請以父執事之唐主遣其將藥敵權帥兵軍于下邳待為慕容彥超救援藥元福出軍迎戰亂陣生擒了唐將藥敵權進軍到兗州慕容彥超專意指望唐軍救援听得藥敵權被擒其謀大沮集屬官會議有判官崔周度上書諫曰

周度切謂魯詩書之国伯禽以來不能霸諸侯然以礼義守之可以長世公於国家非有私憾况主上開諭諄勤苟撤備歸忱則坐享太山之安矣

彥超得書大怒謂崔周度曰如今乃英雄角逐之秋怎可以詩書礼義言之你差周郭威作遊說耶决意反叛柰府庫空竭無財帛可賞募將士乃大括民財應副軍前用度有匿財坐罪而死者不可勝數一月周太祖將已擒獲唐將藥敵權放令歸唐使他借歸告唐主曰叛臣天下之所共疾也唐主助其叛中国得非助叛為善乎非計之得也唐主聞這言語大慚即日將所得中国人尽歸還[illegible]彥超之叛[illegible]

又三月餘日竟无成功朕欲將親征何如道曰彥超小醜如[illegible]遊釜中今陛下天戈所指泰山壓卵行將授首也即日下詔親征王師行至兗州周太祖遣人開陳禍福招諭之彥超不伏乃撤召諸將分道進兵慕容彥超倉皇失措乃召術者曰您昨來与我說鎮星行至角亢分野正是兗州之地其下有福人應世咱乃立祠而禱之今官軍四面來攻鎮星何不出氣力以相救您為我禱告鎮星求神兵相援事捷之後當厚有賞賜術者稟命懇告謂有必勝之兆明公但出戰管有神助也彥超以為信論取弓箭躍馬奮擊被曹英向訓兩个前來迎戰鬪經數合彥超力不能敵回顧陣上將卒有一半許不鬪自潰彥超就馬上號泣道鎮星怎不出氣力相助疾呼數声撥轉馬便走曹英趕上被彥超弃馬奔入城去兩下鳴鑼收軍彥超點視軍馬逃降殺死的十分也無三分了不勝忿怒捉將術士囚了乃放火將鎮星祠焚燒彥超帶一門老幼尽投井而死以下將士開門出降官軍大掠民間累經彥超搜括財帛之後無甚儲蓄軍卒憤怒停殺居民以万計周太祖欲只屠其

城有林彥章士賓仅疾忙去与范質謀曰主上新得天下方收降
附若尽行屠戮殊失中外來蘇之望明公胡不出一語諫之全活
一城生靈便是活佛出世也范質与仅俱入行宮見周太祖曰首
惡者慕容彥超一人耳今既投死兖州百姓皆陛下赤子一時迫
於脅從豈所得已聞陛下欲屠其城臣以為殲厥渠魁脅從罔治
可也昔高祖圍魯城怒其不降欲拿兵屠城聞弦歌之声以為聖
人鄒魯之地不忍加害陛下不能為漢高之所為耶周太祖感悟
遂赦之且說那漢高祖五年十二月与項羽廝殺圍項羽在垓下
田地項羽聞四面皆楚歌乃自嘆曰吾与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
而西今无一人此非戰之罪乃天亡我也自刎而死楚地悉定獨
魯城不下漢王引兵圍之欲屠魯魯城下猶聞弦誦之声
其守礼義之国為主死節乃持項羽頭以示之魯城乃降節
這事諫周王亦迫是兖州是魯地陶詩書礼義之化不可
之酷刑是他范質實仅不說這幾句話全活了兖州一城百
饒了多少人性命也六月初一日周太祖親幸曲阜謁孔子祠

下拜左右止之曰孔夫子乃陪臣也不可受天子之拜周太祖曰這
說甚話孔子百世帝王之師有国家者敢不敬乎遂拜又幸孔子
墓設拜仍下敕禁百姓毋得入孔林樵採使從臣訪求孔子顏淵
的二家子孫署曲阜縣令及主簿九月周太祖下令敕沿邊守臣
禁止邊民不得入契丹界剽掠俘殺契丹寇冀州周之守臣与之
拒敵契丹宵遁十月契丹界分瀛州莫州幽州三州大水三州之
流民入周塞者計四十餘口周太祖下詔令所在官司賑給存恤
之中国之民先被俘虜而得歸者亦不下十餘万平章軍国事李
穀以病臂辭位周太祖遣中使諭李穀私第俞指曰卿所掌至重
朕豈得其人代卿在事卿但強起就職若使事功得就恐以朝礼
為拘穀不得已起視事臂痛尚未能執筆周太祖詔謂三司士務
繁劇許令刻名及押字印用之自五季以來俗尚勇鬭訟无法
太祖乃立訴訟之法敕民間凡有詞訟必先經由縣州及觀察使
司如其処決不直乃所詣臺省或訴訟人自不能書牒倩人書的
仍書所倩姓名住処防有虛妄誣訴之弊若无人可倩听執白紙

投告有司要為依口書寫所訴必須切已的事休得挾私妄訴違
者以反坐斷之旧制禁民間私賣買牛皮凡有牛皮的悉令輸官
償直唐明宗時分支塩價之晋天福年間并塩亦不支給至漢立
法禁断有犯牛皮一寸的死罪民間日用无得將牛皮用度李穀
向周太祖曰民間所輸牛皮欲從二分中減免二分計田十頃税
上取皮一張余听賣買惟不許賣与外国此令一行公私俱以為
便 十月慶州刺史郭彦欽性貪残野雞族多産羊馬彦欽故
擾之以求賂遺野雞族不禁彦欽誅求夲反乱事聞于朝乃投
折從阮檄靜難軍節度使討之明年野雞族帰降 十二月鄭滑二
州河決淹了十餘万家太祖遣使往二州修塞靜難鎮節度使
章入朝献買宴絹一千匹銀五百兩周太祖却之不受侍尊首遣
鍾朝覲无以見懃勤也小銀絹表孝順小心也望言帝什州表
令侍尉諭之曰諸侯朝覲天子宜有貢獻之礼此在国家經常體貢内
支破豈待買宴如此殊失君臣之際之体敕有司今後有似此比
置首不許受…則…武平節度…就朗州

置立設法賣茶以備貢献朝廷從其請且說前世屯田皆在邊
上田地使屯戍軍耕佃唐末中原屯軍馬去処皆置營田其後
又召募貧産高大人户輸畝課佃耕户部別置一司總領不屬州
縣或丁多无役或容庇奸盜州縣不得詰治梁太祖朱温擊淮南
時分擄掠得牛千万余頭悉給農民使每歲輸納牛租在後牛已死
而租額不除民門甚以為苦周太祖生長田間素知其弊李穀建
議請朝廷將户部營田務租牛課一項革罷了撥營田的民户屬
州縣管領田處牛具並賜与見佃的為永業各々修葺房舍栽植
桑柘耕種地利數倍是年户部增户口三万余户葉載來献言營田
多有肥饒田土不若鬻賣与民户可得錢數十万緡資助国家用
度太祖曰利在於民猶在国也朕取此錢何用得無奪民間生理
乎子以利規我是權萬紀故智也那權萬紀在太宗時分奏宣饒
部中可鑿山冶銀歲取數百万太宗責万紀道天子所少者嘉謀
善政有益於百姓者公不能進賢推善乃以利規我我欲比方我啟
漢之靈帝獻帝那斥使還第周太祖却葉載采之請太宗之意也

有棄仁贇者周太祖潛時親吏也做宵来州刺史坐受枉法贓事
法當身死太祖遣中使將酒食賜与仁贇謂曰汝自抵国法吾亦
無加之何汝之死吾當存撫汝母及妻孥休以為憂仁贇感泣
就刑皇子郭榮做鎮寧節度使屢請入朝王峻忌榮英烈每沮止
之恰值王峻行視決河未回郭榮再以為請周主許之及入朝見
有李守貞部下驍將馬全義從榮入朝召見太祖稱全義謂左右
曰全義忠於所事昔在河中李守貞部下屢挫吾軍汝輩宜效全
義所為也補馬全義為殿前指揮使王峻所得皇子郭榮入朝疾
忙奔歸大梁表請出鎮宣授王峻做平盧節度使峻辭節処事狂
躁一日奏薦顏衎陳觀兩个為相周太祖曰進退宰輔不可倉猝
候更思之須有德望者可當相位公所薦二人德望何如峻罵曰
陛下以花項文身為君又何德望之有詞頗不遜峻退周太祖使
人幽峻於別所召馮道等入見泣謂之曰王峻陵朕太甚欲尽逐
大臣柄用新進剪朕羽翼朕惟一子峻百端間阻無君如此誰則
能堪乃貶王峻做商州司馬峻憤恚而死三月宣授郭榮做開封

府尹封晉王初唐明宗之世令国子監校正九經刻板印賣至今
年六月板方成献之周太祖令本監印造頒賜諸路州縣学是時
蜀中有毋昭裔亦出私財百万營学館刻板印九經授学者讀
誦雖干戈倥偬之餘尚不廢文明之治可謂知本者矣七月唐大
旱井泉枯涸淮水可徒涉而渡饑民過淮者絡繹於道濠壽等州發
兵拒之周太祖聞之勅謂使臣曰彼我之民一也遣使宣諭詔旨
有糴米過淮者沐得糴過八月周太祖自入秋以來得風痺疾術
者呂宗一奏言陛下聖躬方福忽得此疾乃箕星臨分埜宜散財
作福以禳之周太祖欲祀南郊築圜丘社稷壇於大梁之南偶又
作太廟於城西將擇日親饗焉會鄴都留守王殷入朝殷在鎮特
功專恣肆行不法凡河北鎮戍兵應用敕契分者殷不請於朝即
以帖行之又不時科斂民財以自豐殖周太祖心頗惡之一日因
其入朝留王殷充京城內外巡檢乃勉強扶病御殿殷入起居遂
使左右執之誣殷欲以郊祀日作亂送大理司誅之有司奏以十
月初一日享祭太廟周太祖力疾祭享纔及一室不能跪拜而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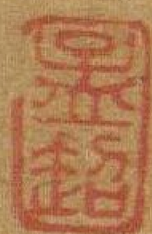
命晋王荣終礼是夕宿於南郊疾大作几至不救中夜乃愈顯德
元年正月初一日周主祀圜丘使晋王荣代拜行礼周太祖僅能
瞻仰致祭而已郊祀畢百官朝賀周太祖宣晋王荣判内外兵馬
事時周太祖患疾群臣少得進見中外恐懼听得晋王典掌兵柄
人心稍安軍士有怨郊賞薄者周太祖召諸將至寢殿詰責之曰
朕自即位以來惡衣菲食專以贍軍為念尔輩怎不知之今乃縱
凶徒怨謗惟知怨望朝廷不知已有何功而敢如此雖無忌憚恐
於尔輩不便諸將皆皇恐謝罪窮究其不逞者戮一二人流言乃
息在先周太祖在鄴都日每期望小吏曹翰有才幹可委任及即
位使曹翰事晋王荣々鎮澶州時分使翰做牙將荣入尹開封府
翰從容諷荣曰大王国之儲嗣今主上寢疾大王當在侍醫藥
藥之耶奈何猶决事於外耶荣感悟即日入侍禁中周太祖疾大漸
將謀司細務悉此勿奏若有大事則晋王稟進止宣旨行之際
相嘆晋王荣謂之曰昔吾西征見唐朝十八陵盡是被人發掘的
此無他事秖是多藏金宝故也我死亦當以紙衣被我体以瓦棺
葬我形壙中休得用石惟用甎代之工人役徒皆依例支給雇價
錢毋得煩擾小民塋穴築定近陵三十户蠲免雜役使二十户
守視勿營下宮置宮人及作石羊石虎石馬石人等物此等虛
文宜一切革罷惟立一石碑上面刻云周天子平生好儉約遺令用
紙衣瓦棺嗣天子不敢違也將此碑置陵前吾之言止於此矣
為天下君不是易事怱可在意看言訖而殂晋王荣就柩前即皇
帝位軍國大事雖由世宗臨决世宗即晋王荣然猶稟命於太后柴
氏而後行且說北漢主刘旻听得周太祖已殂就内殿置酒相慶
遣使臣多將金帛賂契丹主借兵伐周契丹主遣政事令楊袞將
帶万餘騎往晋陽与北漢會合北漢主自將兵三万人宣白從暉
做都部署張元徽做先鋒使与契丹寇潞州攻打有潞州節度使
李筠筠初名榮避世宗諱改名遣部下將穆令均的統軍迎敵在
上黨縣東下營兩処陣負一箭砲石打不到処一負將自出陣邀
是張元徽与周將穆令均兩個厮戰經三十餘合元徽佯敗北走
穆令均不知元徽已設伏兵一力追趕被伏軍四処掩擊令均為亂

亂軍殺死惟李筠與幹駒逃歸上黨収拾潰卒嬰城自守具表奏聞
昭義節度使臣李筠謹二頓首百拜上奏 皇帝陛下臣竊之
言我朝不幸 先皇帝大祖仁明英武皇帝宮車晏駕有北漢
叛賊刘旻妄謀伐喪結連契丹入寇軍至潞州臣已遣部將
穆令均前往迎戰在上黨地面屯軍被賊將張元徽陽敗誘
殺穆令均我師敗績臣自授受委方自服喪師之罪謹奏表
以聞且臣嬰城自守効死勿去所有潞州備禦事目乞 天
朝命將出師以爲防禦万全之勝臣喪師之罪乞付司敗施
斷臣候拜表以待斧鉞之誅昧死奏聞伏候 聖旨顯德元年二
月 日宣授中奉大夫昭義軍節度使臣李筠頓首再拜上
三月初二日世宗得表大怒欲自將拒北漢兵往潞州群臣皆曰刘
宗向來在平陽戰敗逃遁以來勢蹙氣沮必不敢自來此陛下即
位方新山陵大事未畢人心易搖不宜輕動宜命將禦之足矣世
宗曰刘崇幸我大喪輕朕年少新立此賊必自來朕不可不往
馮道因爭之世宗曰昔唐太宗得天下凡有征伐未嘗不自親征

□英武尚如此朕豈敢偷安不以身先士卒乎道曰未審陛下
能爲唐太宗否世宗曰刘崇以十二州之地事力單弱不過借契
丹勢援以陵我以吾國兵力之強破刘崇如山壓卵耳又何難哉
道曰未審陛下能做山否世宗以馮道前朝元老優礼吞之惟王
溥從臾世宗親征世宗命馮道奉周太祖梓宮赴山陵下詔親征
即日起离汴梁車駕已至澤州世宗欲兼程東進有指揮使趙晁
密地与通事舍人鄭好謙道賊勢方盛宜持重以挫之未可勇往
好謙以其語奏聞世宗怒曰何物豎子敢爲此浮言以沮我師行當
戮之以徇即令左右將趙晁枷了以警軍之衆有人詠一首詩道

北漢刘崇敢伐喪　蚍蜉撼樹不知量
天戈一舉士爭奮　鼠竄狼奔返晉陽

編五代周史平話上卷





新編五代周史平話下卷

詩曰

五代都來十二君　世宗英特更仁明
出師命將誰能敵　立法均田非徇名
木刻農夫崇本業　銅銷佛像便蒼生
皇天倘假數年壽　坐使中原見太平

且說梁唐晉漢周的五代，共得五十六年，大都有十二代人君。其間賢君之可稱者幾何？先儒嘗說道：五代之君，周世宗為上，唐明宗次之，其餘无足稱者。且說周世宗纔登大位之後，便遭那北漢主刘崇率契丹兵伐喪。似如馮道的說，則退然自怯，保守一方，待他誘致強虜，長驅而來，亦付之无可奈何而已。世宗天性英武聰明，銳意求治，憤然以親征為第一事，是洞然見得大計之所係，不區區為兒女曹苟効目前計尔。世宗自懷州倍道疾驅，不旬月間，已到澤州，就州之東北隅下了營壘。那北漢主刘崇的軍馬在高平南

田見棗下寨明日周將樊愛能擊漢軍北漢軍退屯陽城世宗追
北漢主逍去下詔趣諸軍休分明夜兼程趕上北漢主刘崇在巴
公原排陣張元徽排陣在巴公原投東一壁楊衮帥契丹兵馬排
陣於巴公原投西一壁衆軍行伍極是嚴整世宗志氣精鋭軍行
太速那河陽節度使刘詞將自後軍尚未來到衆心頗懷憂懼世
宗命白重贊將左軍排陣於營之西角樊愛能何徽將右軍於營
之東角向訓史彦超將馬軍居中張永德將禁軍扈衛世宗車駕
世宗身擐甲冑跨馬入陣督戰北漢主見周軍寡少意下自悔不
合借援契丹大言於軍中曰諸將且看我今日不特只是必殺贏了
周軍亦可使契丹見我用兵使自心服也楊衮策馬前望周世宗
軍馬退謂北漢主道周亦勍敵未可輕進北漢主奮髯曰諸公
勿言恐沮我軍氣勢試覩我決勝拿取周主過來為咱的孩兒[illegible]
快也那時東北方大風少頃轉作南風北漢副樞密使王延嗣使
司天監李義向北漢主曰時可戰矣[illegible]風力助我軍勢北漢
主從其言樞密直學士王得中扣馬而諫曰風勢如此乍生

勢有言可戰者又可斬也北漢主叱之曰吾計已決老書生[illegible]
得妄言吾當斬汝以徇軍北漢主[illegible]張元徽[illegible]周
將樊愛能何徽合戰纔總殺合只見樊愛能何徽[illegible]引退馬軍
先走右軍潰散只留步軍千餘人又解甲走詣北漢主軍前投降
世宗見右軍逃潰只得自引親兵冒矢石督戰是時宋太祖趙
匡胤為世宗宿衛將厉声謂同列曰主上如此危急正是吾輩捹
死力戰之時又謂張永德曰賊氣驕可破也你引兵乘高西出為
左翼咱為右翼左右夾攻賊營国家安危在此一舉永德曰公之
謀是也遂罷各帥二千人進戰趙太祖身先士卒馳犯賊鋒衆軍
力戰无不以一當百北漢軍大敗内殿直馬瑀躍馬引弓連射死
數十人士氣益振馬全義引數百馬軍直陷漢陣北漢主趁張元
徽出戰元徽前路陣馬倒為趙太祖射殺楊衮見周兵強盛畏闘
且恨北漢主說他心服的言語全軍退遁且說樊愛何徽兩个引
騎南走剽掠輜重且揚言契丹軍大至官軍已輸餘衆尽為降虜
世宗遣近臣為使諭止之不听反將使者殺了前路与刘詞相遇

誘使劉詞不得前進詞不從引兵赴援那時北漢主尚有万餘人
阻澗而陣遣暮劉詞軍至与趙太祖等合擊北漢追至高平劉崇
下營処僵尸遍野委弃輜重器械牛畜等物不可勝計是夕世宗
野宿軍營擒得步軍之降漢的尽斬之樊愛能何徽等所得周師
大捷与士卒稍稍復還明日在高平休兵秣馬宴犒諸軍選北漢
之來降者得數千人刺做効順指揮遣淮上屯戍餘有二千餘人
賜資粮遣之還北漢北漢主師百餘騎晝夜兼行北遁高平一敗
驚破心膽所至得食未及舉筯傳說周軍來至輒弃筯倉皇而走
衰老力憊殆不能支吾僅得走入晉陽救死且不贍矣世宗欲誅
樊愛能何徽等猶豫未決晝卧帳中時張永德侍側世宗因以此
事謀之永德對曰樊愛能等素无大功忝冒節鉞望敵先遁死未
塞責且陛下方欲削平四海苟軍法不立雖有熊羆之士百万之
衆安得而用之世宗擲枕於地曰吾必誅此賊即令軍士收捕樊
愛能何徽及所部軍使以上七十餘人至行宮前責之曰汝輩皆
累朝宿將非不能戰正欲將朕為奇貨賣与劉崇耳命並斬之于軍前又以

樊輩使舁尸首歸葬由是驕將惰卒始有所懼朝廷号令方新四
方復如舊時行姑息之政也張永德為世宗曰趙匡胤智勇過人當
待以不次之賞高平之戰使非趙公用命當先苟皆如樊何之徒
則陛下之大事去矣世宗嘆賞其勇超擢做殿前都虞候余將校
之選除者凡數十人有自行間擢為主軍廂者仍釋放趙晁囚繫
且說北漢主一敗竄歸晉陽收召散卒繕治甲兵修完城塹以備
周師之來遣王得中護送契丹政事令楊衮歸國因求救於契丹
主契丹許之世宗遣符彥卿等北征但欲到晉陽城下耀兵未敢
攻取大計既入北漢境其民爭以食物迎勞泣訴劉氏賦役之重
願供軍須助攻晉陽其州縣亦多有降者世宗始有兼幷之意諸
將皆謂粮乏請班師世宗不听軍士亦往往有剽掠者北漢民大
失望稍稍逃歸山谷自為保聚之計世宗听得居民怨嗟逃徙急
發詔禁止剽掠安撫農民止徵今歲租稅及募民有入粟者使得
拜官及發近縣民夫運粮以給軍食遣李穀詣太原計度粮料北
漢憲州嵐州石州沁州忻州五州來降附于周五月世宗自潞州

趨晉陽至晉陽城下旗幟環晉陽城連亘四十餘里楊袞与王得
中奔歸契丹契丹主以其无功囚了楊袞使數千騎屯忻州代州
界上世宗遣符彥卿等擊之彥卿入忻州契丹退保忻口遊騎時
至城下彥卿与諸將列陣以待之來則与戰史彥超將馬軍二十
人為先鋒救退契丹兵二千人恃勇深入為契丹所殺彥卿引兵
還晉陽折德扆帥州兵來朝謁世宗乃置永安軍以德扆為節
度使是時發兵攻晉陽城會天時久雨士卒疲病乃引還初王
得中自契丹回中路為邏卒捉獲因送世宗軍前世宗釋其囚繫
賜以帶馬問得中曰虜兵幾時當到得中但曰臣受命送楊袞他
無所求或人謂王得中曰公不以實告契丹兵即至公能自全乎
得中長嘆曰吾食劉氏祿有老母在圍中若以實告周人必發兵
拠險以拒契丹如此則家國俱亡吾獨生何益寧殺身以全家国
所得多矣乃自縊而死世宗將還晉陽匡國節度使藥元福曰進
軍易退軍難乃勒兵成列而殿後使諸軍先行以防後來追躡
北漢果出兵追躡元福擊敗之元福擊退北漢官軍行始遂敗

數十萬至鄭州詔葛陵而還世宗自即位以來親征破北漢卻契
丹自此以後政無大小皆以身親之百官受成而已河南府推官
高錫上書諫之　書曰
臣聞四海之廣万機之衆雖堯舜不能以獨治必擇人而任
之今陛下一以身親之天下不謂陛下聰明睿智足以兼百
官之任皆言陛下褊迫疑忌舉不信群臣耳不若選能知人
公正者以為宰相能愛民听訟者以為守令能豐財足食者
使掌金穀能原情守法者使掌刑獄陛下但垂拱明堂視其
功過而賞罰之天下何憂不治何必降君尊而代臣職屈貴
位而親賤事無乃失為政之本乎顯德元年五月日官長朝
散郎河南府節度使司推官臣高　錫百拜上獻
書上世宗不報北漢主歸晉陽憂憤成疾悉以国事委其子劉承
鈞臨决七月周世宗加吳越王弘俶為天下兵馬都元帥宣魏仁
浦為樞密使先是宿衛之士累朝相承務為姑息不行簡閱故臨
陣之際類皆驕蹇不肯用命若非走潰則是投降無一足恃世宗

高平之戰見樊愛能何徽等一軍不戰而潰察知軍中驕悍
自謂侍臣曰凡兵在乎精不在乎多今以百農夫之力僅足供一
甲士之需奈何朘吾民之膏血以養無用之兵乎且好歹不分
衆何所勸乃命趙太祖大簡諸軍擇其精銳者升之其羸弱者去
之仍詔募天下壯士許令詣闕擬付趙太祖簡閱選其出衆者為
殿前諸班凡禁衛馬軍步軍皆各令所轄將帥選之故士卒精強
所向必取所戰必勝也十一月李穀按視河隄舊時河自楊劉至
博州一百二十里東潰分為兩派匯為大澤弥漫浸及數百里如
齊州棣州淄州濮州沒田廬不可勝計流民采菰稗捕魚以給口食
久不能塞居河之民居不遑安自李穀按視之後發役徒六万人
塞決河三十日而工畢陳周且說北漢主劉崇自高平一敗奔歸
晉陽憂憤抱病至是方殂遣使告哀于契丹契丹冊命劉崇的孩
兒承鈞為帝更名劉鈞上表契丹的表稱男比漢皇帝劉鈞契丹賜
[illegible]皇帝劉鈞[illegible]石敬瑭故智也怎不[illegible]
[illegible]世宗立符氏為皇后初符氏乃[illegible]

李守貞的孩兒崇訓為妻曾有相士言符氏之[illegible]曰貴為天下母守
貞所得此語決意反叛及為周太祖收捕崇訓先自殺了弟妹次
將殺符氏被符氏藏匿幃下崇訓求之不得為乱軍所迫崇訓自
刎而死及乱兵入至堂下符氏安坐堂上叱乱兵曰我的爺爺与
郭侍中結為兄弟汝曹休得无礼周太祖既得符氏遣使送符氏
歸之彥卿後為周世宗娶之至是立為皇后后為人性和惠而明
決世宗重之顯德二年正月世宗謂晉漢以來漕運不給斗耗綱
吏往往以虧欠抵死至是詔漕運每斛給耗一斗夏州李彝興見
折德扆且為節度使耻不及德扆使塞道路使周使者不得通奏
聞世宗与李穀謀之李穀曰夏州邊鎮朝廷每加優容府州褊狹
不關係輕重且宜以理撫諭彝興庶全大体世宗曰德扆數年
以來盡力以拒北漢奈何一旦為彝興間阻遂置之度外乎夏州
秪產羊馬貿易百貨皆仰給於中国我若絕之彼何能為乃遣供
奉官齊詔書詰責之彝興皇恐謝罪道路復通如故自兵興
以後朝廷銓選之法久廢故官不得人惟此之故世宗制定令

錄的法度令翰林學士兩省舉縣令錄事除官之日仍著舉的姓
名若貪汚枉法贓濫並連坐舉主由是令錄得官州縣之事無不
治矣二月初一日日食四分世宗下詔令群臣極言得失詔曰
朕於卿大夫才不能尽知而不能尽識若不采其言而觀其
行審其意而察其忠則何以見器識之淺深知任用之當否
若言之不入罪實在予苟求之不言咎將誰執卿大夫其空
臆畢言朕將覽焉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詔下之明日封章沓至世宗采其可用者皆見之施行初契丹屢
寇河北輕騎深入略無藩籬之限所以居民不遑安处纔有賊騎
到來先被剽掠邊將張藏英奏請于朝謂深冀二州有个河喚做
胡盧河橫亘數百里可浚掘使深廣水難於涉渡契丹之來亦
可限其奔突庶百姓有逃生之路世宗下詔遣王彦超韓通兩个
將帶軍馬赴役發民夫前去浚河仍就地名李晏口[illegible]城一座
[illegible]留兵馬屯戍以護沿邊居民張藏英自陳備邊之策
臣張藏英再拜上奏 皇帝陛下臣伏讀聖詔求言御
見陛下有[illegible]之意先被廣山海之度恢天地之心此而
不言臣則有罪臣備員邊鄙自恨不能尽犬馬之報苟有所
見用敢不一陳切謂地形要害去処若以精兵控守則契丹无
長驅之患必強藩絕借援之謀一舉而兩得此臣所以拳拳於
胡盧河之請也此河既浚李晏口之城已築請列置戍兵募
邊人之驍勇者厚其廩給使春作之時勤力於農以事耕稼
農隙之際講求弓馬以習戰伐無事則耕有事則戰人自為
守胡虜雖狡猾亦无所騁其技矣臣倘蒙 公朝采覽允臣
所請頭募兵之責臣自任之緩急之際隨宜討擊庶可少寬北
顧之憂也冒死謹言伏取進止顯德二年二月 日臣張藏英表
世宗覽奏大喜曰藏英有此智謀必能為朕扞守賢於長城遠矣
降詔褒答藏英到官數月募得勇士五千餘人會王彦超視役築
城忽為契丹所圍藏英引所部兵馳擊契丹大敗斬首二千餘級
生擒契丹將屈突惠自此邊郡之民得免抄掠之禍漸漸休息生
聚也四月世宗謂大臣曰大梁城中迫隘欲展外城先立个標識

候今冬農隙之時兴工板築東作農忙則罷其役俟次年以漸
成之且今自今百姓葬埋仰出所標七里之外營地安葬其標內
俟分畫街衢倉場營廨之外所有百姓從便蓋造房屋任坐凡標內
舊有墳墓去処仰先期迁葬群臣皆謂城築固善小民不究悠遠
世宗曰怨謗之語朕自當之他日終為居人之利盤庚五迁小民
胥動浮言盤庚不顧浮言作誥勸勉使民無沈溺之患亦此類也
即日下詔試廣大梁城築便宜事理世宗謂宰相曰朕自踐祚以
來每思致治之方未得其要寢食不忘又有吳蜀幽并等処皆阻
声教未能混一宜命近臣著為君難為臣不易論及開邊策各一
篇朕將覽焉是時有廷臣王朴獻策一篇　策曰
臣王朴謹頓首百拜上奏　皇帝陛下臣謂中國之失吳蜀
幽并皆以失道今必先觀其所以失之之原而後知所以取
之之術其始失之也莫非君暗臣邪兵驕民困姦黨內熾武
夫外橫因小以致大積微以成著今欲取之莫若反其所為
而已進賢退不肖以收其才恩隱誠心以結其志賞功罰罪
去奢節用以豐其財時使薄斂以阜其民俟其
既武勇既治財用既充士民既附然後舉而用之功無不
成矣彼之人觀我有必取之勢則知其情狀者願為間諜知
其山川者願為向道民心既歸天意必從矣凡攻取之道必
先其易者唐與吾接境幾二千里其勢易擾也擾之當以无
備之処始備東則擾西備西則擾東彼必奔走而救之奔
走之間可以知其虛實強弱然後避實擊虛避強擊弱不須
大舉且以輕兵擾之南人怯懦聞小有警必悉師以救之師
數動則民疲而財竭不悉師則我可以乘虛而取之如此江
北諸州將悉為我有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
亦易取也得江南則嶺南巴蜀可傳檄而定南方既定則燕
地必望風內附若其不至移兵攻之席卷可平矣惟河東必
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當以強兵制之然一劉崇自高平既
敗之後氣沮力竭必未能為邊患宜且以為後圖俟天下
既平然後伺間一舉可擒也今士卒精練甲兵銳利群下畏

法而无向時驕蹇之習諸將効命而有臨陣死戰之忠先自
夏秋邊郡蓄積芻粮期年之後然後出師顧何攻而不克何
向而不取哉臣冒昧上聞惟　陛下留意顯德二年四月日
比部郎中臣王朴表上
王朴讀翻獻上這備邊策一道了世宗欣然納之世宗謂朴曰覽
卿所陳甚愜朕意非卿奥深慮遠何以及此朕恨見卿之晚也即
日宣授王朴做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五月世宗下詔敕天下寺
院無敕額者悉廢了毀為民居禁約私度僧尼凡欲出家者必俟
祖父母父母伯叔父之命仍禁僧俗舍身斷手足煉指掛灯帶鉗
殘害肌体以化之類誑惑流俗若有犯的皆刺面撥付極邊充軍
仍令諸州每歲造僧帳有死亡歸俗皆隨時開落是時廢了寺院
三万餘所止存有敕額一千六百九十四寺見管僧尼六万餘人
世宗知其數嘆曰此六万人閑僧每歲妨幾農夫供給之矣緣
何益於国家哉又詔天下有銅鑄的佛像並發付坑冶司鑄錢
鑄錢用變廷臣有請曰銷佛像鑄錢非福田利益也世宗曰
佛以救度為事以有身為幻苟利衆生雖割捨身命有所不恤況
區區之銅像哉竟下詔收毀銅像六月世宗親錄囚於內苑有汝
州民馬遇的父親共那弟為吏枉斷冤死屢經覆按無以伸訴
世宗臨問盡得其冤時人皆以為神自此以後諸州係長吏無一不
留意獄訟也○說世宗與廷臣議伐蜀謀可將的王溥薦宣徽使
向訓遣向訓賫詔令鳳翔節度使王景共議伐蜀向訓與王景同
攻秦州　王景取蜀黃牛寨等八寨
黃牛寨　馬嶺寨　木門寨　仙崖寨
白澗寨　紫金寨　鐵峽寨　東河寨
八寨兵俱歸附于周趙季札先將輜重及嬪妾等遣歸秖單騎馳歸
成都府去蜀主以為季札軍敗奔回蜀人莫不震恐蜀主喚左右
斬趙季札了便商量遣有使命往北漢劉鈞處及唐主處約二
國一齊出兵以禦周師二國皆許赴援七月宰相謂王景等伐蜀
無功粮運不繼固請罷兵世宗命趙太祖往視之歸言秦鳳有可
取之勢世宗除王景為招討使向訓為都監九月蜀主遣李廷珪

侯從徵兩个統軍來救周師李廷珪亟遣李進拠守馬嶺寨又遣
臣一軍屯守白澗又分兵趍鳳州城北隅屯守絕周師粮道閏月壬
辰遣裨將張建雄統軍二千人守黃花又分遣一千軍趍唐倉控
扼蜀兵歸路且說張建雄到那黃花地面上恰遇着蜀將王巒兩
个廝了便戰王巒出力不敵敗走唐倉恰撞着周軍戰了兩合巒又
敗走馬嶺寨李進与白澗軍馬一齊來救王巒被張建雄乘勝追殺
俘虜三千餘人蜀兵大敗李廷珪退保青泥嶺那時雄武節度使
韓繼勳弃秦州奔歸成都有判官趙玭將秦州詣王景軍前投降
那時更有一項援兵從斜谷一路來遇王景部將韓通殺退一齊
潰散於是二州見蜀兵大敗亦各牽城降附于周蜀人震恐世宗
得蜀捷大宴百官入賀世宗牽酒命王溥曰蜀師之捷卿擇帥之
力也世宗欲署趙玭為節度使范質固爭秖授郢州刺史一日世
宗詔諸將相會食於万歲殿因說兩日大寒朕於宮中食珍膳深
愧无功於民而坐享天祿既不能躬耕又食其力但當親冒矢石
為民除害与稍可自安也蜀將李廷珪伊審徵奔還蜀素服請罪

之赦之使致書于周請修和好世宗怒蜀主抗禮不答但諭使
者曰悠悠告汝主前我以信民皆逆又不過爲奉行天討耳
小君食言之時奏表稱臣我好面成不然師兵來戰待死執獻
俘於廟社為百姓除害去暴也蜀主見使者回說世宗不語大
為之懼聚兵糧於劍門白帝城兩処爲守備之計王景進圍鳳
州命韓通統兵向固鎮因地築城絕蜀援兵遂取鳳州蜀鳳州節
度使王環及都監趙崇溥軍將士計五千餘人崇溥不食而死世
宗詔已獲蜀之將士一其願留者復其傢賜願去者給以資裝秦鳳
成階四州除常税外其餘科斂悉行蠲罷以寬民力十一月世宗
以武征伐唐唐主好文尚華喜人侫己故上下相諛悅政事日亂自
取唐州滅湖南後志氣愈驕有併吞天下之心舊時李守貞与慕
容彥超兩个反叛之時唐主皆為他出師又遣使通契丹以此釁
其端生原每歲淮水淺涸發軍戍守喚做把淺世宗遣李穀並
淮南前軍行營都部署王彥超為副使督侍衛諸指揮使韓令坤等十二
將伐淮軍次正陽水自唐末潰決為埇橋東為污澤甘

不從役唐先發民夫因舊堤疏導東至泗上欲通淮運故也唐主
聞得周之主帥口至君臣皆有懼色惟劉仁贍詞氣无異至時部
分諸將守禦唐主差劉彥貞做部署將軍馬二萬赴壽州皇甫暉
與姚鳳帥軍馬三万在定遠田地下營召鎮南節度使宋齊丘還金
陵圖國難李穀等到淮南造浮橋自正陽田地一直渡將王彥超
二于壽州城下屯駐劉彥貞部將宋延渥等輕軍挑戰被王彥超設伏
兵擊敗斬二千餘級吳越王錢弘俶遣使入貢世宗下詔使諭且
命出兵助周擊唐顯德三年正月世宗又授蜀節度使王環做驍衛
大將賞其不降也世宗下詔親征淮南宣侍衛都指揮使李重進
帥兵先赴正陽世宗車駕离京李穀攻壽州不下唐將遣數百
艘戰船待攻浮梁已到正陽江中李穀与諸將商量我軍不能水
戰若唐兵斷我浮梁則腹背受敵無可生之路矣不如退守浮梁
待車駕到來卻謀進攻世宗听得李穀此謀急使人止李穀休退
及使者至則已焚芻粮退正陽世宗急遣李重進統兵
淝上　李穀奏曰賊艦戰艦日進淮之水勢日漲万一粮道阻
絕不先出兵願陛下且駐蹕陳潁二州之間俟李重進大勢定唐兵素
到臣与之共渡淮視賊艦可破浮梁可完且具奏聞万毋躁進不
然一隅兵甲枝馬春去冬來使賊以我奔命俟其衰收之未晚世
宗不報唐將劉彥貞素來驕貴初無才略所歷藩鎮恣為貪暴以賂
權要以固祿位听得李穀退保浮梁私切自喜引兵直抵正陽劉
仁贍及池州刺史張全約因止其行謂彥貞曰公軍未至而敵已
北遁是畏公之威声也何苦求戰儻彼之速万一失利則大事去
彥貞不听既行仁贍曰劉公此行必敗無疑我軍且乘城為備
卻說李重進渡淮逆戰彥貞軍于正陽營連數十里李重進登高
望其軍喜曰甚易破也賊貪而不虑後若以馬軍三千自上流出
其不意攻之破之必矣重進乃被重鎧先諸軍躍馬突賊陣交鬪
數合彥貞力不敵退走為李穀部將王成帥兵繼攻彥貞後軍不
行彥貞單騎倉皇敗走遇重進發一矢殪其將張万進彥貞馬
跌為亂軍所殺李重進斬彥貞的首級獲斬万餘級唐軍大敗張
全約收散卒潰軍奔壽州劉仁贍表全約做左騎都指揮使皇甫暉

姚鳳以保清流關世宗授李重進做都招討使李穀判壽州行府
事留兵六軍至壽州城下命諸軍圍城發民丁數十万日夜攻城
命趙太祖統軍出擊趙太祖帥兵六在塗山田地裏下了營平明遣
羸騎百餘騎進迫賊營未及交戰詐為逃遁賊將何延錫等果悉
衆來追伏兵一鼓出於林間賊衆大敗追至渦口田地斬唐都監
何延錫等獲二万餘級奪戰船一百五十餘艘周兵声勢大振詔
王達帥兵攻唐鄂州二月下打浮橋成世宗自往視之命趙太祖
將兵倍道攻襲清流關那時皇甫暉驚走入滁州城為自守
計趙太祖躍馬麾兵涉水直抵城下皇甫暉曰人各為其主可願
成列而戰休迫人太甚趙太祖笑曰姑寬汝須臾之死卯下叉
何害於事臨整衆而出太祖身被重甲躍馬突陣一鼓手擒得數合
已而甫暉姚鳳二將並擒滁州時有趙弘殷即宋宣祖太祖之
父也時在軍副節度揮使引兵夜至傳呼開門趙太祖曰父子
雖是至親城門乃是王事不敢用私須天明開門明日乃
入城世宗遣翰林學士竇儀籍滁州帑藏的時節太祖遣親吏

封印中絹數疋儀謂曰公初[illegible]取去亦無礙事今
小生抄籍以後藏中的物[illegible]不可[illegible]太祖以
儀為忠前將永興軍節度[illegible]以其[illegible]
趙普爲人朝廷録用范質[illegible]趙普爲滁州判官趙太祖与
之語甚悦克滁州日獲盜百餘人皆該死趙普請於太祖曰何不
訊問然後決斷由是得全活者十之七八太祖益以普爲賢趙
太祖屢立戰功聲名日盛每臨戰陣必以繁纓飾馬鎧仗鮮明或
謂太祖曰恁地爲敵所識太祖曰吾固欲其識我耳唐主遣泗州
牙將賫書至徐州請和書詞稱唐皇帝奉書請息兵修好願以兄
事周歲輸財貨以助軍費世宗不答世宗偵探得揚州無備令韓
令坤將兵襲揚州且戒令坤毋得殘民凡李氏之陵寢在揚州的
遣人与其元守的共守護之令坤受命倍道疾趨奄至揚州帶數
騎先入城城中全不知覺唐副留守馮延魯倉皇無計剃髮爲僧
被僧衣服逃竄被軍士執送令坤軍前令坤慰諭揚州百姓令各
安堵如平時軍士一無所掠士民大悦以次進取泰州且說唐主

爲見吳兵出屡敗大懼覆亡乃遣翰林学士鍾謨文理院学士李德
明詣周奉表稱臣献御服茶藥及金銀器皿繒錦牛酒等至周丗
宗軍前鍾謨李德明素有口才世宗知其必來遊說盛陳甲兵而
後出見之謂曰尓主自謂唐室苗裔宜知礼義異於他国与朕止
隔一衣帶水耳未嘗遣一介修好祗能泛海通契丹借援強胡衍
衞中夏所謂礼義又安在哉今遣尓來欲說我罷兵耶咱非六国
愚主恁被您口舌所餂搖撼可歸語尓主亟來見朕再拜謝過則
无事矣不然朕欲往觀金陵城壁借府庫以勞軍恁時尓之君臣
能无悔乎鍾謨李德明二人股栗不能對一辭皇恐而退吳越營
田使陳滿爲丞相吳程言曰周師南征唐李国驚擾常州无備一
鼓可下也程以滿之謀告吳越王弘俶弘俶遣吳程督兵趣常州
三月吳程攻常州先攻破外城執唐團練使趙仁澤送錢塘仁澤
見吳越王不拜且責吳越王負約弘俶怒□□其口至耳元德昭
仁澤之忠以良藥傅之故得不死唐以吳越侵迫潤州使柴克
宏爲右武衛將軍□□州充□□以嘉□甲士於船中運

吳越營大破吳越軍斬首万餘級□□援兵□宏自請將兵救
壽州未至而克宏死二月周世宗親督□□□□一石馬上持之至
寨以供飯從官過橋者人各持一石趙太祖乘皮船入壽春壕中
城上賊將發連弩射之矢大如椽牙將張瓊以身蔽太祖矢中
瓊髀死而復甦鏃著骨不可拔瓊飲酒一大卮令人破骨出之流
血數斗神色自若唐主援孫晟爲司空遣晟与礼部尚書王崇質
奉表于周願奉周正朔守土疆晟謂馮延巳道當左相爲此行晟
若辭之則負先帝矣既行自知不免于禍中夜歎息謂王崇質
曰君家百口宜自爲謀吾義不負永陵一抔土餘无所知也既至
壯宗遣中使將孫晟至壽州城下示劉仁贍且招諭之仁贍見
孫晟戎服拜於城上孫晟謂仁贍曰公受国厚恩不可開門納寇
世宗所得孫晟言語大怒欲斬之晟曰臣爲唐宰相豈可教節度
使外叛耶世宗釋其罪周師又取唐光州舒州蘄州唐主復遣李
德明孫晟奉表于周請去帝號割六州歲輸金帛百万以求罷兵
世宗欲盡得江北之地不許李德明請歸白唐主令獻之世宗許

孫晟因遣王崇質与德明俱歸唐世宗賜唐主詔曰
諸郡悉來大兵立罷但存帝號何爽歲寒倘堅事大之心終
不逼人于險言尽於此更不煩云苟曰未然請從茲絕
唐主得詔後上表謝李德明盛称世宗威德及周国甲兵之強勸
唐割江北之地唐主意猶豫未决宋齊丘不欲唐主割地謂李德
明輕佻言多失實會樞密使陳覺副使李徵古等素惡孫晟及德
明使王崇質證德明賣國求利唐主大怒斬孫晟及李德明以弟
齊王李景遂為諸道兵馬元帥陳覺為監軍使將兵拒周中書舍
人韓熙載上書曰信莫信於親王重莫重於元帥安用監軍為哉
唐主不听　四月唐將軍陸孟俊將兵趨泰州周軍遁去攻揚州
韓令坤亦將遁　世宗遣張永德將兵救援揚州令坤復還　世宗又
遣趙太祖將兵屯六合太祖下令曰揚州軍有過六合者折
其足令坤固守揚州不敢動世宗攻取壽州久不下會大雨營中
水深數尺糧運不繼与近臣商量待欲班師近臣謂不如且東
幸濠州以待諸將進取　世宗車駕帰[illegible]得以歸五日之後[illegible]

[illegible]之駕幸濠州是月韓令坤寫[illegible]書索与陸孟俊厮殺孟
俊[illegible]日會戰陸孟俊謂令坤曰您周軍退遁獨守揚州孤城何耶
會章文時奔城帰還如或不然擒汝來取你頭獻唐皇帝博取節
度使也莫說咱不曾道來令坤曰中國百萬之師您不量力敢你
求鬪今日授首陣前鑿你心肝薦取一盃酒為百姓伸冤也道罷
兩將便鬪令坤躍馬馳突孟俊敗走趙太祖自六合帥兵擊其後
擒陸孟俊於馬上餘軍散走僵尸遍野獲衣甲器械无數舊來陸
孟俊廢馬希崇時分滅刼舒州刺史楊昭惲之家以昭惲的女孩
兒生得美貌无双献与馬希崇做小妻令坤攻破揚州馬希崇將
楊氏献与令坤做偏房及獲陸孟俊將長枷枷了待解赴世宗行
在所献俘楊氏在簾下見之忽抚膺慟哭謂令坤曰這厮昔時殺
我家二百口今見之恨不斬之万段告元帥休解赴行在您不就
軍前殺之為賤妾報前日之仇也令坤命左右押在軍前責之曰
您今日怎不取我頭献唐主博節度使耶咱今日要您心肝薦一
盃酒您且休怪孟俊荅曰死則死矣願速行刑令坤笑曰罷了汝万

設為生靈出憤何用速為與左右綳放木椿上四門之趙太祖又所
領齊王景達將兵欲渡江疾怔奔歸六合唐軍已距六合二十里
頓設柵不進諸將謂太祖曰好乘其方來擊之趙太祖曰我眾不
滿二千若往攻之彼見我軍寡少得以易我不如待其來則應之
兵法所謂兵應者勝破之必矣居數日周軍持重不与戰景達出
兵趨六合趙太祖奮擊大破唐軍殺獲七千餘級溺死于江者不
計其數景達單騎逃遁是時將士有不致力的太祖陽為督戰以
劍斫其皮笠明日徧閱其笠有劍跡的數十人押赴軍前斬之自
是部將無敢不盡死力為戰者渦口作浮橋成世宗駕幸渦口行
視欲入揚州范質等諫以兵疲食少諫之而止五月世宗還大梁留
李重進圍壽州七月唐將朱元等取舒州和州蘄州并奪復壽州
先為唐人以茶鹽強民而徵其粟帛謂之博徵又興營田於淮
南民甚苦之及周軍至爭奉牛酒迎勞將帥專事俘掠不加存恤
民皆失望遂相聚山谷據農器為兵積紙為甲時人號做白甲軍周
軍討之屢為所敗所得州縣往往為唐所有淮南節度使向訓奏

世宗不請以廣陵之軍併力攻壽州詔許之訓封府庫以授主者
命牙將分部按行城中秋毫不犯揚州民感悅軍還感悅居民負糧
糗以送之滁州守將亦弃城引兵趨壽州唐諸將請據險以邀之
宋齊丘曰如此則怨益深不如縱之使敵人懷德則兵易解也乃
命諸將自守毋得擅自出軍那時壽州之圍益急齊王景達駐
軍濠州遙為声援軍中政令皆陳覺主之擁軍五万無意出戰將
吏畏之無敢言的八月周王朴与司天監王處訥撰欽天曆成頒
行天下九月除王朴做樞密使十月世宗謂侍臣曰近朝廷徵斂
穀帛多不俟收斂紡績之畢非時督辦教百姓每生受詔三司自
今夏稅以六月起催秋稅以十月起催民間甚以為便山南節度
使安審琦鎮襄州十餘年乃入朝世宗授審琦守太師遣還鎮審
琦感悅世宗謂宰相曰朝廷近來不以誠信待諸侯諸侯雖欲効
忠節者其道无由王者但能無失其信何患諸侯不歸心哉世宗
命趙太祖揚州六合勝捷官授定國節度使兼殿前都指揮使太
祖表趙普為節度推官十一月李重進与張永德有嫌隙不相下

永德密表奏李重進有反心世宗不以爲信是時二將各擁重兵衆心憂懼重進一日單騎詣張永德營從容宴飲謂永德曰吾与公幸以肺腑之親俱爲周朝元帥同心王事何事相疑若是其深昔藺相如与廉頗後私仇而先国難今日幸得笑談敢不效廉藺交歡耶話說秦趙廉頗藺相如的事乃是六国時秦王与趙王會於澠池藺相如侍宴叱使秦王擊缶以雪趙王鼓瑟之耻及歸趙趙王以相如做上卿位在廉頗的上廉頗道我爲將有攻城野戰之功相如素賤乃因侍宴以口舌之卞位居咱上咱見相如必辱之相如所得廉頗有這言語不肯与廉頗相會每出望見廉頗輒引車回避相如之舍人請曰子視廉將軍孰与秦王子能廷叱秦王顧畏一廉將軍哉相如謂舍人曰夫以秦王之威相如尚敢廷叱之咱雖駑怯忘畏廉將軍耶顧念強秦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有咱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必不俱生吾所以回避廉將軍者先国家之急而後私仇耳廉頗聞得相如的言語慚悔肉袒負荊過相如之門謝罪二人罷遂交歡遂爲刎頸之交重進自到張永德營道這般言語亦使人心稍周解釋張永德之猜憾也由是二人之疑心釋百姓聞軍亦各安心唐王探聞得二將交兇心卻密地將蠟書招誘重進反叛无非是離間的言語重進將蠟書奏于朝在先唐使孫晟鍾謨從世宗至大梁世宗待遇甚厚時或召見以醇酒賜飲問唐国的事晟但言唐主畏陛下神武事周无有二心及得重進所奏蠟書出示孫晟責之晟正色抗辭請死問唐事虛实默然不對命都承旨曹翰送孫晟于右軍巡院与晟飲酒從容訪問晟終不言翰乃謂晟道有敕賜相公死晟神色不動乃索討靴袍整衣冠南向拜曰臣謹以死報国乃去衣冠就戮曹翰叱左右將孫晟下去并從行者百餘人盡殺之貶鍾謨做耀州司馬兩日世宗又憐孫晟忠節悔殺之復召鍾謨爲衛尉少卿世宗召華山隱士陳摶詣闕欲拜陳摶爲諫議大夫摶不受力辭還山曾吟一首詩道是

十年蹤跡走紅塵　回首青山入夢頻
紫陌縱榮爭及睡　朱門雖貴不如貧

愁聞劍戟扶危主　悶見笙歌聒醉人
攜取舊書歸舊隱　野花啼鳥一般春

那時陳摶陛辭還山世宗問摶飛升黃白之術摶奏曰陛下貴為天子當留以治天下為務安用此為世宗曰朕欲用卿共治何如摶對曰堯舜在上巢由各得自遂其志乃詔許還山令州縣以時遣人存問顯德四年正月唐壽州城中被圍已是兩年粮食空竭齊王李景達遣許文稹邊鎬朱元等將兵數万救壽州軍馬在紫金山下寨列十餘柵与城中烽火相應又發兵築甬道運粮綿亘數十里之遠將抵壽州城下李重進總及駐營了當便出奇兵邀擊唐兵接戰大敗而走殺死八千餘人奪取二寨遣人報守唐刘仁贍在壽州請以邊鎬守城自帥衆与李重進決戰景達不許仁贍憤怒成疾刘仁贍的幼子名崇諫的夜從舟度淮為小校所執仁贍叫左右將去腰斬有監軍使周廷構為之營救仁贍不許廷構復使人求救於夫人夫人曰妾非不愛崇諫奈軍法不可私名節豈可失若徇私貸崇諫之罪則刘氏為不忠之門妾与刘公何面目見將士乎急命殺之將士皆感泣周諸將皆云唐援兵尚多壽州未易下奏請班師世宗得奏猶豫未決是時李穀寢疾世宗遣范質王溥就其第問之穀曰壽春危困破在旦夕若鑾輿親征則將士爭奮此行必可下矣在先唐水軍善戰周兵無以敵之世宗自壽州歸乃於大梁城西汴水側造戰艦數百艘使唐之降卒教北人水戰數月之後縱橫出沒遠勝唐軍三月世宗車駕發大梁命王環將水軍自閔河沿潁入淮唐軍大驚世宗渡淮直抵壽州城下躬擐甲冑屯軍在紫金山南築命趙太祖襲擊唐寨斷其甬道唐兵首尾不相應援朱元恃功驕恣唐主將楊守忠代之元憤怒率寨萬餘人降周世宗命趙匡胤將水軍數千人沿淮而下命諸將會合襲擊唐紫金山大破唐軍殺獲万餘人生擒許文稹邊鎬楊守忠等餘衆果沿流東潰世宗自將馬軍數百与諸將夾岸追擊又水軍從中流而下唐兵戰死的溺死的及降的有了四万餘人獲船艦粮食器仗以十万計刘仁贍聞援兵敗扼吭歎息齊王景達陳覺奔歸金陵世宗耀兵至壽州城下唐帥刘仁贍病甚監軍

使周廷構等作仁贍降表舁仁贍出城以降于周仁贍卧不能起
世宗慰勞錫賚復令入城養疾徙壽州州治在下蔡赦州境死罪
以下因百姓有受唐主文書保聚山林的悉令復業政令有不便
於民者听本州條奏又下制存恤刘仁贍　制曰
　刘仁贍尽忠所事抗節无虧前代名臣幾人堪比朕之伐叛
　得尓為多其以刘仁贍為天下節度使兼中書令
刘仁贍是日卒追賜爵為彭城郡王唐主聞仁贍之死亦贈太師
世宗復以清淮軍為忠正軍以旌仁贍之節世宗詔開壽州倉廩
出米以賑饑民四月世宗車駕還大梁八月周平章事李穀罷以
王朴為樞密使李穀卧病二年九次上表辭位罷守本官令每月
肩輿一詣便殿議政事十月世宗設賢良經李吏理等科取士北
漢麟州峯城降附世宗授本州刺史楊重訓為防禦使十一月世
宗自將伐唐攻破濠州関城拔其水寨焚戰船七十餘艘斬首二
千餘級又遣將攻拔羊馬城ゝ中震恐唐之戰艦數百艘在渙水
東欲東援濠州世宗命將乘夜襲破之鼓行而東直至泗州道人

將子ゝ孫ゝ實嘉賴之通好方新書稍更不贅及顯德五年
　三月　日周国皇帝書剳
唐主拜受世宗書乃奉表來謝　表曰
　唐国主臣璟頓首ゝゝ百拜表上　皇帝陛下比遣臣陳覺奉
　表大朝欽奉　詔書休兵息民允許通和特容小国臣附仰
　見　陛下天涵地育之恩謹獻江北四州每歲輸納貢賦一
　百萬緡以助上国供億用度昧死謹言伏候勅旨顯德五年
　三月　日唐国主臣李昇表上
世宗得表百官稱賀江北悉平共得唐之土地十四州六十縣世
宗賜唐主書諭以今當罷兵不須傳位賜銭弘俶高保融等犒軍
銭帛數十万唐主遣馮延巳獻銀絹銭茶穀共百万赴世宗軍前
犒軍世宗敕故淮南節度使楊行密昇府節度使徐温等墓並量
給守戶其江南群臣墓在江北者亦委長吏以時檢校世宗命發
民夫浚汴渠自汴口導河流達于淮江淮舟楫皆得以通於汴矣
唐主避周諱更名景下令去帝號称国主凡天子儀制皆有降殺

除去帝號奉周正朔在先唐平章事馮延巳以取中原之策說唐
主嘗笑烈祖齷齪謂安陸所喪纔數千兵為之輟食咨嗟者旬日
此田舍翁識量耳然如今上暴師數万於外而擊毬宴樂无異平
時真英主也若臣相諫偷安度日翰林學士常夢錫屢言馮延巳
等妄誕不足信唐主謂延巳忠純朕未見其為妄誕也夢錫曰大
姦似忠陛下不悟国其危矣及已降附周朝延巳輩每謂周為大
朝夢錫笑謂之曰諸公常欲致君堯舜謂中原為囊中物何意今
日事周大朝而自知以小朝廷耶延巳等慚愧不敢荅世宗始命
太府卿馮延魯衛尉少卿鍾謨使于唐賜御衣玉帶欲天曆及犒
軍錢十萬緡絹帛五万疋唐主常奏江南無鹵田願得海陵鹽監
世宗曰海陵在江北難以交居詔每歲賜給鹽三十万斛以贍唐
民之食停獲唐之士卒悉命歸之世宗留心農事常刻木為農夫
蠶婦置之殿庭欲均天下租稅先以元稹均田圖賜諸道至是年
十月遣散騎常侍艾穎等三十四人分行諸州均定田租又詔諸
州并鄉村率以百戶為團團置耆長三人又詔凡諸色課利及釐

先攻泗州之南因焚城門破水寨世宗御月城樓督將士攻城
十二月唐泗州守將范再遇舉城降周世宗自至城下禁約軍民
剽掠者毋得入城民皆感悅爭獻芻粟以給軍唐戰船數百艘保
守清口田地世宗追至楚州西北擊破之趙太祖擒唐應援使陳
承昭以歸唐將郭廷謂知唐不能自立命參軍李延鄒草表延鄒
以忠義責廷謂廷謂以兵脅之延鄒擲筆于地曰大丈夫終不負
国為叛臣作降表廷謂殺之舉城降周世宗時攻楚州郭廷謂自
外來朝謁世宗慰勞廷謂曰江北諸將敗亡相繼獨卿能斷渦口
浮橋破定遠寨所以報国足矣使郭廷謂將濠州兵攻天長遣指
揮使武守琦將騎數百趍揚州行至高郵唐軍悉焚官府民居驅
其人南渡江後數日周軍方至世宗所得泰州無備遣兵襲取之
顯德五年正月周師克唐海州世宗欲引戰艦自淮入江為北神
堰阻限不得度欲就楚州西北隅鑿鸛水以通其道遣使臣前去
相視使還且言地形不便計功甚多世宗乃自往視授以規畫可
日而成用工甚省巨艦數百艘皆達于江唐人大驚以為神周師

叢唐靜海軍即通州　呉越之路始通直先世宗遣使至呉越謂使
者曰卿去雖從海還當由陸帰今通州既入版圖呉越之使可遵海
而帰汴矣周師攻唐楚州踰四十日不降唐防御使張彦卿固守
不下世宗自督諸将攻克之張彦卿与都監鄭昭業猶帥衆拒戦
矢与刃俱尽彦卿尚挙縄床以拒周兵不勝而死所部一千餘人
轉闘死於鋒刃終无一人降者高保融将水軍會周師伐唐二月
世宗軍至楊州三月世宗幸迎鑾鎮親至江口遣水軍撃唐兵破
之唐主怕世宗渡江又恥降号称藩乃遣陳覚奉表請傳位于太
子弘冀使弘冀臣事中國那時淮南田地祇有四州未下是廬州
舒州蘄州黄州也陳覚見周国甲兵之盛告世宗乞遣人度江取
表献四州之地畫江為界懇求息兵辞旨甚哀世宗曰朕本興師
只取江北今尓主更挙国内附朕復何求賜唐主書　書曰
皇帝恭問江南国主朕之興師非敢貪求土地殘虐人民只
以天下一家未可自分胡越今国主已輸誠款帰附本朝与
北一家各守封疆以撫治人民[illegible]国主享安靜和平之福

宋遣使勸帰州縣其隱藏縣官自今並支俸錢及米麦等毋得奪
取於民顯徳六年淮南大饑世宗命州縣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
不能償如何世宗曰民吾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為父者不救解之
哉父在子貞其必償也三月周樞密使王朴卒世宗臨其喪以玉鉞
頓地慟哭數四不能自已世宗謂北鄙未復下詔親征命親軍都
虞候韓通等將水陸軍先發四月韓通自滄州治水道入契丹境
在乾寧軍列柵開游口三十六所遂通瀛州莫州車駕至滄州即
日帥步騎數萬直趨契丹之境兆非尋常行道所由之径民間皆不
齊知契丹寧州刺史王洪挙城來降詔授韓通做陸路都部署趙
太祖做水路都部署世宗自御龍舟沿流而北舳艫相連数十里
至獨流口泝流而西至益津関契丹守将終廷輝挙城帰降以水
路漸隘乃登陸而西宿於野次侍衛之士不及五百人從官皆恐
懼胡騎連群出車駕左右不敢進逼趙太祖先至瓦橋関契丹守
将姚内斌莫州刺史劉楚信皆挙城降附五月初一日侍衛都指
揮使李重進等引兵繼至契丹瀛州刺史高彦暉挙城降[illegible]之

[illegible]諸將於行宮[illegible]取幽州諸將山呼万歲稱賀吾曰
陛下[illegible]京[illegible]四十二日兵不血刃收燕南之地此不世之功今
[illegible]州未宜深入世宗[illegible]曰乘勝長驅如破竹之勢怎可中
輟[illegible]指揮使刘重進先發救固安會日暮還宿瓦橋
是夕世宗不豫[illegible]遂還軍是時孫行友拔易州擒契丹刺史李在欽
帝於行宮押[illegible]市斬之以瓦橋関為雄州益津関為霸州命李
重進出土門擊北漢韓令坤戍霸州陳思讓戍雄州遂還軍
[illegible]大[illegible]在返總六十日耳六月唐清源節度使留從效遣使入
[illegible]請貢唯奏院於京師世宗降詔不受其貢　詔曰
江南近服方務[illegible]奉金陵未可改圖若置邸上都与
彼抗衡[illegible]有之罪在於朕
[illegible]主遣鍾謨入貢于周世宗曰江南亦治兵修守備乎謨曰臣
[illegible]國不敢復尔世宗曰[illegible]向日則為仇敵今日則為一
[illegible]与汝国大義已定保无他虞然人生難期至于後世則事不
[illegible]歸語汝主可及吾時完城郭[illegible]要害[illegible]所以

為子孫計世宗的[illegible]一作賜金陵城壁凡城之不
[illegible]之戍兵之少者益之初宰相[illegible]請封諸皇子為王世宗曰功臣
之子皆未加恩獨先朕子能自安乎[illegible]是世宗不豫乃封皇子宗
訓為梁王是時梁王生已七歲矣世宗欲除魏仁浦為相議者謂
仁浦不由科第世宗曰自古用文武才略為輔佐者豈尽由科第
邪乃以王溥范質參知樞密院事魏仁浦同平章事樞密使如故
以兵[illegible]作為樞密使[illegible]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趙太祖兼殿
前都點檢世宗嘗問兵部尚書張昭曰朕欲擇相卿於朝行為誰
可相者昭以李濤為薦世宗愕然曰濤輕薄无大臣体卿薦之何
邪昭對曰陛下所責者細行臣所舉者大節也昔張彥澤虐殺不
辜濤累疏以為不殺必為国家患[illegible]隱帝之世李濤亦
上疏請解先帝兵柄夫国家安危未形而能見之真宰相器也世
宗曰[illegible]然李濤終不可置之中書又翰林學士王著乃世
宗幕府旧僚屢欲相之亦以著嗜酒无行檢遂不果用世宗[illegible]漸
[illegible]等[illegible]王著[illegible]卿故人朕若不起当用為相[illegible]